

拾穗



第二〇六期

民國五十六年

六月號

你想知道

人類最小的敵人嗎

仲夏之夜



您將有
溫馨舒適的夏季

新發售

帝 **TEIJIN** 人

天美龍毯

拾穗 讀者郵購優待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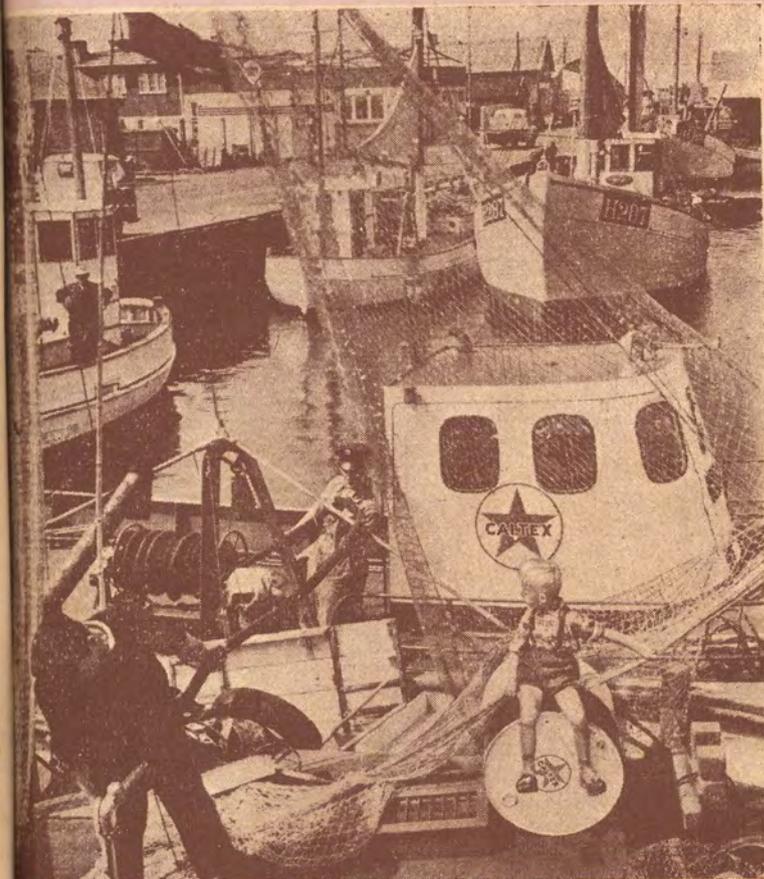
品名	規格	定價	優待辦法
帝人天美龍毯	4.5尺×6.5尺	360.00	贈閱拾穗半年六期
帝人天美龍棉被	5.8尺×6.8尺	660.00	贈閱拾穗全年十二期

原長期訂戶可挑選相當金額之譯叢

郵購帳戶：5927

請在通訊欄內以正楷繕寫收件人姓名及地址，
負責平郵掛號寄到不誤

通訊處：台北市天水路一號之三
聯明總行



Satisfying the
fishing industry's
appetite for oil...



...Caltex serves all consumer needs for petroleum products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of
Europe, Asia, Af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you're never far from the Caltex Star.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十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五三七二七

目錄

206期

五十六年六月號

文 粹

- 未來的人類..... 1
科學化古錢的研究..... 22
人類最小的敵人(上)..... 36
花間集..... 46
四大奇蹟與美國國家畫廊..... 49
新石器時代的希臘村落..... 54
「食」在公元二千年..... 67
數不盡的森林產品..... 79
今日高薪的職業..... 85
拯救水源..... 88
與當代智慧人物一夕談(十一)..... 101

音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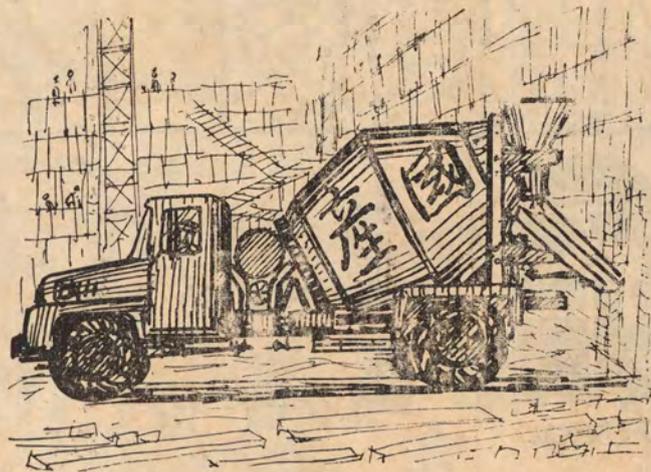
- 協奏曲(十五)..... 118

小 說

- 苦畝召租(六)..... 130
畢太太的貂皮大衣..... 145
人間喜劇—小姐們溫柔點兒..... 161
憶娘母..... 164

拾 穗 專 欄

- 體壇拾零..... 182
科學新知..... 187
環球企業..... 189



土木建築工程請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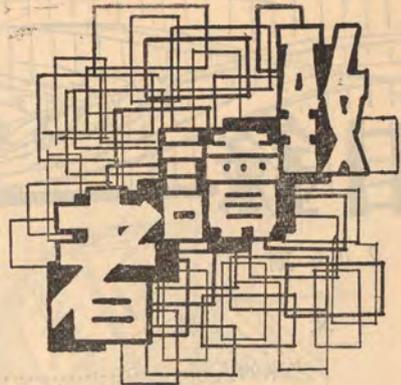
◀ 國產預拌混凝土

為您提供下列好處

- 服(1)免採購水泥砂石 (4)免工地壅塞困擾
務(2)免憂慮偷工減料 (5)免憂愁物價波動
週(3)免堆積砂石之煩 (6)免拖延工期之慮
到

國產水泥製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3612~4號
台北聯絡處：台北市南京西路5號之3
電話：55561~4號
台北廠：台北縣南港鎮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5434~6號



的目的相較選差得太遠，但在目前財力物力的狀況下却已令我們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曾經考慮提高價格俾能早日作全面的增進與改良，不過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們仍以不增加讀者的負擔為原則，盡量開關其它財源，以及樽節其餘的開支，一步步的增進，一步步的改良。希望今後讀者們將能給我們更多更大的鼓勵，讓這片屬於我們大家的園地在未來的歲月裡綻放出更輝煌，更燦爛的光芒。

按照國人的老式算法，今天的拾穗已該是十八歲了。在這些年裡，我們誠可說是甘辛俱有，苦樂備嘗。為了要不辜負讀者所寄與的厚望，我們時時刻刻都以充實內容和增進版面為念，不斷的在編排、內容、和印刷等方面盡力謀求改進。如今逐步完成的已有印刷字體的更新，封面構圖與彩色的加強，增加彩色插頁之刊出等。從上一期開始我們又將所用的紙張全部換用了印刷與閱讀效果都較佳的高級印書紙。雖然這一切與我們所計劃

未來的人類

松明鄉

據五十六年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

美聯社大西洋城十三日電：一名生物學權威預料：人類的實驗室將可仿製胎兒，然後移植一位養母的子宮內，由其生出。

紐約州立大學生物學教授格拉斯說：男女的生殖細胞可以在冰凍狀態中貯存起來；作上述的用途。他說：即使一對男女死後很久，其生殖細胞仍可加以利用。

他說：這種構想可能於西元二〇〇〇年實現。

他還預言：「生物醫學工程」不久就會發明人造器官——人造心臟、腎臟、血管等，用以替換衰老了的或有毛病的人體器官。

此類事件，報紙上已報導過不止一次。醫學與生物學的進步，不但使人類之繁殖將不需母體，而且根本用不着精與卵的結合。即能懷胎猶唯此也，將來的人可勿需讀書，只要用打針或用電子方法，就可以獲得一切知識，記憶一切的事情，甚或忠實地信仰某種主義。此外，用凍結方法，死亡的人體可於許多世紀之後復活。

拾穗月刊於五十五年三月號內對此一報導曾予以譯載一部份，而本文乃是將醫學與生物學進步對人類前途之可能影響，作一有系統之預測與分析。

——譯者——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埤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258Z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評策，本社接獲通知後約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本刊用紙係大康造紙廠出品)

科學進步帶來困擾

不久以前，一個富有的美國航業鉅子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受了致命的重傷，被急急地送往醫院。當他到達醫院時就被視為已死，可是，醫生們仍盡力施展其神奇的技能，使他的心臟恢復跳動，微弱而不規律地跳動了約四十分鐘之久。醫生們繼續努力無效，終於宣佈他已死亡。碰巧在這緊要的四十分鐘內，船業鉅子的獨生女產下了一個女嬰。由於這位大小姐的婚姻違反了父親之意，所以，他已宣佈脫離父女關係，但有一項保留的條件，就是倘在他死之前生下外孫（或外孫女），他願給予十萬美元的遺產。

這個新生嬰兒有權享受遺產嗎？她的外祖父到達醫院時是活的呢，還是死的呢？

的確，按照傳統的看法，應認為他已死，他死在當他到達醫院時。然而，現在的醫生也的確能使被視為真正已死的人回生。他們使死人的心臟恢復跳動，屍體隨即起身而微笑。要是這位船業鉅子那時起身而微笑了，則不容

置辯，應認為他曾活過來。既然如此，他究竟是否真正在到達醫院時死亡呢？

這件案子並未訴諸法庭，所以也沒有法官或陪審團員追究其中的問題。可是，在紐約州另有一件案子却鬧到法庭去了：有一位太太與丈夫分居了，並被判定負監護兒子之責。後來，她想要否認其丈夫有探望其兒子之權。她說他無權過問這個小孩，因為這小孩是由人工受精而懷孕，精液是由家庭醫師從一位不知名的男人得來。丈夫也極力抗議；他說，此項人工受精是他完全知情而同意的；況且，他愛護並養育此孩如同己出。於是，紐約法院判決他有探望之權。可是，後來那位太太搬家到奧克拉荷馬州，重行將此案提出控訴，法院却判決她勝訴，因為無論就何種意義說來，他都不是那孩子的真正父親。

既然他不是孩子的真正父親，誰又是呢？捐贈精液的陌生人是嗎？假如他是，他現在能否聲言這孩子是他的？他能要求有探望之權嗎？反而言之，他能被強制而瞻養這小孩嗎？這孩子是不是他的繼承人？當孩子降生時，其

母親的丈夫有權否認那孩子而且宣佈其為私生子嗎？

這些假想問題，沒有一個不重要。這些問題，都是一些困擾人們的難題。每當生物學或醫學上有重大進步——例如前面所說的使已停的心臟重行跳動，或給婦女人工受精等——都會發生類似的難題。每當有一科學發明而能合理安全地予以應用時，必定會有人樂於採用。可是，要先經過一番痛苦的經驗，然後，社會的觀念才能配合這種科學造成的新事實。人類控制其生命的能力越是進步，就越會感到社會趕不上科學。

社會之落後於科學迄今尚不嚴重，因為以往所發生的一些問題尚屬小可。然而，麻煩複雜的事不久更會來臨。這些事牽涉到法律、倫理、道德、美學、哲學、宗教等各方面。人類的生活將大大的改變，而造成一個嶄新的、前所未有的世界。

美國生活雜誌曾以「控制生命」為題，報導了現代生物學家正在進行的一些大膽的、驚人的工作（請參閱拾穗五十五年三月號）。美

國沙爾克博士 (Jones Salt) 深感生物學之重要而創設了一個學會，其主要目的雖在於研究，但對這種研究所廣泛牽涉之種種事物，亦莫不極力探討。『時代已經來臨，』他說，『我們應促請大家注意生物學知識及其思潮對人生之影響。此種影響可能導致人類更進一步的解放（解除束縛）並發揮其偉大的潛能。可是，人類也應小心避免此種解放所帶來的種種新危機。』

千奇百怪超乎想像

以下所述並非對今日生物學及醫學研究之通盤檢討，而只是想要預先提醒大家，由於現代各種科學研究，發現與成就——涉及人類改造其肉體並進而改造其心靈者——吾人可作那些準備。對人體在出生後之改造毫不新奇。事實上，在整個醫學與精神病學史中，此類事例屢見不鮮。不過，最近的改造方法與我們已知者根本不同。例如，人體某部份不良時，可利用移植或人造器官而整個予以更換；人類之身

體、腦、及行爲等可藉電子學、藥物等予以控制；「屍」體可予以凍結，以待科學更進步時使之復活。

在嬰兒出生之前就預先予以改造，不僅指「出生前醫學」(Prenatal Medicine，即當胎兒尚在子宮中時即予改善其健康狀況)而言，更有進者，它還包括各種各樣受孕和培植嬰兒的新方法——在子宮內或外，有性或無性。並且，還能利用優生學或實際控制遺傳因子中的分子，以資改良後代。

由於科學家們對於自然界最艱深的秘奧正在日益接近解答之途，所以要作任何預想都不為過火。你願意用注射法來受教育(打了針之後就可獲得某種知識)嗎？你想要較大而效能較高的腦嗎？你想要防止衰老嗎？你想要沒有父母的嬰兒嗎？你想要預先決定嬰兒的體型和膚色嗎？……？只要你說出來，就真的會有人替你辦法。僅在兩星期以前，美國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美洲化學協會的主席，也就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教授蒲瑞斯博士(Dr. Charles C. Price)曾極力主張美國應將「在實驗室創造

生命」作爲一項國策。今日在科學界中談論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人類如何控制自己的遺傳與進化。而在這些討論中，很少有不相信人類能達到此目的者。這僅是時間問題，而非能否的問題。

科學家們勢將承認，最令人興奮的未來發展必將出乎吾人今日意想之外，其奇妙斷非吾人可預知者。吾人生於此一時代，不但想到的事有實現之可能，而且其可能性將超乎想像之外。在此時代中，要想區別何者爲物理學，何者爲玄學(純哲學)，辨明誰爲狂妄科學家，誰爲真正科學家，判斷何者爲確屬可能之事，何者爲異想天開是很不容易的。不過，對這些未定之事無人敢予斷言。即使是科學家，也不能確知其究竟。

有若干强有力的機構(或組織)能對世間的事物施以影響力，而其影響力最大者莫如宗教。雖然科學能辦到某些事，但在人類歷史中，宗教之贊同與反對，曾使有些科學進步立即實現，有些則實現較遲，有些甚至根本被人禁止。除宗教外，傳統的道德觀念也有類似的影響。甚至對個人的識別也難以確定。沒有一件事能被視爲當然。

借體懷胎、市場選種、 玻璃子宮

在生殖方面，現在已有新的方法，創造真正的生命——從前，這只是科學幻想小說中的無稽之談。

最近，有一位在埃及出生而現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職的實驗生物學家赫費慈博士(Dr. E. S. Hafez)委託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科學家——從德國帶給他一百隻最好的羊。你猜這一大群羊是怎樣帶回的？原來那只是一隻鑽有通氣孔的，可以用一隻手提着的小盒子，盒子裡有一隻母兔，母兔的體內就有一百隻剛開始生長的，僅歷時數天的羊嬰胚胎，它們在兔體內，如同仍然在母羊體內一樣地生長着。到達美國後，按照他們在歐洲研究成功的一種方法，可將每一胚胎移植於一隻母羊體內，使其懷孕，再過數月，德國種的小羊即便降生。

響。不過，在此新時代中，任何一種科學進步，似乎都不能被完全忽視。科學求知慾(或科學好奇心)是今日世界進步最大的原動力之一。有些國家裡的若干科學家，對於任何具有魅力的科學研究，每每不顧現行的道德觀念，而極力予以追求。有些新的發明(或發現)，在起初時，僅爲世界一小部份人們作有限度之應用。可是，此種應用即能產生一種力量，此種力量逐漸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使全世界的其他人們無法長期地拒之於門外。於是，吾人之指引者——例如神學家——若不把此種力量列入考慮，就無法真正地指引我們。

今日有許多人都具有一種急迫感。「這不是爲期尚早之事，」斯丹福大學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生物學家賴德柏博士(Dr. Joshua Lederberg)說，『事情就落在我們頭上。』由於人類的知識有了新的尺度，所以要想把任何一種觀念或看法保持其神聖不可侵犯，幾乎爲不可能。例如，健康與疾病，少與老，男與女，善與惡……其意義都將會有所改變。甚至於生與死都要重新下定義。家屬關係將與現在截然不同。

赫費慈博士的研究受有各種資助，其中由美國國家衛生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資助者即有十六萬美元以上。赫費茲認為上述小羊借體懷孕的方法，看不出有什麼不能應用於人類的理由。

他推測，約僅在十至十五年之後，家庭主婦就可能走進一種新式的市場，眼望着一長列像花種一樣的小包包，依據小包上的標籤而選定她所想要的嬰兒。每個小包內裝有一個凍結的受精已一日之久的胚胎，標籤上註明嬰兒的髮色、睛色、大約的體型和智力商數 (IQ)。這種嬰兒，保險沒有先天遺傳的疾病。這位於太太選購了胚胎之後，就去請醫生把它安放在她自己的體內，如同其自己的嬰兒，懷胎九個月而生下。

由其他研究並顯示，女人還可用其他方法培植胎兒。五年以前，要是你到過意大利波隆那城 (Bologna) 柏楚西博士 (Dr. Daniele Petrucci) 的實驗室，你就會看到他正在小心地照顧一個裝在奇特的玻璃容器中的像鯨脂一般的小塊。那小塊就是一個小胎兒。據柏楚西博士說，

在內——也在從事這種研究。

倘無不能克服之技術困難——姑作好的假定——則必將有某處某人懷孕成功一個完全由玻璃子宮內長成的嬰兒。無人能確切地預言究需多久方能克服一切技術困難，但在一旦首次成功之後，就會像人工受精術那樣，隨即有些人在某些特殊情況之下採用這種方法以獲得嬰兒。玻璃子宮嬰兒除了可免母親懷胎之苦外，對於胎兒本身也有其利益，例如增進胎兒安全並便於胎兒缺點之矯正等。

人勝上帝、創造生命、 控制進化

玻璃子宮胎兒技術之採用，將對社會各階層產生極大的影響。不過，可能有一天，這種玻璃子宮胎兒受精和長成的方法，仍嫌笨拙。更爲進步的方法，可望根本用不着精與卵的配合。但此時言之，尙嫌過早。

現在已爲人所熟知的是，我們已有辦法使組織培養法 (Tissue Culture) 中的各種人體細胞繼續長期生存，以便逐次將許多單一細胞結

他要孕育它，他設計作成那玻璃子宮，使胎兒在其中生長。

在開始，他用外科手術取下女人剛好成熟的卵。然後，取得男性的精蟲而使卵受精，再予以細心地培育，就長成了胎兒。

有關柏楚西博士研究的首次新聞報導在意大利產生了一陣熱狂。不但一般民衆，而且梵諦岡教廷也宣佈了他以巧妙方法孕育生命的消息。後來，有一位憤怒的市民，甚至要求以謀殺罪名將柏楚西博士起訴——因爲他在第二十九日中止了他的實驗。另外一個胎兒活了五十九天。

身爲天主教徒的柏楚西，終於因別人的極力反對不得不放棄孕育胎兒的工作，而改作其他較不易引起爭論的實驗。其他的科學家——例如哈佛大學的汝阿克博士 (Dr. John Rock) 和紐約哥倫比亞蒲瑞斯比特瑞安醫院 (Columbia-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謝托斯博士 (Dr. Landrum B. Shettles) ——曾在柏楚西之先培育胎兒於玻璃子宮中，不過，他們的胎兒僅活了幾天。另外還有一些科學家——包括俄國人

合成一整體細胞群。有人正式表示，也許終有一日，吾人可用組織培養法造成整個的器官，例如腎、肝等。若干年前，著名的法國生物學家柔斯坦 (Jean Rosard) 甚至預言，人也許有一天能培養自己的各種細胞——包括全身任何一處的細胞——將其儲存起來，萬一此人遭遇不幸而夭折，就可利用這些細胞造成他的新的複製品 (與他一模一樣的替身)。

說得太過火嗎？真像有些過火。可是，康納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史迪威博士 (Dr. Frederick C. Steward) 確曾將這種繁殖法應用於胡蘿蔔，而獲得成功。從胡蘿蔔到人，當然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且史迪威博士也說過，動物和人類的細胞，其作用情形可能與植物的大不相同。還要經過許多的努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才能得到確且的答案。不過，根據最近工作情形，柔斯坦博士更堅定地相信；在理論上講來，利用組織培養法，我們能按照願望而產生多數完全相同的個體。就如同印刷術一樣，可將一個動物或人「印製」成數百或數千「份」，通通是一模一樣。這也就是

生於人類的「插枝繁殖法」(Human Proebatio by Cuttings)，可以保證無限制地生產同樣的人——例如我們所需要的偉人。

在人類繁殖的事物物物之中，最後的一步工作——至少是我們目前能想到的最後一步工作——將是預先擬訂人的規格，然後依規格來「製造」人。科學家們預言，此事可藉「遺傳物質」本身之巧妙作用而達其目的。不過究在何時可實行，則殊難斷言。

基本的遺傳物質——構成染色體的東西——就是去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簡稱DNA)。在DNA的螺旋形分子結構與複雜的原子組合中，隱藏着遺傳的終極秘密。DNA的遺傳暗碼 (Genetic Message) 是由四個「字母」組成，每個「字母」各自為一種特殊的化學物質。科學家們已具有認讀遺傳暗碼之能力，但只是勉強地粗通而已；若要他們認讀得真正流利正確，還要經過長久的時間。可是，一旦我們能真正認讀之後，我們就可進一步學習「書寫」——也就是依照DNA暗碼而擬訂製造人類的規格。

至少爲了他們自己及其所愛的人——選擇健康和長壽之利，然而也會隨即擔憂「人口」和「種族退化」等問題。

不過，倘能巧妙地處理遺傳物質，將既能免除先天性的疾病與缺點，又可望實際改良人種——使人的後代更聰明，更能幹，更善良。

精庫儲存人種，

通奸誰是奸夫？

處理遺傳因子的精巧工作——通常稱爲「發生外科學」(Genetic Surgery)——是一種麻煩複雜的工作，也許要經過好幾世代的辛苦努力才能實現。不過，要是現在就開始設法克服發生外科學所引起的一些環境困難，則爲時並不算過早。因爲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其他科學發展，也會遭遇同樣的環境困難。事實上，我們的法律和社會形態太老舊了，無法配合現實。

茲以相當簡單的人工受精術爲例，單就美國而論，每年就有成千成萬的嬰兒是用這種方法生出的。不管此種方法之施行如何普遍，其

當那麼一天來臨時，人的能力將真正如同上帝。人將能創造宇宙間從未見過或從未想過的動物，甚至還能創造新型的人類——適於在火星或在海洋底下生存的人。

人類按照自己的願望而擬訂造人規範，也就是許多科學家所討論的所謂「人類控制自己的進化」。誰說這樣不對呢？難道有人不願世上品質好的人增多，壞的減少嗎？

本來，「好」與「壞」二字，言之則易，行之則見仁見智，解說各異。例如，在醫藥方面，大多數人都認爲減少嬰兒死亡率，使不孕的父母有孩子，根絕癌症與心臟病等是好事。但是，大多數人的意見並非全體同意。仍有些反對者在大聲疾呼地說我們的若干所謂醫藥進步實際上是在妨礙人類的進步，因爲那些醫藥進步使世界人口問題更形惡化，而促使我們的行星更爲擁擠，更多的人死於戰爭和饑餓。還有些人則警告稱我們有人種退化之虞，因爲患有先天性缺點者越來越多——有許多人，本來早就應該死去的，現在却仍活着，結了婚，把他們的缺點遺傳下去。大多數人無疑地會——

法律地位仍有疑問。前面已舉紐約州的探望權一案爲例。有些法官，曾經宣判此類行爲爲通姦，並裁定所生嬰兒爲私生子。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就等於給不知名的捐贈精液者加以「姦夫」的惡名？做丈夫的可否指此人爲通姦案中的共同被告而訴請離婚？在另一方面，既然醫生是直接擔任授精者，則醫生是否可被指爲姦夫？這些都是具有遠見的法律學者所擔心的嚴重問題。

今天的法律對於人工受精，既不禁止，也不寬恕。總之，法律對它是無可奈何。社會大眾對於此事，也只有糊裡糊塗的混過去。然而，迫切的生物進化，却不能用「混過去」的辦法來對付。

人工受精法施行直到如今，夫婦二人通常不選擇贈精人，而係由醫生決定之。

這種辦法，在獲得諾貝爾獎金的遺傳學者莫勒爾博士 (Dr. Hermann Muller) 看來，似乎有草率之嫌。他建議還是要採用「胚種選擇法」(Germlinal Choice)。他認爲，一對真正開明的夫婦，應該捐棄將自己的先天特徵傳給其

兒女的自私成見，而選用（假如有的話）天資卓越，品性優良，體格能適應環境者的精液，以便賦予其兒女最完美的遺傳特質。

「精庫」(Sperm Bank)之設立已獲得若干其他科學家之贊助，並尚有其他理由之需要。例如，物理學家賴普(Ralph E. Ladd)就曾極力主張收集精液，以保證萬一發生核子戰爭或有過量之原子落塵時，吾人有一不可損毀之精液供應站。現在已有可靠之技術將精液冷藏數年而不壞。若干年前，依阿華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Iowa)的彭吉博士(Dr. Raymond G. Bunge)和施爾曼博士(Dr. Jerome K. Sherman)曾以動物作一連串的精液冷藏實驗，對其安全性及功效甚應滿意，因而已開始將這種技術應用於人。別的地方也有些人起而效之。今天，用此法已生出許多健康的孩子，而證明了其妥當與可靠。

莫勒爾博士特定的計劃，主張對於每一贈精人都應設立詳細的資料檔案。這與迄今所堅持的隱姓埋名辦法完全不同，而必然會加重所涉法律糾紛和情緒不安的危險。

實際上，芝加哥大學的柏克斯博士(Dr. James J. Burks)最近已成功地將兔卵冷凍，然後解凍而置於玻璃子宮中受精，現在並計劃將其同樣地應用於人卵。倘人工受孕術(Artificial Invention)也同人工受精術一樣的可行，卵庫同精庫一樣的可用，那麼，我們就可隨意選用配合，以便產生預期的孩子。男人和女人都必擔心遺傳問題。女人可藉荷爾蒙之刺激，使不止產卵一枚，而係多枚，以資供給其他女人。不產卵的女人，同樣可享有子女之樂。如實施人工受孕制，女人還可以受雇為保母，如同今日之乳母者然。凡患有嚴重心臟病，醫生怕讓她生小孩者，可將其卵贈出。

於是，我們將進入一時代：那時，小孩可由遙遙遠隔或早已死去之父母生下，處女生孩子也許將極為平常，女人可替別的女人生孩子，戀愛與生育也許各不相干，少數被視為優秀的男人可能成為千數孩子之父，要想有孩子也許須經申請核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傳統式的家庭尚能存在嗎？如能，則吾人如何保證其存在？如否，則將有何種家庭起而代之？

倘使贈精人已被告知悉為誰，則在法律未予明確規定之前，他可否被控訴而要求其贍養孩子？他的遺囑內容，會不會引起其從未視為繼承人的後裔們之爭議？

為了要減少這些麻煩，莫勒爾主張當精庫被大規模運用時，胚種之選擇僅可來自現已逝世者之精液，且須已存儲二十年以上者。除了用時間的間隔外，還可以用空間的距離來協助兩夫婦作明智的選擇，例如，他們可選用印度的哲學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運動家或法國的詩人的精液。有些生物學家警告，這種遺傳選擇法並不能預定後果，因為兒女並不一定像父親。但是莫勒爾堅稱，倘能選擇好的父親，生好兒女的機會畢竟較多，而且，使用這種胚種選擇法，將造成人種之「長期改良」(Long-Range Improvement)。

處女可生孩子

性愛無關生育

一旦赫費慈博士的卵子移植術開始應用於女人之後，則遺傳選擇之法必將大為推廣。事

我們的家庭基礎，我們的許多法律，藝術與文學的主題，我們的許多倫理、道德，甚至政治，都是基於若干我們自古以來就視為當然的前題。那就是：為人必有雙親，一是男的，一是女的；為了要生育，男與女必須有形體上的結合，男精加於女卵，胎兒在母體內生長至適當時期乃降生於世。未來的世界，此等前題將告動搖。不但如此，還有別的前題也將在動搖之列，例如，人必有十分明確的身份識別法(Identity)；人要不是活着，就是死亡，決無介乎生與死之間者。

出生於玻璃子宮之人，其身份識別將若何？市政府將記錄其一生情況嗎？誰是他的父親？誰是他的母親？他能有兄弟姐妹嗎？他的公民身份和選舉權如何決定？經手孕育他的科學家，能否僅將他作為一個實驗動物看待呢？

七拼八湊已非我身

淫棍剖腦變成君子

即使是讀者和我——如今，在一九六五年，已生於此世，無法再受到出生前的改造了！

——但由於生物學與醫學的進步，在這一輩子也可能會遇到奇怪的有關身份識別的難題。由於移植器官和人造器官的日益普遍，說不定有那麼一天，我們之中有某人會裝配上塑膠角膜、金屬骨、達克龍動脈血管，別人贈送的，或由動物取下，或由器官庫提出的腺、肝、腎等，甚至還要裝上人造心臟，或者用電子計算機式的 (Computerized) 電子儀器來取代壞了的肌肉、神經或新陳代謝等功能。更有人認為——但幾乎可斷定不會在我們這一輩子發生——腦也可以更換；或用他人的腦移植，或用組織培養法長成的新腦，或用某種機械或電子腦。『這樣七拼八湊的怪物，』賴德柏博士問道，『在道德上、法律上、心理上應如何認定之？』

現在美國國家衛生學會任職傑出的精神病學權威克迪博士 (Dr. Seymour Kety) 指出，現在的技術已能使人發生若干相當重要的個性改變，例如洗腦術 (Brain Washing, 譯者註：此係精神病醫學名詞，非共黨之所謂「洗腦」)、電震治療術 (Electro-Shock Therapy)、前

盈的強姦犯 (姑名之為 X 先生)，他的罪惡，已使鄰近的婦女們為之震恐不安。然而，警察並不送他去坐牢，而送他去接受腦部開刀手術。外科醫生巧妙地將犯人的畸形的扁桃腺器官加以調整後，他就變成了一個溫和、文雅、忠實可親的人。他完全不認識動手術之前的自己。那麼，在手術前後，是否真正可算同一人？動手術後的他，是否仍對其所犯的罪負責？他應受懲處呢，還是應釋放？

隨着時代的進步，也許雖未發生死亡情形，也必須宣佈「X 先生已不存在，Y 先生開始接替其生存」。這種真正「前後判若兩人」的情形，將是一種隱喻性的「死亡」與「重生」，但是，在心理上講來却的確是前者已死，後者方生。因之，也許在法律上應承認其為然。

即使按舊有觀念的「死」——肉體的死亡，也會越來越難以作精確肯定的解釋。在以往，一致都認為心臟停止跳動，重要器官停止工作時，醫生便宣佈此人已死。可是，恢復心臟跳動，起死回生已為常見，所以死亡之最後宜

額葉切除術 (Prefrontal Lobotomy) 等就會產生這種效用，但尚不致引起嚴重的身份識別問題。可是，倘以他人的器官或人體組成物質代替某人自己原有者，以致產生新的生物化學作用，造成新的個性，新的愛好，新的天才，新的政治觀念，甚至有了不同的經驗，記憶着不同的往事時，是否也沒有嚴重的身份識別問題呢？這個人的妻子會不會不再認他做丈夫呢？他會不會忽然討厭他原有的家鄉、職業、親屬而要推翻一切原已十分適合於他的事物呢？

此種有關身份識別的嚴重問題，並不一定要等到各種重要器官替換品被大量應用之日才會來臨。在腦中小小的改變就能引起驚人的變態。專門研究用電的方法來探測腦波的科學家們，在過去數年曾探測在腦的邊緣系 (Brain's Limbic System) 中的一小部份，即叫做「扁桃腺器官」的東西，發現這東西是許多情感與驅策力 (Drive) 之根基——包括導致無法自制的性極端 (如男性色情狂，女性淫亂症等) 的驅策力。

假設在不久以後，警察抓到了一個惡貫滿

告已非如前之容易。依據記錄，在美國中西部某醫院中，曾有一病人，經醫生急救數小時後，認為回天乏術而作罷。他的太太，在電話中得悉其死訊，即便昏厥，心臟病發作而一命歸陰。可是，使大家吃驚的是，在手術台上的那位病人，竟然又恢復了呼吸，並終於康復。

死人何時才算真正已死？

屍體復活靈魂何往何來？

這麼一來，無怪乎近來醫學刊物常登載着一些諸如「病人在何時方為正式死亡？」之類的文章。醫生近來已將死亡分為若干類，每類各有不同。例如其中所謂「醫學性死亡」(Clinical Death) 和「生物學性的死亡」(Biological Death)；前者現在可能有復活之望，而後者則各細胞及各器官——尤其腦部——已損壞至不可挽回的地步。波士頓的一位名醫韓林博士 (Dr. Hancibal Arel) 曾極力主張「死亡」之定義應為腦已死，而腦之死則可由「腦部測電計」(Electroencephalogram) 之示數確定之。據韓林博士的見解，倘病人的

腦已壞，雖能用人工方法保持其血液循環與呼吸繼續進行，也只算得是一具「心肺持續體」(Heart-lung Preparation)。此種新的醫學上的定義，若被同意採用，則將極有助於澄清事件，解決爭端。由於對於已壞的重要器官之救治方法日新月異，每每能將人由以往之所謂「死亡」中挽救回來，而使問題更加迫切。

更進一步，似將有一項運動在迅速成長之中。此項運動為艾廷格教授 (Professor Robert C. W. Ettinger) 所著「長生之展望」(The Prospect of Immortality) 一書所引起者。該書主張屍體不用土葬或火葬，而予以凍結。艾廷格近來辭去其在密西根州海蘭巴克大學 (Highland Park College) 教授之職，而專心從事推廣其主張，建議將損傷輕微之屍體予以迅速凍結，以備將來之醫學技術使之復活並康復。艾廷格的主張受到許多議論，大多數的科學家都不願認真地把它當回事。雖然現已進行研究凍結整個屍體之方法，但要想凍結成功而屍體不被凍結法本身所損害，則誠然為期尚遠。凍結法本身有損壞屍體之缺點，是艾廷格首先

指出的。值得注意的是，艾廷格的主張有其確實的根據，並且立刻引起了大眾的反響。在美國十個城市和外國各處，已有「延壽學會」(Life Extension Society) 及類似的組織為艾氏的主張而鼓吹倡導。他們極力進行，以爭取醫生、律師、教育家、傳教士、政治家及一般大眾來支持其「凍結計劃」(Freezer Program)。最近，在美國俄亥俄州春田城 (Springfield) 有一個人幾乎已將其妻子的屍體凍結成功，但終因醫學權威人士不予合作，而告功虧一簣。有許多人已在其遺囑中寫明，要求將其自身及其所愛之人的屍體予以「快凍」並儲存之，以望將來回生。不久以後，這種「非葬制度」必然會盛行。

外科醫師已經在利用死人身上的東西來救治傷病者。而且，他們的遠程計劃是建立一切人體器官及部份品的儲存庫，以便隨時領取，供傷病者之更換。有些醫師極力主張在法律上規定可不經特准而從屍體上取用所需之器官。可是，倘將來凍結計劃實現，屍體可以復活，則屍體將不再被視為屍體，為了研究或為了醫

療之目的而從屍體上取用器官就等於偷，因為該屍體將來可能自己需要該器官。

那麼，所需的器官究自何而來？來自動物嗎？也許是。猿腎、豬肝和黑猩猩的心臟，已經使病人延續過短時間的生命。賴德柏博士認為動物可飼養以專供補充人類器官之用。還有一個希望，就是用組織培養法——甚至可用病人自己的細胞來培養——以長成器官。或者，可完全採用可插入的人造部份品來實施移植。此外，還有一個希望——但尚為期遙遙——就是可能會有辦法使人自己重新生長出好的器官，以取代壞的。有些動物，例如山椒魚 (Salamander)，腳斷了以後，能重新長出腳來。西方儲備大學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辛格爾博士 (Dr. Marcus Singer) 已能設法使蛙也發生與山椒魚同樣的情形。辛格爾博士說：「我們不能否定人類將來有重新生長器官與組織的可能性。」

在凍結時代中，將無人情願將屍體（其為屍體狀態僅屬暫時性質）分割。即使是正常的驗屍手續，也會為人所反對；而規定驗屍的法

律，也必須予以修正。由於死亡得以部份地免除（或者，至少可說無限地延期），勢將有這等等的問題須待立法者與法學家來解決。

倘人不入坟墓而入深凍庫 (Deep-Feze)，他的財產又怎麼辦呢？他的後裔永遠不得享受繼承權嗎？這筆財產將委託保管數世紀，留供他自用，不准別人用嗎？他的寡婦——或者，還不如說他的妻——或子女能領取他的保險金嗎？他的退休金、退役俸又怎麼辦呢？是否要永遠照給，利上加利，累積地記在他的賬戶裡呢？還有，如今已有人口膨脹之虞，試想再加上世世代代的屍體都可復活又怎麼辦呢？

倘屍體可於某天復活，還會不會有謀殺或自殺之類的事？不把屍體凍結者可視為謀殺嗎？厭世或對現時代感到不愉快之人能將自己凍結，以待將來於較快樂的時代中復活嗎？犯罪者能否藉凍結而逃避其懲罰？現在有些患了不治之症者，也許會希望接受凍結，以及時阻止其病情繼續惡化，而增加將來治癒之可能性。

宗教，也跟法律一樣，勢須協助解決這一切的問題。此外，還有其他重要問題。例如，

靈魂究竟是怎麼回事？假如某人死去了三十分鐘，後來又救活了，則在此一段時間中，他的靈魂在那兒？它是否曾離開了肉體，又再回來？或者，它一直都不會離開？要是我們能回答在此三十分鐘之內靈魂在何處，那麼，是否經歷若干世紀之久也可適用這一答案？倘若某人身體內有大批器官——甚至包括心臟與腦——已被更換又將如何？此人是否仍保有其原來的靈魂？如否，則原靈魂何往？新靈魂何來？

組織培養再生法 (Tissue-Culture Reproduction) 之未來展望將使這些謎更加緊結難解。倘從活人身上取下細胞，培養之，使長成一新人，則此新人是否也有靈魂？倘他沒有，可否仍算是人？就宗教上言之，他能否得救？假如有一百人都是由同一死人的細胞所長成，則此一百人是否也有靈魂？靈魂又在何處呢？難道在細胞核的DNA之中嗎？現在的靈魂觀念是否將失去其意義，而將由其他的神學觀念取而代之。

改造人腦增進智慧
要學萬事只需打針

分別儲存於腦的某些部位，而且，它們是以電化學方法儲存的。

數年前，加拿大著名腦科醫師潘費爾博士 (Dr. Wilder Penfield) 發現當人的腦部某點受到電的刺激時，會使其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一件業已完全忘記的事情。每次刺激同一部位都會引起同一記憶。而且，還會用催眠術和某些藥物使產生類似的效果。將來的展望，此種引起回憶之能力可使持久不變，而非偶有性及條件性者；並且，運用吾人自己之自覺意識 (Conscious Minds) 即可達其目的，而不必借重他人。試想，假如我們真能記憶每樣事物，並儲存起來，以便隨時拿出來應用，那麼，我們的知識將會何等的淵博！

無人真正知道人腦的容量究有多大，其使用之無限度為何。不過，不管其限度止於何處，可能會有一天，我們把腦子連接到一部計算機就能打破此一限制。在想到這種腦部計算機連接法時，通常就會擬想以計算機來遙控或引導一個腦——或一打，或一百個腦。可是，沒有理由說我們不能作其他應用，如雷謀博士 (

要是說科學家們對於將來的紊亂有過份強調之嫌，那也不過是因為，如賴德柏博士所說：「對於生物學進步所引起的反常現象，吾人應姑且作最壞的打算。而為了要在制度方面和技術方面設法克服這些反常現象，首先就必須及早準備。」

固然，科學進步可能有其惡果，但吾人不可忽略其利益。例如，倘能透澈了解人體免疫系的分子作用，則可加速地克服一切疾病——自感冒以至癌症，同時，還可克服移植之障礙，也可明瞭過敏性變態反應究竟是什麼回事，甚至，還能揭穿人之所以會衰老之謎。此類知識，可能隨時會被吾人發掘；縱然我們這輩子不能身受其益，我們的子孫總可享受。

腦容量之改進似乎可以辦得到。運用遺傳學或在胎兒期施行技巧，可使腦的體積增大。即使不將腦的體積增大。我們也可運用現有的灰白質 (Gray Matter) 無限地改進腦的容量。由催眠術、藥物治療、用電刺激腦部及分子生物學等種種實驗，顯示出各種各樣的記憶——包括一切由經驗與教育而得之記憶——大概都

Dr. Simon Ramo) 所說，把計算機當做一所儲存知識的大倉庫，隨時可供腦取用。

然而我們並不到此為止。若干同樣的實驗，發現我們可使人記憶某些從來就不曾發生過的事。既然記憶須經由腦細胞中某些分子結構內的電化學變化 (Electrochemical Change)，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一旦這些分子結構可以設法改變時，任何一種知識或經驗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種植在腦中，而與此人實地學習或經歷者無異。

瑞典的海登博士 (Dr. Holger Hyden) 曾作實驗，顯示鼠在受過某些技能訓練之後，能永遠改變其腦細胞中核酸分子 (Nucleic-Acid Molecules) 之結構。其所學之事似乎存在這些結構之中。有一種尚在爭論中以扁形蟲所作的實驗，發現只要將這些改變了結構的分子由一隻扁形蟲移植於另一隻扁形蟲，就可達到「訓練」之目的。這種研究，引起了一種推想，就是要想教授某人任何事物，都只要給他注射一種相當於人造「病原體」的東西——其中包含適當的分子結構之核酸——就可以了。這麼一

來，將來的「病原體」不是引起疾病的毒素，而是教我們數學或外國文的利器了。柯拉克（Arthur C. Clarke）在其新著「未來寫照」（Profiles of the Future）中曾表示其信心：科學幻想小說中的著名的「機械教育家」（Mechanical Educator）將不會再視同無稽之談而小可地擺在幻想小說中。他相信知識可以灌注於腦中，就像聲音可以錄在錄音帶中，隨意放出來聽一樣。

要是真知識可以記錄而儲存之，則偽知識又何嘗不可以？要是知識之錄入腦中如同聲音之錄入錄音帶，則是否腦也像錄音帶一樣，可將已錄之音消去呢？若然，則凡是不再需要的知識或寧願忘記的事情，都可以一洗而光，就像從來沒有此等知識或經驗一般。而「人造經驗」也可隨意供應。

割贈器官誰能負責？ 侮弄人體也不應該

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這些奇異的大變動值得努力追求。這些大變動的呼聲所引起的驚恐

動手術。於是，案中的兇手在法庭中極力否認殺人者是他，並謂死者到醫院時還是活的，因為醫師割去了他的腎臟才殺死了他。（兇手的這樣辯論，終究未為法庭所採信。）還有一例，有一次腎臟移植工作，腎臟中含有活動性癌細胞而未為醫師所知，移植雖然成功，而病人則死於癌症。

一切以人作為實驗品的實驗，由藥物的試用以至在腦中插入電極，再而至於最複雜的恢復性外科（Restorative Surgery），都在受着全世界的醫生與醫學組織的越來越多的質詢與爭論。例如，在何種情況之下才能使病人接受未經證實為可靠的治療法？並應如何管制之？是否有些人應該冒不必要的危險去為許多其他的素不相識的人謀未來的幸福呢？

已故的英國生物學家亥阿丹博士（Dr. J. B. S. Haldane）認為冒這種險是很有價值的。一九六二年，他在倫敦的一次座談會中說：「我常常冒着別人生命的危險去做生理學實驗，雖無人因此而死，却有一人受到永久性的傷害。不過，他們通通是志願的……對人腦內部

並不下於欣喜。不過，研究工作勢必沿此途徑極力進行。事實上，為了醫學上的利益，也必須作此研究。而實施研究則必引起爭論——甚至在醫學界同業之中，爭論也在所難免。現在已經引起爭論的事，就是目前有關更換人體器官或部份品之研究所面臨的道德、倫理和法律各方面的難題。

是否有人有權要求某人讓出其多餘之腎，並接受大手術，割取腎臟，以便給予另一人（甚至其近親）一個機會——一個不一定有把握的機會——以有限地延救其生命呢？甚至現在還未確定，人是否有合法之權捐贈其自己的器官之一；或立下遺囑，在死後捐贈其自己的器官；不過，在美國有些州中，由於醫學上之需要，正在試圖糾正這些法律上的缺點。

目前，此類實驗工作尚無法保證在法律上絕對安全。最近有一個人被打致死而送往醫院，他的妻子准許醫師割取他的一個腎臟，移植至另一人體內。醫師用心肺機（Heart-Lung Machine）使死者保持人工循環及心臟跳動達二十四小時之久，以免其腎臟腐壞，而使從容

之探究，其危險有如在南極大陸或海洋之深底探險，但更值得獎勵。擔任探究工作的「指揮官」必須為勇敢有素者，不可因其所下的命令已引起了若干死亡、傷殘或精神病便拿出一「菩薩心腸」來放棄其指揮任務。

很少有研究者願意如此坦率地說出這種哲學。但至少還另外有一個人也極力相信用人類來作實驗是必要的。此人即美國密西根州龐第雅克總醫院（Pontiac General Hospital）的柯佛爾疆博士（Dr. Jack Kevorkian）。柯氏的促進人類醫學研究的得意計劃有其獨到之處。他希望有些地方依然讓死刑存在，以便讓死囚選擇麻醉法——被麻醉而永不醒來。那麼，他的身體與腦就可供醫學實驗與研究之用。

柯佛爾疆相信，照這樣子應用死囚，則只要一年，其所得的醫學知識就會多於以現在的方法苦苦蒐集數十年所得者。柯氏為了擔心別人誤會他的建議有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暴行的風味，就著了一本書——由他自己出資印行——以辨明其區別。他曾與死囚、典獄人員、刑事學者、醫學研究者與州立法人員等談過他的

計劃，並希望說服他人，以期貫徹其計劃。對於柯氏的這種見解，也有極力反對者。其中之一就是培基博士 (Dr. Irvine H. Page) 他是著名的醫學家，克勒佛蘭醫院 (Cleveland Clinic) 的研究主任，「現代醫藥」 (Modern Medicine) 的主編。他對於我們近來對人類身體所採的「慷慨」態度懷着極大的疑慮。他仍然認為，人的身體是神聖的靈魂與精神之所托；我們不可過於輕率地侮辱他；對於屍體的不尊重，易於引起對活人身體也同樣不尊重。他認為與其冒不必要的險去急急地做種種實驗，還不如讓研究工作慢一點進行。至於研究結果之供人類運用，當然更宜較緩。

控制人腦野心家為所欲為 及早計劃救世人免遭大劫

與這些新發展關係最密切的醫生和科學家們是首先表示關懷者，固屬理所當然。不過，每個人都勢非關懷不可。而最重的擔子則將落於政治家與國內和國際領導人的肩上。這些人，本來就已面臨着科學與工業所帶來的許多難

題——如核子武器問題、太空問題、氣象控制問題、海洋資源運用問題等，現在，又加上這即將爆炸的「生物學炸彈」，就越發增加了全部問題的嚴重性與急迫性。

最輕鬆的解決就是聽任這種傷腦筋的事自然發展，儘可能不過問。可是，不去過問它，也就是等於把它交給不道德的投機者——便利他們運用它以實現其自己的野心。要知其後果如何，只要設想倘將來有一極權國家，其統治者掌握着人類繁殖及控制人類的腦與行為的一切新方法，那麼，他除了可利用玻璃子宮嬰兒法與組織培養法來增殖其人口外，還能及時給他的人民腦中插以電極或施以藥物，使其人民終日勞苦工作，唯命是從；並且，他還可刺激其人民腦內的「安樂中心」 (Pleasure Centers)，使之有一種假的安樂感。在此種情況之下，人民對自己的生活將無所選擇——如我們今日所重視者，而只有自以為樂得其所，安之若素。

也許有人要想：既然每個人都已有安樂感（不問其真或假）則似乎可相安無事，不必計

較了。

赫胥黎爵士 (Sir. Julian Huxley) 說，要是我們這麼想，我們就應先行確定，對於若干基本問題吾人將作何種答覆。例如，生活之目的安在？生命之真義為何？假如這些問題不獲答案，則縱能應用各種科學進步，也是無益。在民主的社會裡，應將科學進步當做為生活之目的及生命之真義而服務的工具。

那麼，我們的政治當局需要辦的是，如何去明智地，有效地，適宜地計劃之，組織之，使醫學和生物學進步所產生的難題，能在政治

學與其他行為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 裡予以圓滿解決。專門幹政治的人，雖然將負制定法律與執行之責，但不能完全依靠他們，他們需要各方面的協助，才能使社會趕上科學的進步。

醫學與生物學進步所造成的前途尚如一片荒野，一塊未列入輿圖之地，從來沒人去過。可是，它與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所以，除了要政治家、神學家、哲學家與科學家密切合作外，還要我們大家一致努力，才能使前途美好，而免淪於野心家的專利浩劫之中。

據說有位教授給一架甚為精靈的電子計算機出了下面一則問題：「有兩隻手錶；一隻壞得再也不能走了，另外一隻每二十四小時慢一秒鐘，我該買那一隻？」電子計算機的回答是：「買不走的的那隻，因為每二十四小時它能指示兩次正確的時間，而另外一隻却要每一百二十年才能指示一次正確的時間。」

一位剛從非洲腹地回來的探險家對着一群婦人大吃法螺。

「突然間我闖到了一群沒舌頭的野女人中間。」

「什麼？」有人大表驚奇的問：「沒有舌頭她們怎能講話呢？」

「她們不能講話，」他解釋說：「所以她們才會那樣野呀！」

科學化的

古錢研究

均譯



——研究古錢可以得到牠出土地點的許多智識，和鑄造它的時代社會情形。如果再運用現代的統計方法，能夠得知更多的資料！

收藏錢幣 (Numismatics) 原是一種消遣。當然，大家都知道，研究錢幣在考古學中也是重要的一環。本文所述是一種深入淺出的數學方法，運用這種方法可以使考古學家對古錢的研究更精確，也可使現代的政府控制貨幣流通的程序更進步。

考古學者所以發現錢幣有助於他們是因為錢幣一般均由當權的統治者所發行，所以成爲一種官方的文物，加之錢幣體形堅固，又有市場價值樂於爲人窖藏，故比之其他文物在考古學上的價值更高，往往歷史上所未記載的城市

，甚至國家，都會由研究古錢而發現出來。就算從其他的資料中已考得一個古代的社會情況，再研究古錢仍有各種旁證之效。印有日期的古錢——或那些有其他方式以辨識該古錢的年代者——有助於考古學者決定他們所發掘地層之年代，編訂古代王朝的年籍，並有助於鑑定與該種錢幣同時代

發生之事物，由錢幣上花紋的設計，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中的宗教，神話，並反映其藝術進展情形。往往古代傑出人物的面貌惟一顯示是來自錢幣上的肖像。

把古錢仔細的加以科學的分類，就可以得到上述的資料，再用更複雜些的科學方法如分析一段較長時期中各種古錢合金之成份，更可推斷古代社會經濟歷史。從這種研究的結果，顯示出通貨膨脹這種毛病是自古而然的了。像法國話的一「蘇」(Sou) 在今天就是一文不值的東西，可是想當年康士坦丁大帝初發行此錢時，這種錢本叫做蘇利達斯 (Solidus) 原是一枚金幣 (譯者註 Constantine the Great 爲公元二八〇年至公元三三七年時之羅馬帝王。) (參看圖4)，這說明了該類古幣在十六個世紀以來不斷的貶值。雅典智者普樂塔赤 (Plutarch) 說過，索倫王曾以貨幣貶值的方法減少雅典的國債，雖未使其完全減免，但祇付了實值的百分之廿七就算完了，這話也經考古學家們證實了。

至於我所說的數學方法，還要超於前文所

敘的科學方法之上。該方法依據之理論不過是幾十年前剛發展起來的，叫做「任意過程的齊一性」(Homogeneous Random Process)，這種理論適用於很多不同形式的自然現象，就是那些處在許許多多隨意性的因素影響之下的現象，舉例以明之，如某物質在另一種物質中所發生的分子擴散是之，還有，物質的小粒子混入液體時所發生的不規律而永遠不停的運動(又叫作勃朗氏運動)也是。甚至於連股票的交易行爲也算是這類現象之一例。

當這種理論應用到錢幣研究之時，有幾項錢幣重量的因素就要包括在內。在古代，控制錢幣的重量比控制錢幣合金成份來得容易，因爲只要有一架良好的天平，就可以正確而迅速的衡出錢幣之重量，但是要分析錢幣金屬之成份則必需由專門人才來作，所以某一社會當其貨幣作有計劃的貶值時，只減少其金屬之含量但仍要維持一定之重量。

不論每一次鑄幣時有多仔細，即使由同一技工以同樣的技術，每枚錢幣之重量總有些許出入，凡是重量誤差超過貨幣之「真重」之一

曲線；該曲線表示一批在同一程序中所鑄造的錢幣其應有的重量分佈情形。曲線下端均被切掉；那是因為與標準值出入太多的錢幣都被熔毀掉之故，在實際上如果一批鑄造得不太馬虎的錢幣，其重量分佈曲線與此曲線相去極少。

當那批錢幣流通了一段時間之後，牠們的重量分佈曲線就變形了，如圖中曲線B所示，曲線之中心向右移動了，顯示出錢幣之平均重量已減，曲線頂變平，顯示每個錢幣間之重量差也增加了，這種平均重量減少，和差異量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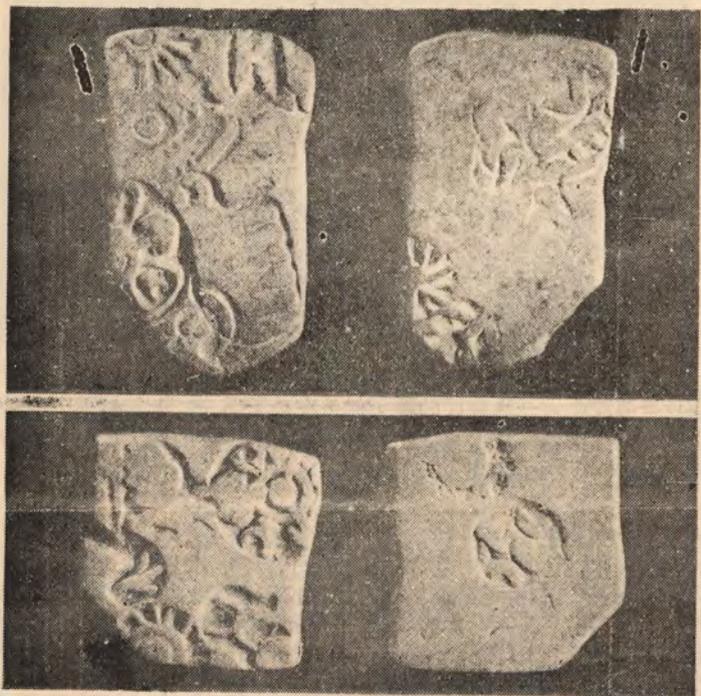


圖2脚註：圖示為與塔克希拉幣有相同沖壓記號的古印度幣，左方為錢之陽面，可以看出沖壓記號有些與圖一的相同，右方為各該錢幣之陰面，可以看出不是光版便是有一些各個不同另一套的沖壓記號，圖中及以後各照片為美國集幣學會收藏的古錢。以後各照像均是左為錢之陽面右為錢之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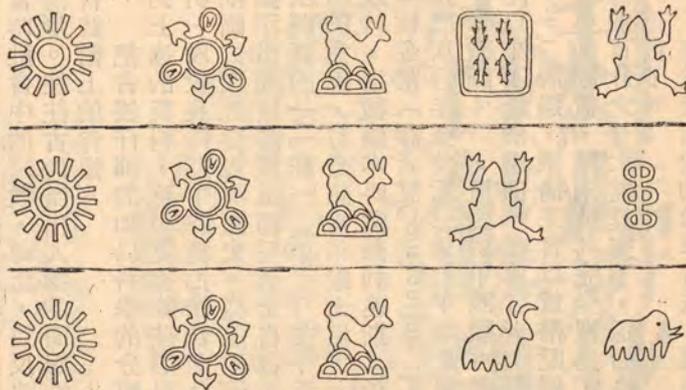


圖1脚註：圖為於一九二四年在塔克希拉古城廢墟出土之窖幣陽面（人頭面）五記號系統，每組五個記號前四個代表一位國王，第五個記號代表發行當局如王儲等，往往某一組中之第五位記號變成另一組之第四位記號，表示王儲已承繼了父皇，這種記號有助於錢幣編年。

定限度的就要熔毀，如此也限制了貨幣重量之不準確性。容許的重量誤差限度也叫做「法定誤差限度」(Legal Tolerance)。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印度貨幣的「法定誤差限度是標準幣重量的二分之一；標準盧比是一種含銅十二分之一的銅銀合金，其重量為一百八十克冷 (Gralic) 要衡量出一枚精鑄的錢幣重量差，必需用一架最精密的天平才辦得到。

當錢幣在市面流通之後，每一過手就要麼蝕掉一點點重量，這裡面既有機械性的磨損，也有化學性的腐蝕，比如人體皮膚上分泌的酸性等等是之。總之錢幣因流通要減少重量，而每一枚錢的重量減少都不一樣。那因為儘管錢幣流通的空間相同而使用的時間絕不會相同的緣故。

以上由於錢幣鑄造時所生的誤差，和流通後之磨蝕二者。對錢幣所生的重量變化綜合效果，可以用「任意過程的齊一性」這種數學理論來處理。將一批流通的錢幣運用該理論分析之結果，得到如圖六所示的三條曲線，第一條曲線A，是吾人熟知的高斯曲線就是正常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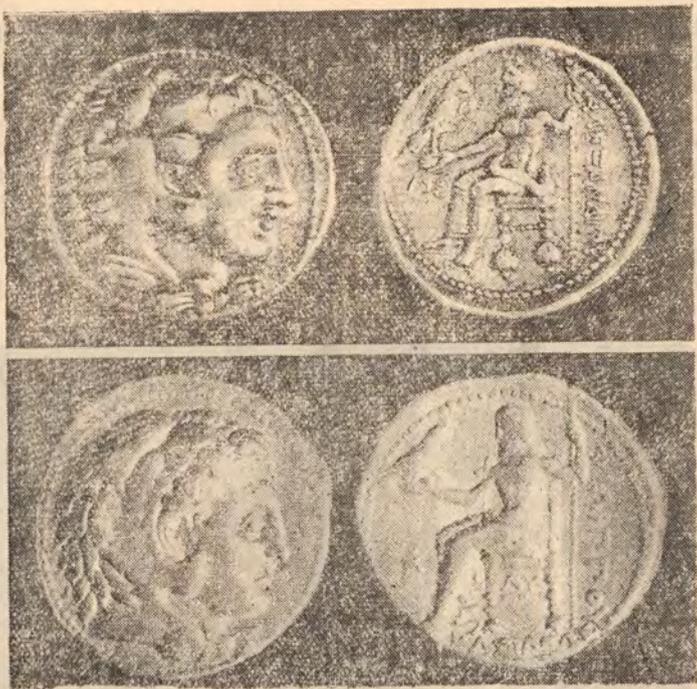


圖3脚註：塔克希拉窖幣的年代因本圖兩枚錢幣可以定出，上圖一枚是亞歷山大一世發行的錢，他是在公元前二七七年侵入印度的。下圖是亞歷山大繼承人菲立浦，阿希施亞斯發行的錢，在他短暫的統治下只發行了很少的錢。

如是與該批錢幣流通的時間長成正比的。當流通的時間加長，由於錢幣失重增大曲線中心就更向右移動。因為每一單位時間，比如說一年吧，錢幣平均所損失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錢幣的重量與時成直線的下降，但是曲線變平的趨勢便快的多了，那是因為標準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的平方是與時間成正比的，所謂標準偏差便是自曲線中心至該曲線左右二轉向點間之距離。圖六的曲線C表示一組錢幣流通了相當長久的時間後重量分布情形，其平均重量更為降低而且重量差異增加得太大只能畫出曲線的前一

半了。

說到這裡，我所講的還只是一組錢幣由鑄成而同時通用所生的變化，假定再舉一例以同一種版型的錢幣，合金成份也一樣，鑄成重量也一樣但是進入市場流通的日期是不同的，那麼其重量分配曲線便像一條向右拖的長尾巴的樣子，這表示出通用越久的錢比流通不久的錢的重要得多。如果新舊錢幣的數量比和平均磨蝕率及變動增加率要是已知數時則在理論上這條曲線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但是這三個常數是無法計算的，必需由實際觀測每一種錢幣和使用的國家而定。

還有一項因素必需加以考慮的；那就是錢幣有自市面流通中失蹤的傾向，如果沒有異常的緣故這種錢幣失蹤率一般是與發行額成一定比例的，我把這種因素命名「吸收率」(Absorption)，吸收率可由一項數學法則所代表——該法則可適用吾人熟知的幾何級數(24816等等)。也就是幅射量的吸收率法則，生物死亡率法則，傷患治療率法則和複利增加的法則。

要成功的運用這些數學原則錢幣需具備幾項條件，第一，錢幣鑄造時需要夠準確，其原始重量差很小，在古代鑄幣每以不值錢的金屬合成，如果鑄造也不準，那麼其重量分佈曲線上因磨損的效果便不易辨明了。第二，錢幣流通情形需相當正常，始能得到合宜的效果，這種情形往往在金屬是例外的，因為金幣使用不久便為人藏起來，又時常被持有人剪下一點作私房。第三，最適用於數學原則的錢幣樣品必需有相當多的量，而且要有相同的歷史背景，如果是一批同屬一個窖藏的錢那就合乎理想了。有了這種條件的錢再去比較同類而不同時代的錢就沒有意義了。例如，在一九四二年於印度浦那城(譯者註位於孟買附近之城)的市場上忽然發現了一枚公元前一二五年希臘探險家梅南德(Menander)在印度為王時所發行的古幣，當時且為大眾通用。這枚錢的歷史背景當然與考古家在印度各地所挖出的梅南德完全不同了，而且在英國威爾士保有的梅南德錢標本也完全不同了。就算吾人找得到全合上述條件的錢，還得

塊是亞歷山大一世的錢，如此可知道窖藏大概的時代，因為亞歷山大是在公元前三二七年侵入亞洲的。又因為裡面有一枚是非立浦，阿希迪亞斯王的錢（亞歷山大之異母弟繼亞歷山大為王）所以可以更精確的固定了窖藏的年月，那是因為阿希迪亞只發行很少的錢而塔克希拉原來也不是他的領土，再者該枚錢又很新，這三



圖5 腳註：慢慢集攢起來的錢不能用數學方法來研究，圖示為此類錢幣「彼得的便士」之一，是凡蒂岡保藏的一種英國錢，是朝聖者自十六世紀起歷多年奉獻錢幣而集通成的，數學分析法必需運用在有相等的流通背景的钱幣中。

點配合一處解釋了一種推斷，該錢是在鑄成後不久立即被窖藏起的，其時間是公元前三一七年也就是阿希迪亞被囚禁刺殺前後的事，在考古學家的記載中沒有說這筆錢是慢慢的積攢起來的，也就是說牠們不像凡蒂岡中所保存的「彼得的便士」那樣是由盎格魯薩克遜的朝聖者們一年一度覬覬教皇時所奉獻的錢幣經過了很多年代所積攢而成的，所以吾人可以斷定這批塔克希拉錢幣經歷有相同的流通歷史後就在亞歷山大當地的繼承人賽流寇（Selenkos Nikator）失守塔克希拉時被藏起來的。

這批錢幣初初一看，所得資料盡於此矣，可是許多枚錢的陽面（人頭面）都有五個沖壓的記號，每一枚錢記號大都相同，而陰面有一組完全不同又特多的而小的記號，此外就此有其他的表徵了，因此這批錢對於一般的錢幣收藏家來說便無法把每一枚錢按時間順序排先後了。這樣我纔想到非得用我提議的數學方法，纔可以解決此一難題。

在未敘述我如何分析這批錢幣之前先要把該類錢發行當時印度歷史的簡單交代一番。當

保持完好，錢表面沒有生銹結成硬殼，這纔不會影響到錢幣的重量變化，銅銀合鑄而成的錢埋藏在潮經的土地下（在印度往往如此）水氣慢慢的把銅吸至錢表面，裡面光賸下蜂窩形的銀胎了，有些印度藏幣家曾打主意把銅殼剝掉，還強要把熔銅灌進銀胎之中以增加錢幣的重量，事實上這是辦不通的。

幾年前，我很幸運的得到一筆窖藏，完全合於上面所說的條件，那筆錢共有一千一百五十塊錢幣，藏在一支銅甕中，是一九二四年由考古學家在塔克希拉古城廢墟中掘出來的，那地方現在是巴基斯坦所管，當地乾燥的氣候和銅甕的保護，錢幣都未毀壞，這些錢幣中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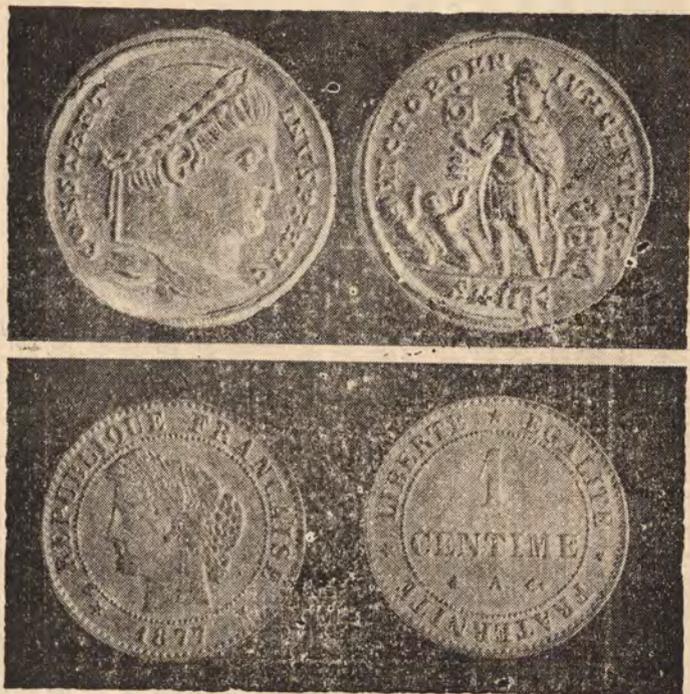


圖4 腳註：貨貶值的典型；上圖為「蘇利達」金幣牠是康士坦丁大帝發行的金幣，漸漸變遷成為法國的「蘇」如下圖者，有一陣子，一「蘇」當值五個「生丁」，可是現在，牠已是一文不值的小錢了。

無論陽面或陰面的記號，當我測定那批塔克希拉錢幣的重量，失重變化，及吸收率時都是有價值的保證。有趣的是，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錢幣其重量與印度河谷中比塔克希拉城更古老的兩個古城 Mohenjo-Daro 及 Harappa 所出土的石刀的重量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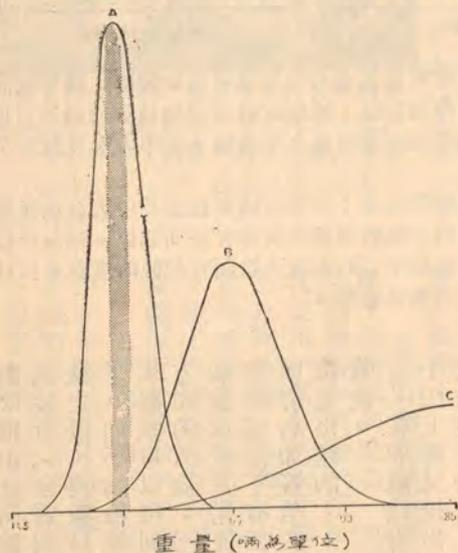


圖6 腳註：圖示為一組精鑄的錢幣經歷相當流通後之重量分佈曲線，曲線 (A) 既高且狹表示極大多數的錢 (數量由灰色帶表出) 接近平均「真重」，經過流通一段時間之後，為曲線 (B) 錢幣因磨損平均減少而各重量之差異增大曲線變平以表之，再流通幾歲月，變成曲線 (C) 平均重量過低各個差太次在圖幅只能描出曲線之一半了。

。這兩座古城其偉大的文明成與巴比倫文化為同時代的，當其在歷史上湮沒無聞後直到一九二五年纔又被發掘出來。但是儘管印度更古老的文明之一切傳統都已消失，但是重量標準在印度河谷中到莫兒亞王朝時期仍然維持未變。塔克希拉窖藏錢幣的重量曲線是向右拖長的合於想定的分佈，尤其，錢數與陰面記號數

。(參看圖七) 換言之陰面記號代表了因流通的歲月而失去的重量。顯然這種陰面記號是與該錢幣流通有着系統的關聯的。

這些記號所表示的是錢幣的定期檢驗制度，也許是由當年的貿易公會執行的。這些商人們當年還兼任財政家銀行家和貴金屬經濟人；因之他們有理由要保證貨幣重量之符合標準，吾人還可推測實施這種檢驗是起自公元前五百年前後，約每隔十二年檢驗一次。

時亞歷山大的軍隊不願再追隨他征服亞洲，就在侵入印度後不久便撤退了，他走後有一位印度王叫商德拉古塔 (Chandragupta) (在希臘歷史中稱之為桑多羅克特 Sandrocottus) 伸張其勢力至全印度的北部，潰滅了亞歷山大守軍，在馬加塔哈地方 (Magadha) 就是現在印度貝哈省在尼泊爾附近) 建立了莫兒亞王朝，該王朝由公元前三一七年延至公元前一七八前為止，最出名的皇帝是商德拉古塔的孫子名叫阿蘇卡 (Asoka) 者，他在朝多年國力擴張西及希臘的巴克楚國 (Bactria)，在國內大力推展佛教勢力。

在那一段時期中能夠有力量大量發行金錢的只有馬加答哈王國纔行。事實上將塔克希拉窖藏錢幣比較其沖壓之記號可以看出有許多是馬加答哈的樣子再不然也是受了馬加答哈的影響。塔克希拉錢陽面上五個記號的系統 (參看圖一) 是與馬加答哈皇家錢幣符號系統一致的。前四個記號代表一位國王；一系列中第五位記號，代表發行當局好比是王儲或是省長等。時常某一系列的第五位記號變成另一系列中之

第四位，表示出主儲已繼承了大統。

這類記號可以把錢幣分組。然後由每一組的平均重量可以編排各組時間順序。吾人還可以想到記號可以與每一位國王名字相對照如果定出其關係就可全盤解決時序問題了。可是難就難在印度歷史資料所限，在阿蘇卡王以前印度國王的名字我們弄不清。同一個人在占教 (Jains) 佛教，和婆羅門教各有其稱呼，有時國王的名字在資料中說成半誇張半神話弄得和某些佛教上的人物一樣了。這樣是無法用數學理論來分析的。

在錢幣陰面的較小的記號較之陽面的大型記號更為有用，這些小記號每個都不一樣，恰似美國火車票上軌的洞一樣個個不同。凡一組陽面上記號相同的錢幣一定有幾枚陰面上是光板，其餘的陰面上的小記號從一個到二十幾個多寡不等。(多至二十個以上時記號便不易數了)。

如果不管陽面大記號的異同，只以陰面小記號之多寡來分組，吾人可以發現一棒可注意的事：記號數目越多的錢，其平均重量也越少

第二種例外是可憐的銅版，牠只當一枚盧比的一百九十二分之一，現在只能在 *Benares*（譯者註：位於北印靠恆河，為印度之聖地）城等地方找到了，這種錢是朝聖者向乞丐佈施用以祈求大福祉所花的最小的「慈善錢」。那位給我這種一千枚銅版的朋友沒有耐心在市面上蒐集，他是從銀行的金櫃中找來的，這筆錢幣放在櫃中已有好多年了。

第三種例外是鏤幣安那（譯者註十六安那等於一盧比）這種錢是大眾通用的而且因合金太軟，所以比其他的印度錢都磨蝕得快，有些安那連鑄成日期都不見了，這種錢當然不可作為標本，因為他們太舊太輕所以剔除這類錢後把其餘錢幣的平均重都提高了。

數學研究錢幣的方法還不僅作考古之用，在現代自動售貨機，投幣電話，投幣轉門等等流行之際，所有硬幣磨損量都可由稱量樣本而得，最好要用大規模的選擇不要像我那種小兒科式的工作，由稱量樣品可以求出錢幣的重量減少率，重量變化的增加率，以及幣重的淘汰極限量，就可以計算出每一種版面錢幣的更



圖10脚註：梅南迪錢幣的圖像；他是希臘人在公元前一百二十五年時在印度建立王國，與此同樣的一枚錢在一九二四年曾發現在浦那市場上而為大眾通用，這樣的錢當然不能用數學方法去分析，因為牠的流通歷史與同樣的錢完全不同了。

新數量從而定期鑄造，還可以視人口增加新貨物問市及錢幣損失量等預為撥補。

第二種運用是可以測知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這種測量方法是與估測湖中的魚量方法相似，先用網把魚捕起，做上記號再放回湖中，將累次被捕的魚數與下網數描成曲線，由這條曲線的方程式可算出湖中含魚量，當然這種數字

不能代表全體的魚群而只能代表容易被某種方法所捕獲的魚兒罷了。

致於我們「捕錢」的方法則可以定在某一天在全國的銀行，郵局，百貨店，自動售貨機中取樣本，至於作記號可以用無害的放射性去染那些錢，然後再將第二次樣品送到蓋格計中去測量，如此可知到累次被使用的錢數。同樣的方法還可以用到紙幣流通量的測定，作記號

的方法則改為記鈔票號碼了，這當然得用電腦才行，這架電腦早就按方程式規定計劃好可以折號碼即算出鈔票流通量了。用這種科學方法，財政當局就可以求出紙幣或硬幣損耗情況而決定是否需要再發行何種版面的通貨。

（本文完）

譯自：Scientific American Jan. 1966

在瑞士有個丈夫協會，會員都是結婚在二十五年以上的男士，舉行了一次座談會來答覆一些光棍提出有關婚姻的問題。首先發難的一個問題是：「那一型是最忠實，最令丈夫滿足的妻子——金髮，棕髮，還是紅髮的？」丈夫們一致決議的回答是：「灰髮婦人。」

有位仁兄面色慘白的下得火車來。朋友問他是怎麼回事。

「暈車，每次我倒坐就會暈車。」

「那你爲什麼不找對面的人換個位子呢？」朋友問。

「我想找人換，但對面却沒有人。」

自承錯誤乃是表示你較昨日更聰明的另一方式。

人類最小的敵人

細菌世界中的
長期奮鬥

程 漱 玉 譯

一百年中有關細菌的發現兩度改變了研究的方向而進入了傳染病的領域。科學家們滿懷着人類能脫離感染疾病的希望，現在正從事尋求解決與細菌共存的無數複雜問題。

巴斯德 (Pasteur) 之前，醫生將感染疾病歸咎於病人器官的脆弱而不歸咎於微生物。然後巴斯德和郭霍 (Koch) 證明了不同的傳染病起因於不同的微生物。巴斯德改進並推廣了疫苗，並且歐立區 (Ehrlich) 以抗梅毒化今物六〇六表示出藥物能毀滅寄生生物。結果醫藥的觀念完全改變了，並且開始預期進入藥物能消滅一切有害微生物的烏托邦。

在許多方面看來這一切的極爲樂觀，特別近數十年來的發展。磺胺劑證明對許多細菌有奇妙的效果，尤其是限制細菌生長的因素。然後抗生素的發現而得到以微生物抵抗微生物的概念。到現今爲止人幾乎奇蹟似的能從一些致命的疾病如細菌性肺炎中

虎口餘生。抗生素，以其奇妙的作用，似乎好像〇〇七情報員一樣。放線菌黴素能居留於無芽胞桿菌屬中以化合其創生性的原料；青黴素妨礙細菌壁之製造；革蘭氏陽性殺菌素破壞細菌胞膜；鏈黴素瓦解細菌蛋白質的製造，以及抗黴素扭曲了新陳代謝的機構。

但是不受細菌感染的生活美夢是短暫的。近年來醫生們發現許多細菌表現出異常的抗藥能力，並且疫苗對抗病毒比對抗細菌更有效。他們現在同意傳染是正常的，而且一個無細菌的人可能反而會死亡。

所有健康的人都附着有潛在危險性的細菌。任何一個正常人的鼻後部鼻液中能含有促成肺炎，白喉和甚至腦膜炎的葡萄球菌，鍊絲菌的傳染病，細菌。爲甚麼寄主不生這些病呢？醫生們尋求其答案而開始發覺感染與疾病之間的巨大區別。大部份時間我們都危險地進退於疾病和健康之間，並非不受傳染也不真正生病。我們在抵抗力非常弱以致時常存在的病原體潛力勝過身體自然的抵抗力時才會生病。或者我們受到一些不能與我們和平共處的細菌如麻

疹，流行性感冒和天花等侵襲時才生病。

醫生們現在正想藉着相當新穎的研究方式尋求解釋這種使人迷惑而不安的情況，他們一開始就被一些問題所籠罩。

毒性是甚麼？一些寄生蟲像那些使人生癢疾的，對大多數人毒性甚高，但對新畿內亞的叢林黑人却並無作用，這種寄生蟲幾乎當他誕生時即寄生在血液而毫無苦痛。爲甚麼？

情緒緊張如何能使感染成爲疾病？情緒緊張應響腦下垂體，腎上腺以及其他腺體荷爾蒙的產生，這可能包括在受感染的反應之內的。如果消除情緒緊張是否能幫助我們抵抗疾病呢？一位致力於環境醫藥的倡議者，杜布士醫生 (Dr. R. Dubos) 提到住在蘇丹蠻荒地區的原住民族馬本人，他們的生活極不衛生，食物也不適當，但是却奇怪的都很長壽而且大多數不生病。適者生存毫無疑問他使馬本人強韌了，但是他們生活是不受噪音和情緒緊張的困擾之事實又如何地重要呢？

大都市會不會成爲較不健康的城市？擁擠是不是促成更多的疾病的原因？如果是如此的

話，這人不是導源於從別人獲得細菌的機會增加呢？或是同樣因為人多而生活緊張的結果呢？我們抵抗疾病的能力是不是比史前人更弱呢？在生理方面，人的身體是為穴居人的環境而預備的。大約十二小時白晝，大自然的空氣的緊張，科學家懷疑現在我們每天十六小時的白晝（大部份是人工光線），噴射機旅行而擾亂了人內在的時鐘，空氣調節，空氣的染污，不停的噪音而產生情緒緊張，但又不能打別人的耳光予以發洩時，我們受影響後抵抗疾病的能力到底較好呢還是更壞？

所有這些問題都隱藏在高度開發地區的傳染病問題中，因為在大多數未開發國家中抵抗力軟弱為基本的原因遠較這些難以捉摸的問題為嚴重，因此『富有』與『貧乏』的國家之間傳染病的不同正如經濟的，以及他們主要病原問題之不同一樣。霍亂曾在亞洲一些地方長久地折磨人，以致生存的人對它能當作一件麻煩的事情一樣容忍了，但在航空時代中，一個加爾各答人的麻煩事情可能成爲一萬個倫敦人的

時疫。下面是對促使世界上主要傳染病的病原體的簡介，其中表示出要想能延長人從母胎到坟墓之間的旅程，仍將是一個長期的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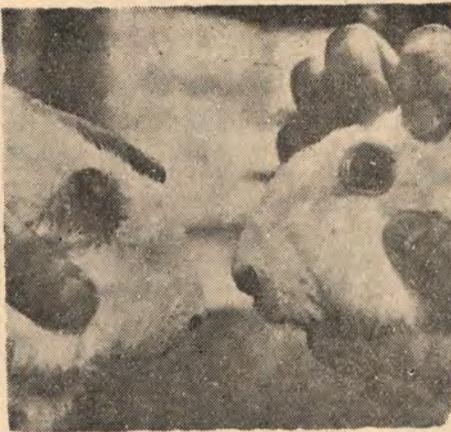
病毒性與立克次氏 (Rickettsia) 疾病

在十九世紀末葉，發現所有病原體中最微小的病毒其結構比其他細菌更爲簡單。病毒是不能獨立生存的，其生長物質中心即是生命的主要關鍵。在寄主以外病毒無法生殖或同化食物，但它能侵入任何生物，包括細菌在內，而且一旦侵入有生命細胞後能迅速的繁殖。它藉着細胞分裂以繁殖（如麻疹或小兒麻疹）也藉着細胞邊緣的發芽（如癩疹），當它們行動的時候常纏繞一些在它們附近的細胞壁以作外圍的保護。

另外一群細菌，立克次氏體屬（以立克次醫生的名字命名，他是在研究這種細菌時逝世的），祇能在生物細胞中繁殖。如漿菌，它們的大小大致是在病毒與細菌之間，但含有催化劑並且是活動的。

病毒和立克次氏體屬使人患病比其他病原

爲多，可是人能適於一些病毒，雖然這些病毒一度是致命的。其中有瘡熱病毒，潛伏在嘴唇和鼻子裡，祇當寄主在情緒緊張之下才發生瘡熱。在嚴重的緊張之後，醫生們最近發現病毒



瘡熱病後七十二小時服用 IDU 後之白兔 (右) 左爲未經治療而盲目者

甚至會觸發腦炎及暫時性的瘋狂。它也能導致盲目，可是這種危險現在已可藉一種新的法國疫苗和 IC，一種美國的新藥，可以避免並且首度有效的用來抵抗真正病毒性的疾病病毒，

無論是潛伏或活動性的，大約導致了全世界疾病的百分之六十。以下是它們最普遍的罪行？急性呼吸器官傳染病。最少有一五〇種病毒觸發這些疾病。其中有很多，如流行性感官，是高度不安定的。最少有一百種傳染病原體，大多數是一群稱爲鼻病毒的 RSV 病毒，能產生普通感冒的症狀，如此一種疫苗來抵抗其全體是不可能的。

其他三種惱人的呼吸器官病毒是，腺病毒，副流行性感官病毒和 RS 病毒。第二種能使兒童患格魯布性喉頭炎，最後一種能使一歲以內的嬰兒患糜爛性下呼吸器官傳染病。在三十一種不同的腺病毒中有些可以在健康人中發現。當注射入某些動物的體內時，也能引起惡性癌。病毒學家們憂慮在人體內是否也能如此。

癩疹、與流行感冒病毒相似的 RSV 病毒能使人生癩疹，或紅疹。大多數父母以爲癩疹是兒童時代沒有傷害性的疾病，但是它能隨着生肺炎，中耳炎和腦炎。它在非洲，印度和南美洲部份地區是有名的殺人者；在上伏塔傳染病流

行的年份中出生的嬰兒的死亡率達百分之五十。近來在美國和蘇俄已經有了優良的疫苗，而已有一個美國的機構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在非洲開始緊急的防疫運動。

日耳曼麻疹，或風疹，是世界各地主要的疾病，兒童們患了這病所受的苦痛不大，但它能引起心臟病，白內障以及婦女在懷孕開始三個月中患病而引起嬰孩的畸形。感染疾病的母親可能毫無症狀，但她的胎兒却祇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成爲正常。一九六四年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壞的傳染病流行年，共傷害人三萬嬰兒。它是一個在暗中，有力的敵人：兒童們在疹子還未發出前一星期就染上了病毒；新生的嬰孩在母胎裡受了感染，能散佈病毒，而在那裡醫藥處理及疫苗都無用武之地的。

腦炎、腦部發炎是一批原因不明的疾病，是由於人類疫苗力所不及的病原體所引起的，聖路易腦炎，西部馬疫腦炎和東部馬疫腦炎是在美國最普遍的三種病型（還有亞洲和近東型），是一大群昆蟲攜帶的所謂腦病毒的 RNA 病毒所引起，今日這種傳染病是美國大陸蚊子所

攜帶的主要疾病，科學家剛發現也可由蝙蝠，齧齒動物，蛇和鳥攜帶。一種扁蟲所攜帶的腦炎病毒廣佈在蘇俄和歐洲的中部與北部。

肝炎、這種肝臟發炎有好幾種型式，一種是由阿米巴引起的，其他是細菌引起的，還有一些是由於仍舊不明的病毒所引起，現在仍在研究中。肝炎不但能破壞肝臟，而且還能使在母親懷孕時生肝炎的未出生嬰孩成爲蒙古癩。肝炎，一種難以捉摸的病，其影響範圍越來越大了。傳染性肝炎的傳染可能是由於與病人或附有病毒的人直接接觸；或是潛伏在染污的水中或污穢的海灣的貝類中。另一種型式的疾病，血清肝炎由可帶有病毒人的血液傳染給別人——自從癩君子們普遍染了肝炎，而他們常爲了過一過「癩」而出售他們血液，從而給血庫也帶來了問題。注射伽瑪球蛋白，含有抗生素的血液蛋白，可以抵抗一種肝炎幾個月，但是還沒有真正完全的預防劑。

腸炎、有些病毒最先感染消化道，但是常常也能破壞其它區域。它們是靠不住的，「腸流行性感冒」或「觀光病」是非常奇特的它們

能從腸裡循環到神經系中，在神經系中是特別的危險，其中之一爲小兒癩痺病毒，近來已由疫苗防止住了，另外一群是科克薩基（Coxsackie）病毒，是以美國的村名來命名的，因爲

在那裡病毒初次被隔離，而能促使兒童的喉部起泡而引起一種型式的腦膜炎。它們也能產生使嬰孩致命的心臟炎，那是一種非常痛苦的胸部肌肉的疾病並引起相當程度的癱瘓，與中度小兒麻痺相似。第三類，簡寫爲 ECHO 病毒，會引起嬰孩致命的腹瀉。科克薩基以及 ECHO 病毒從兩極一直到熱帶都有，大多數是發生在變天瘡蠅多的時候，但是流行季節反復無常，以致於疫苗對它們也可能不切實用。

狂犬病、世界衛生組織剛警告在一百年之內狂犬病或將肆虐全球，狂犬病由於注射疫苗因此在犬類中日益減少了但却在蝙蝠，狐狸，山狗，臭鼬，狼，豹，和鼬鼠之間蔓延着，兩種抗狂犬病的疫苗和血清能產生副作用；所以需要一種改良的疫苗。科學家也要更進一步的明瞭狂犬病病毒的隱伏行爲，它能進入體內靜止而無害地潛伏着（沒有人知道潛伏在何處

），潛伏好幾年然後突然成爲致命的疾病。美國在費城溫斯德研究所中的科學家們正嘗試來參透狂犬病病毒的秘密並發展一種成功的疫苗能在活人細胞中培養生長的。

天花、先進的國家事實上已經撲滅了天花，並且有些美國及英國醫生甚至反對繼續種痘，因爲偶而有副作用發生。但是未開發國家中，每年仍有二十五萬個病例，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且如果他們不預防則空中旅行會將危險帶到其他地區。英國曾數次恐慌，而且還導致了醫院裡的工作人員數人死亡，因爲有些預防不適當的旅客乘飛機到達而發展成了天花。世界衛生組織在非洲開始實施一項龐大的預防天花的措施。同時，還急切地需要抗病毒藥品，因爲如果疾病流行時將沒有時間進行預防接種工作了。這種藥品之一，美西沙松（Methisalonone），最近在英國製造成，而在印度天花流行時期，而患者天花尚未發出前服用證實有效。

黃熱病、現在以殺蟲劑及高度功效的疫苗能預防黃熱病了，但在南美洲和非洲仍是一個

問題。好像腦炎，它是腦病毒所促成的。這些病毒是由埃及伊蚊所攜帶，當蚊子咬人時，隨着蚊子的唾液注射入人體，病毒就循環到肝臟和腎臟中並於破壞。腎臟停止使尿通過，肝臟不再處理血液中的廢料，病人就為黃疸病所苦。

斑疹傷寒、這種致命的傳染病，曾轉變了歷史中許多戰爭的機運，能奇怪地散佈出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了四年中，三千萬俄人患了這病而且三百萬人因而死亡這病是由立克次氏體所引起，這種立克次氏體一般是由蟲子所攜帶，有時亦由跳蚤所攜帶，現在斑疹傷寒偶然在不衛生的地區流行。這種疾病可由疫苗預防，或在得病初期也可以藥物如可羅崙芬尼可爾（Chloramphenicol）治好。

砂眼、是世界上最大而唯一導致瞎眼的原由，在先進國家中少有，而在亞洲，非洲，巴爾幹半島，地中海的一些地區和澳洲却散佈很廣，英國科學家在非洲隔離和培養，立克次氏體微生物而成爲微生物學上的一個里程碑。現在英國的禮斯脫研究所曾製造一種試驗疫苗，美

國在自由中國也實驗了一種疫苗。

細菌性疾病

細菌曾在極古的岩石中發現，可能是最早具有生命的形態。它們會與其他細菌共同生存，但其繁殖率却在其他一切動物的二十倍以上。它們是生存的專家，能非常機巧地保護自己。

有些生出色滑管狀的盔甲，其他一些長出鞭狀的尾而使自己機動化。有些在極端的環境下可藉着孢子體的形態而『冬眠』，經過非常長的時間然後再復甦。一位德國科學家最近報告在一礦場的鹽井中發現了二億三千萬年前的細菌，而其仍有生存的能力。細菌從事破壞工作一如它們保護自己一樣聰明，破壞血球和組織，分解膠狀物質將組織細胞黏在一起，或者分泌毒素。有些毒素的毒非常強：理論上，十五盎司食物中的臘腸毒素能毒死全世界的人。

有些細菌具有隱藏在醫治很成功的病人之體內的能力，使病人成爲疾病的帶菌人，例如美國的傷寒瑪利，或者使結核病或葡萄球菌傳



籠對動物無菌入注素生抗將人員鼠種
菌物無菌入注素生抗將人員鼠種
研究之各種

同上升，但是結核病的診查與控制過去五十年內在西方國家中已極有成效而令人認爲這疾病已被征服了。但自一九五〇年以來，人類的結核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在歐洲貓與狗之間也增加了一九六四，僅在美國就有一萬人死於結核病。人口集中於貧民窟的增加，其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容易受感染的，能使結核病驚人的再度蔓延，表示向桿菌抵抗結核菌藥物以致於細菌能頑強的持久。它能在肺葉中封閉起來好幾

染病在『痊癒』的病人再發。有些細菌當受到抗生素攻擊的時候也會失去細菌壁或在人體中仍能長久保護不受傷害。突然細菌會重建細菌壁而疾病再度發作。心臟炎，細菌性心內膜炎會一再行使這樣的奸計。

結核病、世界上今天最嚴重的疾病也可能是殺死法老王圖登佳盟的疾病——結核病。結核病的比例與產業革命及勞動階層的貧民窟一

年，然後突圍而出以征服新地區。結核病是藉着公衆以及對醫治的漠視，和對最初在法國發明的疫苗BCG的無知而再起的。

腸病、細菌性腸炎，食物中毒和痢疾仍舊是主要的問題。在現代化國家中，它們與呼吸器官傳染病是工業方面曠工，和軍營中進醫院住院的主要原因。因假單胞菌屬細菌的傳染病散佈得很廣，而且常是致命的。傷寒在衛生不

良和污水地區仍非常流行。霍亂，偶而流行而攻擊千萬人，似乎要從太平洋和亞洲向西方傳到土耳其。細菌對這些腸病都可能有很強的毒，而且腹瀉也可能使嬰兒失水而死亡。

花柳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梅毒和淋病因爲新的藥品而被征服。但是現在它又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流行了。少年亂婚和同性戀愛使美國每年發生一百五十個新病例，其中有些是十歲的兒童。青黴素能治療梅毒（雖然有些淋病微生物正成爲有抗藥性），但在痊癒之前病人會使之傳染給很多別的人，除非治得早，梅毒會非常嚴重地破壞身體。先天性梅毒更能傷害未出生的嬰兒。

寄生蟲疾病

寄生蟲病雖然不是利害的殺人者，都可能是最大唯一消耗人類精力，枯竭千萬人的元氣和意志的，我們可以全球各地編方之多來說明其流行性。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白種人從金雞納樹皮中提煉出奎寧以前即利用這樹皮來治瘧疾。同樣的，科學家明顯地學習用吐根能用來

醫治阿米巴痢疾因其中包含吐根鹹。

寄生蟲使二十億人受苦，旋毛蟲病的蟲在愛吃猪肉的美國很流行，受磨拆的人比世界其他部份多百分之五。有兩種型式的寄生蟲引起瞌睡病，而使大部份肥沃的熱帶地區如南美和非洲幾乎沒有人居住。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患有絲蟲病，那是一種使四肢發腫到像象腳般大小的毛病，而其他三分之一的人帶有弓形症的寄生蟲，這種病能使腦子及其他器官發炎。繞蟲在溫帶和寒帶尤其是北歐，南美，阿根廷傳染了二億一千萬人；亞洲特別是印度，有大约四億一五千萬人患有鈎蟲病；蛔蟲傳染了大約六萬四千萬人，大部是在非洲和美洲。它們傳佈之廣使這些寄生蟲成爲一個大問題，但是它們大部份已被控制了並且大部份不會像其他二種危險的疾病，瘧疾和吸血蟲那樣蹂躪人類。

有了優良的成就，此外就是藉着藥物來攻擊寄生蟲。但是像其他疾病一樣，這戰爭離結束似乎還遠。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證明奎寧效力不足並有副作用，因而發展了新的抗瘧疾藥物。今天在越南抗殺蟲藥的蚊子和抗藥物的寄生蟲限制了非亞洲人部隊人數的增加，而許多越南人似乎完全免疫。

吸血蟲病是古代埃及人熟悉的伙伴以及今天最重要的傳染病，在近來和遠東，西太平洋，非洲，南美的一部份，和波多黎各傷害着一

億五千萬到三萬萬人。它的病原是一種居住在灌溉河中，淡水池沼和稻田中螺體內的血蛙。這種血蛙當農夫涉水時穿進他的皮膚，到了肝臟和膀胱的血管。許多在有螺的地區之新水壩使枯乾的地區帶來新的生命，擴展了螺的棲息地區，但也無疑的增加了吸血蟲病，因爲缺乏有成效控制螺或處理疾病的方法。在非洲一千萬美元灌溉計劃，和埃及的新阿斯灣水壩可能會增加六百萬吸血蟲病的病患。

譯自：Life 國際版 VOL. 40. No. 7

一位德州佬告訴他在明尼蘇達州的主人，他在家鄉釣到的一條大魚。「我釣到的那條魚足足有八吋長。」

招待這位德州佬的主人說，在明尼蘇達不足爲奇算是小魚。

「或許吧，」德州佬說，「但是在我們那裡是量魚兩隻眼睛之間的距離。」

×

×

×

×

一位德州富翁要他的司機將汽車向後轉，司機說當地的交通規則禁止廻轉。

「那麼要對面來的那輛卡迪拉克停車，立刻買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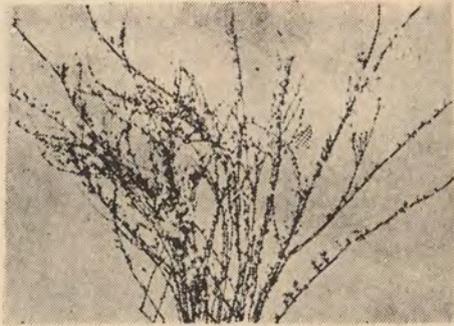


再談玫瑰

在上期的「花間集」裡，筆者曾經提到過玫瑰隸屬於薔薇科 Rosaceae。如果讀者們認為這薔薇科只是指玫瑰、薔薇、月季等花草草，那您就錯了。這薔薇科在植物學中可算個決大「科」。麾下的花草樹木不下兩千五百餘種，其中有入口生津的果兒，有令人欲醉的花兒，還有許許多多賞心悅目的草草木木。梨杏蘋果、桃李櫻梅等都與玫瑰忝為同科，而共屬於薔薇科中。

這薔薇科共分為四大類：一是結囊狀乾果的繡線菊類。如麻葉繡球 *Spiraea Cantoniensis*。二是結多肉多汁果實的肉果類，如蘋果。三是結堅果的梅實類，如梅與桃。四就是結莓實與乾果的玫瑰類，其中包括草莓與玫瑰等。

在上期我們就已說過，由於數千年來混種雜交的結果，目前人工繁殖的玫瑰品種名目數以萬計，而每年經由育種家培養成的新品種也不下於一、二百種。因此要想一一追溯其原始



花珠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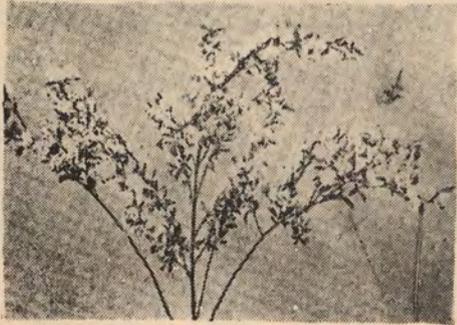
野生的品種已勢非可能，不過據植物學家研究的結果，玫瑰花的發源地仍在於亞洲地區。例如我國的薔薇 *Rosa Odorata*，月季 *Rosa Chinensis*，金櫻子 *Rosa Banksiae*，以及澳洲的野薔薇 *Rosa*

Loeubia 等等是。玫瑰本身又可分為灌木及蔓生兩種。在灌木中有混種多年生型、茶花型、混種茶花型、夜香蘭型、混種夜香蘭型，以及大輪型等數種類型。目前仿間所售的 H.T. 系，小花的 *Mini* 系都屬灌木性。蔓性玫瑰則可分為攀藤型、大花蔓性型、四季開花蔓性玫瑰，與叢開之

蔓性種，以及其它由灌木類配種而得的新品種。

以前我們一直認為玫瑰這朵嬌花栽培不易，但近年來經過不斷的研究與品種改良之後，玫瑰的栽植已經不是件困難的工作了。種玫瑰的方法很多，播種、切枝、接枝、壓條、接芽都可行。本省種植玫瑰的時期，最好是在九月至翌年五月之間，移植則以十二月至次年二月的三個月之間較佳。

如以種子播種時，一般均需先將地面作層面處理 *Stratification Treatment* 以加速發芽。種子種植大都於人工受粉以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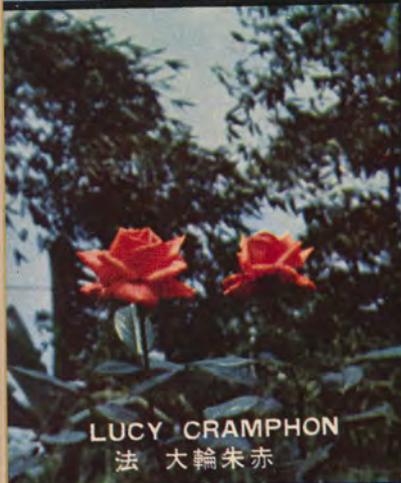
球繡葉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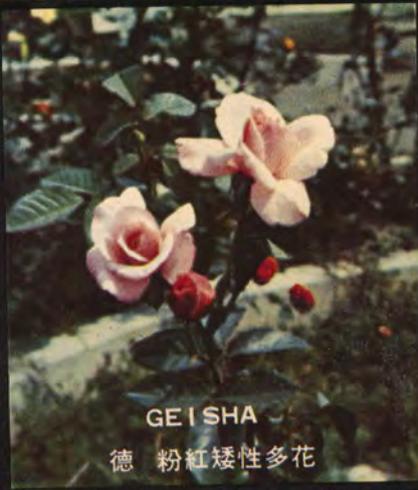
CHICAGO PEACE



AMBOSSFUN KEN
南美 珊瑚紅與黃之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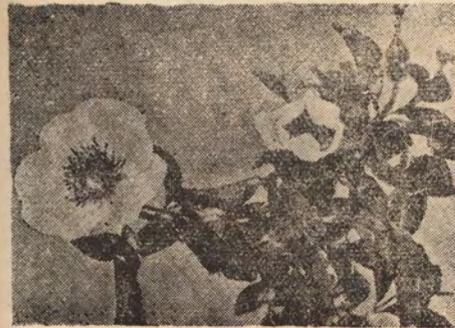
LUCY CRAMPHON
法 大輪朱赤



GEISHA
德 粉紅矮性多花



FIRE KING
法 鮮橙朱中輪多花



子 櫻 金

生新品種時行之。如欲變化花形則只需以切枝，接枝與接芽法處理即可。市面上出售的花枝大部份是將所需的花種接芽於性質強勁的花枝上，使其易於栽種。而以此種方式生成的玫瑰有時尚較由種子播種栽培而得的性能為佳。此外枝幹富彈性的玫瑰則可用壓條法來繁殖。此種植玫瑰必須是排水良好而富有養分之土壤。而表面土壤必須保持疏鬆，以利水份，肥料與空氣之吸收。並經常除草以及施以適當之肥料。本省地處亞熱帶氣溫較高，因此於夏日酷暑時需花上需有遮陽設備，並在根部四周鋪置稻草以降低溫度，以免水份蒸發過多而

損及花株。
如果讀者們對玫瑰花的研究與種植有興趣的話，本省現成的有個玫瑰花推廣中心，設於彰化縣員林鎮，目前有玫瑰花品種五百餘種。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料，不妨去與該中心接洽。報章雜誌上對該中心的介紹已有不少，現在也用不着筆者在這裡饒舌了。



季 月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 隨時為您服務 ·

以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 台北市中華路八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 ~ 四八六二〇號

人人喜愛的



機車

純正山口牌機車
容量 50cc 80cc
125cc 三種

壽命最長
信用第一
歡迎賜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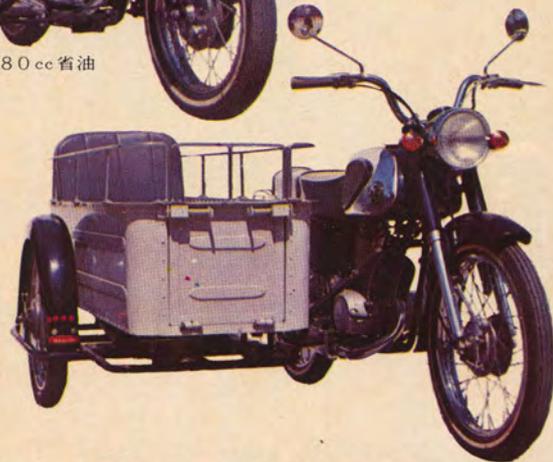
新創造



具有 175cc 力量 80cc 省油

實用經濟安全可靠，
容易駕駛，力強省油
適合眾人口味的邊船
式三輪機車問世了！
(サイドカー)

新創造



最理想方便的載貨三
輪機車 (サイドカー)
積載能力居世界第一
一保証 450 台斤可
載。

日本富士自動車株式会社

台灣山口摩托車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民權路 20 號

TEL 3973-3267

提供技術合作
裝配

四大奇蹟 與美國國家畫廊

後 瑩 譯

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我至少到這座落於美
京華盛頓的國家畫廊來過一百次以上。每次前
往，我都會覺得它比前一次去時更可愛，它是
「我的」畫廊，置身其間，我有回到自己的家
一般的親切感。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畫廊曾被徵用為供
美軍娛樂消遣的服務中心，當我服役時，在某
接待室的紀念簿中，看到一位在喬治亞受訓的
大兵所題的這麼句話，給我印象至深：「謹致
每一位穿二尺五的朋友們：如果您在華盛頓，
千萬別錯過了觀賞那些美極了的名畫的機會；
如果您是在喬治亞，點菜時，千萬別點煮玉米
。」

美國國家畫廊位於華盛頓紀念碑及美國國
會議事堂之間，其落成典禮是在一九四二年由
羅斯福總統主持的。當你從頭到尾看完了所有
的畫之後，你會明白一點：雖然這畫廊成立的
歷史非常短，但它却收集了世界上最多最傑出
的畫，國家畫廊之所以能有今日，是以下四大
奇蹟促成的。

第一件奇蹟，是這座建築物及其中心陳列



國家畫廊珍藏之一「閱讀中的少女」法國
佛雷哥納 Jean Honore Fragonard, 1776年作品

品，是由一位幾乎被視為罪犯的人所捐贈的。此君名安德魯·米倫（Andrew Mellon），是位保守而不拘言笑的奇人，他曾在共和黨當政時的哈定（Harding）、柯立芝（Coolidge）、及胡佛（Hoover）三位總統手下做過財政部長，由於職務關係，他到過很多地方，見識極廣，有感於像倫敦、巴黎、馬德里及羅馬等地的藝術館所收藏的藝術品是這樣地豐富，與這些地方相比，美國所能展出的藝術品，在量方面顯得多麼地寒酸；在我們的首都，應該有座拿得出去的藝術館。他這樣私心忖度着，並開始着手收集那些最出色的名畫。

不久，共和黨失勢，改由原來在野的民主黨當政。新政府的政要人員，見米倫這樣過份熱心地出高價以搜購名畫，認為是他們乘勢假米倫來場共和黨諸政敵的台之良好時機；他們控米倫涉嫌逃稅（世界名畫轉時，動輒需索幾百萬美元），當下各地即盛傳着米倫犯法逃稅之謠言。

我最心折的，是米倫在當時所表現的涵養與鎮定。他依然為着那個要給美國一座足堪堪慰的是在他死前確知審判官已拒絕受理他的案件。

米倫的謙虛表現，帶來了第二項奇蹟，因為他開了把私有財產贈獻給國家的先例，此後國家畫廊的負責人，就可以援例向收藏家作這樣的要求：「請您把您的寶貴收藏品獻給國家好嗎？」

當這座畫廊還在營構期間，發生了兩件頗富戲劇性的感人事件（感謝米倫的設想周全，「不居名」是他身體力行的另一好榜樣）在菲列德爾菲亞的豪富世家——懷德勒家族（Wittener Family）——他們在五十年間，一直在不動聲色地大量收購世界名畫珍品，如果這些珍藏品能夠與米倫所贈的合在一起歸國家畫廊所有，那麼國家畫廊的畫在量方面也夠份量啦。爭取，國家畫廊要爭取！

其他的藝術館自然也以懷氏家族為進攻目標，因為私人畫藏沒有人比得上他們這樣豐富的。國家畫廊的管理人大衛·芬利（David Finley）慧眼別具，想出一個很有說服性的勸募法：他要建築師照着國家畫廊的每一陳列室之

說世界藝壇的美術館的理想而在搜集名畫。在這種惱人的情況之下，換個人早就吹鬍子瞪眼不幹啦，他却連「狗咬呂洞賓」之類的負氣話都沒講過。

當此案件的調查工作進行到最高潮時，米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上還這麼寫着：「多年來，我一直在收集着名貴而不易得的繪畫及雕刻品，其最終目的在獻給本國的人民，使之成為他們的財富，並希望有了這些東西後，我們能在華盛頓建立起一座國家畫廊來。」他不僅要把所有收藏品貢獻出來，而且還獻出了這座宏偉的建築物。

畫廊完成了，它是人類精神勝利的表徵。羅斯福總統接到他的信後，即給他以全力的支持，在揭幕典禮中，羅斯福總統說了這麼段話：「把這幢建築物獻給我們的人，他謙虛的情懷，與他所獻出的禮物一樣地偉大；他要把這座畫廊歸在國家的名份下，而不以他自己的名字見稱。」

遺憾的是米倫沒能親耳聽到這些冠冕堂皇的讚語，他在畫廊揭幕之前就去世了，差可告的形狀，造了許多小模型，又把懷氏家族所藏有的畫，一一依照比例縮小複印出來，放入畫廊模型內，讓他們看到自己的珍藏品在首都華盛頓裡，佔的是個什麼地位。這種勸說法成功了，懷氏家族同意把幾十年來收集得的藝術珍品如數贈出！

最得我心的是跟着發生的一件事情，因為在我看來，是這一幸運的作風更變，而使得我們的畫廊有別於普通的藝術館——美國國家畫廊是無所不包無善不臻的。本來畫廊裡所擁有的都是知名藝術家的知名作品；米倫和懷氏家族可以說把有名的西方藝術精華全搜盡了，但民間有的是沒名氣但其藝術價值絕不亞於出自名家手筆的作品，如果偏棄了這些珍品，國家畫廊的收藏品就稱不上廣博。

這時候，又出了一位以開百貨店致富的人物——山謬爾·克瑞斯（Samuel H. Kress），此君亦嗜藏畫，由於名家的名畫已被米倫和懷氏家族等搜購一空——打个比喻，他們等於把蛋糕上的奶油全刮光了，好在克瑞斯並不「挑嘴」，沒有奶油，他可以找別的美味食物充饑

。於是他着手搜求散藏於各處沒被人發現的傑作，在他不遺餘力地在進行着的這項搜集佳構的活動中，有些米倫及懷氏沒得手的偉大作品，也被克瑞斯購得了。

於是，出現第三項奇蹟的時機成熟了。原來克瑞斯這樣積極於搜求佳構，目的是要自己在紐約建立一座藝術館，當其時，他的兩位住在華盛頓的朋友（他們與國家畫廊一點都沒關係），像受了神使鬼差似地同時寫信來，建議他把自己的藏畫捐贈給國家，克瑞斯於接信後，就把國家畫廊的主持人大衛芬利邀請到紐約來，兩人長談七個鐘頭後，克瑞斯放棄了他自建藝術館的計劃。

這還不說，克瑞斯在把自己已有的畫悉數贈予國家畫廊之後，他的克氏基金會還是在不停地搜購傑出的藝術作品，而這些新得手的東西，又都全部贈給了國家畫廊，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六這十一年中，克氏基金會為國家畫廊所添購的藝術佳構，約值二千五百萬美元，一座藝術館在如此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內，只是為充實藏畫內容而花了這樣多錢，也是前所未有的。

外，致贈予國家畫廊一筆可觀的資金。

有了這些珍貴作品之後，畫廊藏畫的內容，才算真正地充實了。在法蘭西廳中，你可以從每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窺知西方繪畫藝術在各方面的演變情形：如較久遠的有「義大利畫壇之父」奇馬布亞（Cimabue 1240-1302）在畫板上所繪之基督與兩個聖人，較近代的代表作品，該是畢卡索（Picasso）在畫布上所作之「索提班魁的家人」（Family Of Saltimbanches）。

就是「國家畫廊」這建築物的本身，也是一大傑出的偉構，當你踏進畫廊之後，你會感到它的設計者，必是以無比的熱忱在做着這設計工作的。直到最近，我才得知有關國家畫廊設計者的故事，它證實了我的想法：當約翰·羅西爾·波比受任為國家畫廊作建築藍圖時，他也從私人醫生那兒得知自己患了很嚴重的病症，波比問醫生：「我還可以活多久？」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停止工作，接受我們的手術治療，就可以活三年，要不然，你只有半年的期限。」波比沒停止他的工作，他在六個月中，完成了畫廊的設計工作完工後，就去世

的先例。在克瑞斯與國家畫廊主持人的無間合作下，他們又得到了許多不朽的珍品。

接下來的，就是第四項奇蹟，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是最重要的。如今，每一個前來參觀的遊客，在進大門之後，都會先向右轉——到現代化的法蘭西廳去。一座沒有前期印象派、後期印象派及印象派以後各流派的代表作之畫廊，就不配被稱為跟得上時代潮流的畫廊了。

國家畫廊的法蘭西廳，是怪傑却斯特·代爾（Crestor Dale）致贈的，此人是位理財專家，心腸硬、手脚快，也有藏畫之癖，他搜購的對象，是馬內（Manet）、雷諾（Renoir）、塞尚（Cezanne）及梵高（Van Gogh）等名家的畫，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些世界一流的名畫，有些畫是他以三千美金得手的，現在要賣到六十萬。代爾的這些畫，原來收藏於他建立在芝加哥的藝術館中，誰都以為這些珍藏品是不會易主的了，出乎意外的是「硬心腸」的代爾，竟受了發生於華盛頓的許多事蹟所感動，而把自己的藏畫，全贈獻出來，並且還在畫件之

了。

我常懷着一種既得意又激動的心情流連在這長長的畫廊裡，使我感到得意的，已如前述，而使我激動的原因，我得略加解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住在畫廊的附近，由於我對這地方，產生了很濃烈的感情，所以我私自決定要在那兒工作，但當大戰結束後，我應徵前往，那位召見我的「主考官」却給我迎頭潑了這麼一盆冷水：「你的熱心是夠了，但在這兒服務的憑藉還不夠，擔當這份工作的人，首先得擁有藝術系的碩士學位，而且他該會講法文及德文，但你除英文之外只會講西班牙話，這是不夠的。再說，我們這兒對新來者的薪給不高，你得有相當的積蓄來貼補自己最初兩年的生活費用，總之，我很擔心你不太適宜於做這工作……」

至今，我依然記得自己帶着沉痛的心情，離開那些我極希望自己是它的一部份的藝術佳構時之情景，它們是我至為珍貴的密友，但我得離開它們。事後，我來到南太平洋，而開始了我的寫作生涯。

（取材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遠東版讀者文摘）

一九六〇年秋季，我與研究生克拉克（David Clarke）先着手於馬其頓平原的考古勘察。我們盼望在這次勘察中能夠找出一些證據，來澄清我們已知最早的歐洲農業社會（在多瑙河流域，南斯拉夫東部及中保加利亞這一帶發掘的大部古村落遺跡可以代表這一類型的社會）與希臘中部那些古社會之間的關係；遠在一九〇〇年代考古學家就已經知道這些古希臘村落的存在了。馬其頓平原剛好位於這兩大區

二、馬其頓平原的考古勘察

伊拉克與伊朗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初期人類的生活方式相同，但它却另具有歐洲所特有的風格。這座存在於紀元前七千年末期的希臘北部繁榮村落被發現後，使得我們對於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從它原發生地中東傳入歐洲相當遲的見解，不得不重新加以研究了。至少在東南歐，人類從漁獵及採拾經濟進化到農業及畜牧經濟，由分散流浪的部落生活進化到定居的村落生活，其過渡時期要比我們以前想像的早得多了。

最近在希臘北部尼立柯墨地亞的考古發掘，揭露了八千年前人類的社會生活。所得的結論使我們相信歐洲進入農業與畜牧時代早於以往的假定。

一、歐亞文化發展上的新發現

在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平原（Macedonian Plain）上，覆蓋着一片片的果園，甘蔗與甜菜田。這塊大平原目前的景況如與八千年前比較，已經是歷盡滄桑，面目全非了。平原的中心以前或許曾被愛琴海的手臂伸入，也許被一片湖沼淹沒過。古代沿岸居住的一些農夫兼牧人，曾在當地種植過小麥，大麥及扁豆，同時也收養過成群的綿羊與山羊，或許還飼養過許多豬牛。由於最近在馬其頓平原內掘開一座位於低處的小阜，而發現了這些隱藏的事實。這座小阜位於一現代村落附近，稱為尼立柯墨地亞（Nea Nikomedea）以下簡稱尼村，它是一座古代村落的遺址，這座古村落的年代，可以說在歐洲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社會中最古老的一個。

然而比發現遺址更重要的事實，却是它揭露了那一時代人類的的生活方式。雖然在基本方面它與在中東

域之間，顯然是一塊適於考古發掘的地區，從這裡可以找出古代社會的遺跡，或許在這些遺跡中，能發現一些南北地區原始農業社會間連鎖關係的線索。

尼村小阜最初引起希臘考古工作局彼得沙氏（Phoebos Petsas）的注意是在一九五八年。那時當地修建公路，爲了要使用小阜的積土來墊高路基，所以用掘路機把這土立剷去，噸噸面積的積土。幸運得很，在挖掘工作進行之中，偶然發現了這座古村落遺跡。彼得沙得這消息後，立即阻止挖掘工作進行，以免破壞了考古遺跡。一九六〇年我們與他磋商時，他立即引導我們前往實地勘察。在挖掘過的地面及附近四周平原上，我們發現了一些陶器及其他手工藝品的破片，這些破片與在希臘中部新石器時代發掘地基最下層掘出來的破片非常相似。

三、尼立柯墨地亞的考古發掘

一九六一年夏季，在劍橋大學的克拉克氏（Grahame Clark）與我兩人的指導下，在該地進行了六週的探查發掘。這項工作在雅典英

新石器時代的希臘村落

Robert J. Rodden 著
陳 貽 毅 譯

國考古學研究院的贊助下，與希臘考古工作局的合作下共同進行；並由劍橋大學克魯瑟拜揚基金會（該會曾資助我從事一九六〇年的勘察工作），大英學院及華納格倫人類學研究基金會等組織，供給我們一切所需的經費。發掘工作進行後不久，很快地就顯出在尼村的地層中，含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物。正如我們所盼望的，從這塊地層內掘出來的陶器及手工製品，顯示類似那些從希臘中部掘出來的，在新石器時代村落中，人類最早使用的陶器與器皿，同時與在北部曾經建立過良好的原始農業社會的先民所用的手工製品也極相似。

由保存在塗釉的器皿內的穀粒，以及四枚動物骨骸的碎片所給人的印象，顯示在尼村最初的居民，實施的是農業與畜牧兼有的經濟制度。一九六一年的發掘工作，也顯露了這種事實，在這塊地層上最初建造的房屋是長方形的結構，用泥土作牆壁，木材的構架。將從這地層中掘出的有機物質的樣品，送到劍橋大學的炭素測年實驗室加以化驗，測定的結果，顯示這些物質是紀元前六二二〇加減一五〇年前的

東西。這是在歐洲已發現的一切新石器時代物體中最古老的年代了。

在一九六三年夏季以前，一全面大規模的發掘工作已在尼村組成。在那年揭露了許多新石器時代初期的文化層。這次考古發掘工作也算是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資助下，哈佛、劍橋聯合考古計劃的一部份。以前這種工作是在雅典與大英考古學研究院贊助下進行的。據我們所知，從一九六一年開始發掘出來的堆積層是很淺的一層，祇有兩呎多厚。這一層堆積層，一部份是由以前居民遺下的殘物聚積而成，但主要的還是古代倒塌的房屋同崩潰的主牆堆積而成的。由於現代的淺耕，把這一層堆積的頂部的四至五吋深度的地面攪亂了，因而祇保留了十八吋或較厚的新石器時代初期的遺物層未被攪動。發掘工作在六月初開始，十月結束，這薄薄的一層完全開掘出來，面積約半畝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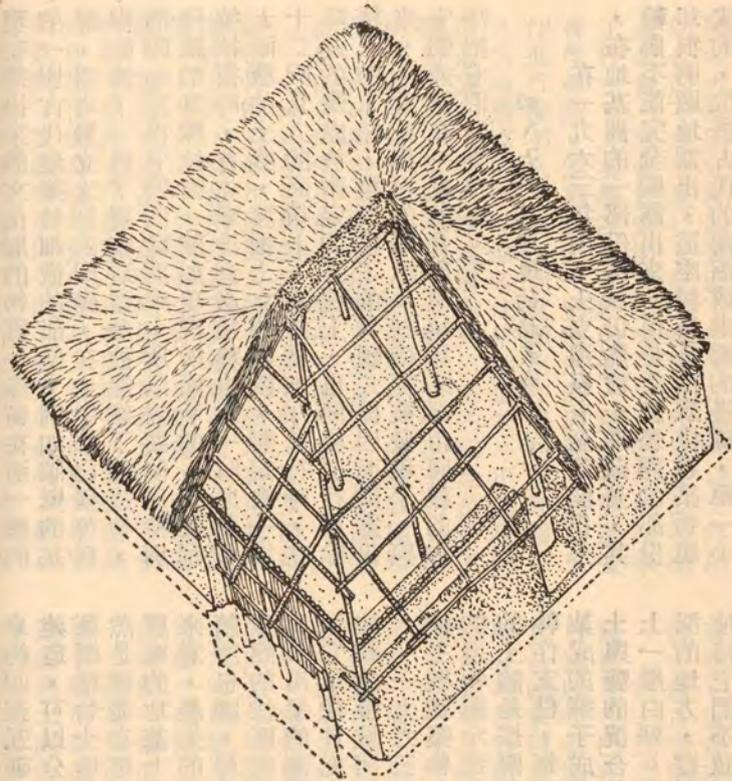
現在挖出來的文化層的物質。保留在這一層內的一切古代建築物細微的部份，例如牆壁的基礎，或者豎立支柱的臼礎，在土中都已變得模糊難辨了。爲了要察看這些被混雜了的遺物，清晰地定出它們的輪廓來，所以需要特別仔細的刮擦技術。誠如現況所顯示的，行使刮擦技術時，首先牽涉到必須移去約一吋厚的廣大面積的土壤，發掘土立的範圍，劃定在一塊十二呎見方的面積上，當挖掘工作進行時，在鄰近的幾處被劃定的方塊上，也同樣進行剷除積土的工作，被混雜了的物體式樣因而顯露出來。所有在尼村的牆垣及柱槽都被發現了，與它們連帶在一起的倉庫與垃圾坑都用同樣的方法把它們開掘出來。

四、古村落建造的格式與方法

在一九六三年內，土立還沒有全部開出來，在地基裡的一部份房屋仍然被土埋藏着，其輪廓不能完全顯露出來。但是業經暴露的部份却很明顯地露出，這座村落是由幾棟建築物組成的，位於古代的湖沼或港灣的邊緣，距一小

卓約四至五碼。在尼村新石器時代初期房屋的建造，可以分爲兩期，這兩期的建築物被一層腐爛植物土壤的堆積層分開。第二期的房屋顯然是建造在第一期廢棄的建築物以後，在原來廢墟的地基上重新建造房屋。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最先的住區比較小，被兩層同心圓的圍牆所包圍，村莊建造在小阜旁的平地上。以後重建的住區就由圍牆界限向外擴張，其村落的界限用深的濠溝來代替圍牆，由濠溝的遺跡顯示它以往曾充滿了水，或許這種濠溝是用來作防禦的護城河。

一九六三年掘出先民們在第一期建造的七棟主要建築物，其中六棟很像住宅。木頭碳化的遺物顯示這些房屋是用橡樹木作建材。房屋的土牆是按照這種方式建造的；牆的內部用樹幹作支柱，每兩柱相距三至四呎，中間用蘆葦紮成的捆子成直線排列，作爲格柵，然後把泥土與糠的混合物塗在上面，最後再在泥牆上塗上一層白堊。牆腳與柱脚都深埋在地面下一碼深的地方，這種措施顯然地是爲了保護房屋，使得它們不致受風霜雨雪與湖邊地下潮氣等的



本圖為新石器時代初期居民房屋構造圖。房屋是用木與泥土建造的，牆壁的内部用木頭作支柱。兩柱之間以蘆葦或紅樹幹紮成的柵子，直線排列作為格柵，其外塗以泥土，牆脚深植地面下三呎。尖形的茅屋頂係用頂端有叉的木頭作支柱，此種屋頂的形式雖是推斷的，但類似此種形式的屋頂迄今仍流行在希臘。

剝蝕。因為泥牆很容易受雨水的浸蝕，所以我們假定當時在尼村的房屋是以茅草屋頂的覆蓋物，具有傾斜的坡度，屋簷則遠伸出牆外，以便雨水流向四外，不致浸蝕牆壁。（參閱第一圖）

雖然這六棟房屋格式不同，但却具有幾種共同的特徵，房屋建造的基本單位，顯然是每邊約廿五呎長的正方形。在兩棟單房間的屋子裡，很正

確地表現出這種長闊度來。第三棟房屋，包括三間，中間為正房，兩旁為較窄的廂房，寬度廿五呎，全長難以決定。像這種格式的房屋（每屋之間，一正房兩廂房），在尼村掘出好幾棟同樣的而保存良好的住宅。這種房屋的廂房構造很別緻，在室內的一端有隆起的土坑，坑中為一盆，其下為灶，並有一儲藏物體的地方；房屋正面還有一裝有欄柵的走廊。另有一棟相當大的房屋，約四〇呎見方，用粗木頭排列而成的壁，將屋內分成三間，這房屋也是屬於第一期的建築物。接近小阜中央掘開的部份，發現有五具女人塑像遺棄在牆邊。從塑像的大小與體積兩方面來看，可能是為了祭祀目的而塑造的偶像。

五、新石器時代初期社會的經濟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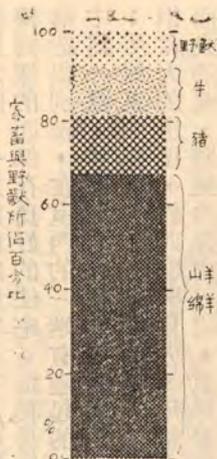
雖然許多研究分析工作仍在進行中，但根據參與此次考古工作的植物學家與動物學家初步的發現，就己能夠將當地在新石器時代初期社會的經濟制度，簡明地描述出來。由碳化物質顯示在該地最初定居的農民，種植的是大麥

，小麥及扁豆；但沒有辨明在這些農作物中的某些特殊種類的植物。研究一九六一年找到的動物骨骼的遺骸與一九六三年發現的二萬五千件額外的標本，根據初步分析，所得的結論：綿羊與山羊是該地初期畜牧中主要的家畜。另外也發現有豬牛的骨骸，但數目很少。在畜牧羊群以外，尼村的人也從事飼養家禽及漁獵。野兔，鹿及野豬都是屬於獵獲的動物，魚骨及鹽水海扇與淡水貝殼等的出現，證明古代的先民曾經發過沿海岸一帶的天然資源。

我們曾使用碳-14一四定年法來測定尼村遺物的年代，若是所測定的結果確實無訛，那麼對於在這地基本上出現少數牛豬的證據，在飼養動物的歷史記載上倒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據我們現在已知的史料記載，世界上任何一處人類開始飼養牲畜的時期，要算尼村最早。假如把這裡發現的證據，與我們在土耳其西北部費給特帖（Ekittepe）及東南部卡塔呼于克（Catal Hüyük）等地發現人類飼養牲畜的證據比較，那麼在尼村的發現，就會把人類開始飼養牲畜的發源地是在小

亞細亞或東南歐的假說推翻了。說到豬，在希臘很早就發現過豬骨頭，這無異說在歐洲也有一個飼養這些動物的獨立中心，與在中東早期村落遺址中所發現的動物骨骼無關；如伊拉克的爪摩 (Jarmo)。

雖然這種事實不一定會有，但是這種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就是在尼村發現的豬牛骨骼、代表獵人獵獲物的成分多過於牧人的畜產品。在一九六一年發現的各種動物遺骸不能表示動物年齡。然而這些骨骼之中却有半數上顯示



本圖為對尼村出土的動物骨骼所作的部份分析的结果，顯示在古先民的肉食中，綿羊與山羊佔主要成分，假如牛與豬的飼養多於野獸，那麼在該地村民的肉食中，由狩獵所獲得的肉食不足10%。

六、石器與陶器

該地原始居民使用的器具，包括古典的磨製石器與打製石器。磨石器中有石斧、手斧石鏟等。原來就是根據這些石器才定下了「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or New Stone Age)這一名辭。在打製石器中包括有燧石及黑燧石碎片製成的削刮器、箭鏃、粗糙有刃的鐮刀，這些都是當地古代農民的手製品。弓矢與擲石則屬於獵人的武器，數百枚擲石已在當地掘出。這些先民也同樣製造了許多骨針(可能其中包括製網用的針)、鑽子及魚鈎。像這樣一張工具有表，再加上少數特殊的手工藝品，可作為東南歐、小亞細亞或中東地區任何一個同時代社會的典型文化進化表。雖然如此，在該地仍然有其一貫的地區性的傳統特徵，舉一例來說，從尼村出土的打製石器，類似從希臘中部，南斯拉夫東部及保加利亞中部等地出土的石器，但與希臘南部、小亞細亞及中東等地出土的石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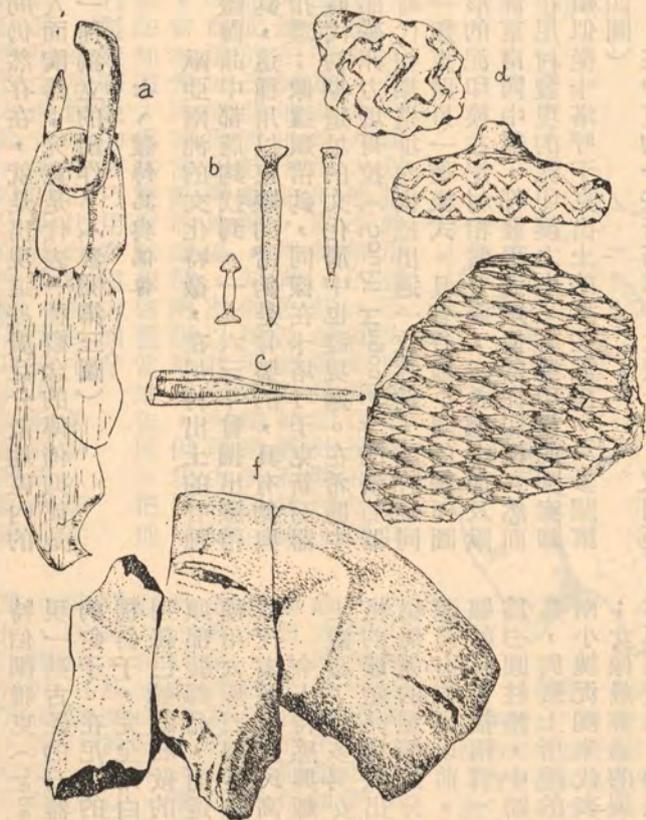
在該地出土的最早期陶器，顯示先民在製

是未成年的動物，僅僅祇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這麼高比率的幼獸被獵人殺死。雖然如此，但在這處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中，關於飼養豬牛的問題，最後的結論，還得保留到一九六三年掘出更多數量的骨骼分析工作完成後才能決定。(參閱第二圖)

姑且不談在這方面的最後結論，但就一般情況來看，尼村的經濟制度顯然是建築在四重基礎上；以大麥及小麥作為五穀的主要收穫物，而以綿羊與山羊作為肉食，皮，乳等的來源。雖然我們還未發現聯繫這兩大洲最早的文化關係，但並無理由懷疑最初啓發此地先民種植穀物及畜牧動物的動機是從中東來到歐洲的。既然尼村的經濟的要素發源於外來，那麼關於該地村落生活的其他要素又是些甚麼？我們可以從該地先民使用的工具，陶器，手飾及祭祀物等反映出來的風格去看，同樣地可以在歐洲或歐洲以外發掘出來的遺物中，我到類似的地方。祇有循此途徑，我們才能分別出那些文化特徵是尼村固有的，那些是從其他地區傳來的(或者屬於其他地區的文化特徵)。

造技術上具有相當高的水準，這可以從陶器的形制與紋飾兩方面看得出來。先民製造的陶器包括有大口碗，大的窄口儲物瓶、小長柄杓、小巧器皿同特殊靴形鍋等，這種鍋曾被用來放在炭灰上烹煮食物。許多較小的碗都帶有把，並且在把上垂直或水平方向穿有小孔，以使用繩懸掛。幾乎所有的鍋都很薄，鍋底成環狀或碟狀，陶匠在他們製造的器皿外面塗以彩釉，有些則用手指捏成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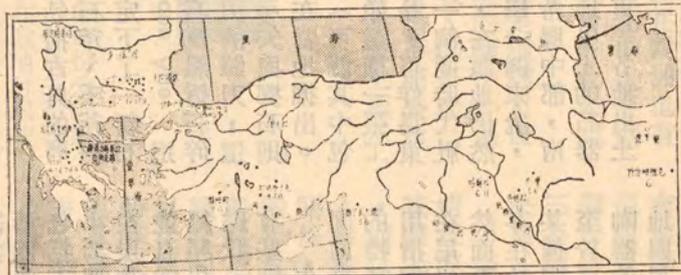
先民們在新石器時代定居於保加利亞中部同南斯拉夫東部最早的時期，是從陶器所表現的特徵獲悉的，因為在那些出土的陶器上帶有的手指捏製的紋飾或由色彩陶器案，這兩種樣式在尼村出土的陶器上都能夠找到，但不普遍。然而不論就那方面說，這些發現却加強了對於存在於這些古代馬其頓農夫與北部農夫之間的某種密切關聯的結論。由陶器顯示的證據，甚至於可以指出尼村的先民與在希臘中部最早用陶器的先民之間具有更密切的關聯。在以上兩地與尼村出土的陶器其紋樣都是方塊圖案，三角形及波紋花樣，所有彩釉都是淡黃色底面繪



本圖為在尼村出土的各種石器陶器與飾品實物圖，圖中各物足以顯示在新石器時代初期人類手工藝的技術。(a)為骨製帶鉤及扣環。(b)為兩枚大白色理石針及一枚蛇紋石小釘，所以顯示當地先民琢磨寶石之藝術能力。(c)為骨製鑽子。(d)為陶器樣品，包括兩片泥印模，大概用以製作陶器之紋飾。(e)為一片編織草席偶然保存在泥土中。(f)為一陶瓶的邊緣破片，其上有一人面模型。

以紅花紋，這些都是共同的地方。這些陶器的紋樣產生了一種製造樣式，從樣式上看出尼村先民曾對歐洲以外地區的農業有所貢獻。該地陶器所具有的淡黃色底面及繪以紅色花紋的彩釉傳統風格，幾百年後在小亞細亞南部赫細勒（Iacilar）文化開始時也出現過。此外尚有一種共同顯著的風格，就是在尼村先民製造的瓶罐均為人面形制，用手捏成鼻子，加工成圓形的土塊作為眼睛。形制類似的瓶罐在赫細勒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中也發現過，在伊拉克的哈蘇拉及馬他拉（Hassuna and Matarrah）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層中也發現過這類器皿。因

歐亞地區古文化共同特徵考古圖



圖中各地點標註的數字係表示尼立可墨地亞地區與歐洲，小亞細亞及中東各地古遺址的文化共同點。在歐洲遺址中，保加利亞中部的卡拉諾沃為北部地區各新石器時代村落的代表。希臘中部之蘇非力馬哥拉及巴斯克羅為南部地區古村落遺址的代表。這兩處地區最接近尼立可墨地亞，所以具有更多的共同文化特徵。雖然尼村的文化與遙遠的特伯細雅克的古遺址有類似的，但它却顯示一種歐洲特有的風格，由此產生一種見解：東南歐不是新石器時代革命發源地的外圍地區，而是該地區的主要部份。

- 圖例：A.建築方面： B.生活物資： C.裝飾品： D.陶器的形制與紋飾：
- | | | | |
|-----------------|----|--------|------------------|
| ①建造方格式的房屋 | ④牛 | ⑥飾釘及飾針 | ⑨手製之白陶 |
| ②房屋係以木材作構架泥土作牆壁 | ⑤豬 | ⑦泥印模 | ⑩淡黃色底面，飾以紅色紋樣之彩陶 |
| ③住屋作疏散配置 | | ⑧帶鉤 | ⑪人面模型 |

為中間缺乏清晰詳細的傳播步驟，所以一項疑問仍然存在，就是出現這些廣泛分散地區內的人面陶器；究竟是代表一種概念的傳佈抑或是一種獨立的創作？（參閱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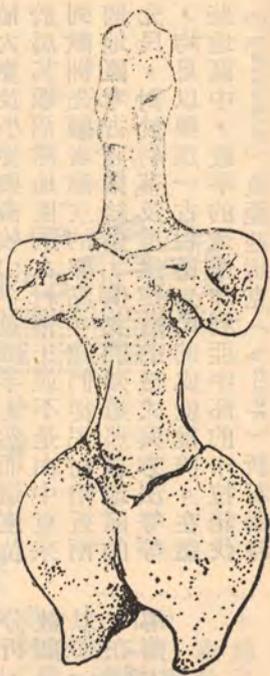
七、體飾品與偶像

歐亞兩洲的文化特徵，在尼村出土的各種體飾品中都能夠找到。一九六三年曾掘出腰帶鉤，這種用以束腰的帶鉤是骨製的，具有鉤與扣環；像這類帶鉤，同樣在卡塔呼于克新石器時代初期遺址的文化層中也發現過。在希臘中部蘇菲力馬哥拉（Soufli Magoula）的新石器時代初期遺址內也挖出過一枚骨鉤，或許是同一類東西另一種樣式。具有各種不同的幾何圖形的泥印模在尼村相當普遍，在希臘中部及歐洲東南同中部，都發現過類似的泥印模。然而在尼村發現的泥印模之中，有些印模的圖案却類似從卡塔呼于克出土的那些泥模。（參閱第四圖）

在中東的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敘利亞的推爾裘大德（Tell Judaidah），伊拉克的爪

摩及哈蘇拉（Jarmo and Hasuna），伊朗的特伯細雅克（Jeppe Syak）——文化層中曾發現一些古怪的石器，這些石器看起來頗像原始的釘子。在尼村的文化層中曾掘出過大量的這種釘子，完全用白色大理石製成的，還有少數用綠色蛇紋石做的小飾針。這種釘子大概用作頭部裝飾品，而這些針則是作耳栓用的。像這種用大理石與蛇紋石琢磨而成的精緻物件，足以代表該地先民高度的藝術水準。

令人特感興趣的事實，是這些先民曾用泥土塑造了許多男女偶像，這些具有某種一定風格的雕塑品反映出高度的藝術感。這種富於神秘氣氛的塑像是分作幾部份造成，然後在它們還沒有乾硬以前，用木筭拼攏；一共分為頭、軀幹（包括兩臂）、兩腿等四部份。頭部通常為一圓柱體，中間有一用手捏成的，突出的尖鼻，與瓶上所捏的人臉一樣，它的兩腿通常用兩小塊泥團來代表。女人塑像的數目比男人多；女像最普通的型態表現，是大腿部份特別造得渾圓豐滿，胸腰部份當作把柄，可以用手來握着它。（參閱第五圖）



本圖為一女偶像，此個偶像高七吋，為已發現五個相同的泥塑像中的一個，這五個偶像是尼村發掘出來的最大的一棟建築物遺址中找到的。掘建如此多的偶像可能象徵如們房推想它們可能是作豐收的象徵，也可能是崇拜屋也可能的。

其他泥像包括外形並不太雅緻的綿羊與山羊塑像。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像這種在經濟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動物，却雕塑得如此粗糙。但是在該地出土的，用青色及藍色蛇紋石精琢而成的三個青蛙雕像，却做得非常精緻美觀。因為遺址原為沼澤地區，所以我們有理由假定，當地先民非常熟悉這種兩棲動物，但我們却無法知道；為甚麼青蛙能啟發當地先民，把他們製造石像的技巧用在這方面？

通常假定在古代社會發展中，最初人類從事發現生產食物的新技術，隨後即發展為信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在這種信仰下普遍重視祈

求人類或動植物繁殖的祭祀。在尼村出土的女人塑像特別表現誇張的形式，再加上我們一棟最大建築物的遺址內，發現五座女像在一起的事實，使我們相信在當地似乎存在有豐年祭的儀式，在這個特殊的新石器時代社會的人民生活裡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這次發掘使我們對該地古代社會人民屬靈的見解，得到更深入的洞察。由遺跡顯示，該地先民顯然不甚關心死亡問題，甚至於可以說完全不關心。他們的墓穴就在住宅牆外，有時就埋葬在傾北的房屋廢墟中，因此使得當時居民們對於尋找墓穴的事感到有些麻煩。在若干例子中，使我們得到這種

印象，就是當地先民不甚重視喪葬的事，我們發現有些先民的屍體葬在一些僅能容納屍體的小坑中，而且在遺骸中找不到體飾、祭物與備一類的東西，然而，在一個謎樣的例子中，却發現在一個鬍髯的口腔中放入一塊大圓石。

八、結 論

概括的說來，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村落生活的特點，正如尼村古代農夫所過的生活，顯示與小亞細亞同中東地區的先民，在類似的新石器時代村落生活中所表現的特點，在基本上是相同的。這許多相同的特點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原因：人類發明種植大麥及小麥與畜牧山羊及綿羊，然而這座位於馬其頓沼澤地區的古村落，並不是由中東來到歐洲先驅者建立的據點。我們從尼村附近兩個地區考古發掘結果，使我們知道那些地區的先民，對於村落及房屋建造的格式與方法等等，均足以與這一古村落先民的成就媲美。在這地區中，最早的是保加利亞中部的卡拉諾夫 (Karavovo) 及亞茲瑪克 (Azmak) 新石器時

代初期的遺址。房屋格式類似的部份也在希臘中部幾座古代遺址中顯露出來。因此，看來這種事實似乎是可能的，就是在歐洲環境中，普遍採用的這種良好的傳統建築式樣，以及在尼村與東南歐其他古村落遺址中發現的先民所利用的當地物質材料，頗足以表現出新石器時代人類生活方式的特徵。

這種傳統的建築式樣的精確來源，至今仍然無法獲悉，但是這種傳統的建築式樣却與其建造房屋的習俗成強烈的對照，因為在紀元前七千年與六千年之間，在小亞細亞與中東地區村落的建造，都是以一庭院為中心，一棟棟的房子，圍繞着院子，面對面的建築着。最後的分析，這些證據或許含有這種意義：東南歐應被認為是小亞細亞及中東地區的一部份，因為以前一般地來說，人們都把它們看成一個區域，在這個地區產生的一切原始的發現，就是引導舊大陸文化發展的根源。

——譯自 一九六五年四月份

Scientific American

食 之 在 公 元 二 千 年

Thomas J. Bray 著
陳 明 爐 譯

爲了應付人間對於食物之需求，食物生產量必須向前飛躍一大步。
自動設備可使農產品收穫量爲之提高。
「耕海」可以增加蛋白質的供應量。
食物乃係決定戰爭或者和平的力量。

公元二千年來臨的時候，美國的農夫將如工頭般手執一具計算機而毋須乎親自動手稼穡耕耘了。漁夫們將如農夫般利用各種佳妙方法收割海上的稼禾，而牧人們的工作則將僅止於照料一些規模龐大的家畜旅舍，那種旅舍的各種環境都被精確控制着。

結果美國屆時的人口增殖率雖將遠超於今日，但人人均將享受空前良好的食物。雖然說正由 Pillsbury 公司等機構潛心研製擬供太空人充饑的「食物丸」距離成功之日猶遠，惟時至公元二千年，一位節儉的主婦至少也能端出幾盤看似肉類實係由採自黃豆或者海藻之蛋白質製成的美味菜式——其價格僅及眞品之半而且處理起來也便利得多。

農業科學家和食物技藝家們說，一般言來美國食物之展望只是要讓人們享受得到更多量目前所喫

的各種食物，同時還要改良牠們的品質並使售價盡量低廉。不過，這批專家又補充了一點意見，隨著上述改良以俱來者將係技術方面的進步。這種進步將會大大消除了食物生產和諸如汽車之類工業品的生產之間的區別。

藉助各種設備來節省農耕所需之人力今日已屬一個明顯的現象。回憶一八八零年的時候，每畝黍田自播種以及收穫須耗人力四十六個工時。到了一九六〇年僅需七個工時，而在一九六五年，那些進步的農夫甚至在兩個小時之內便能完成這件工作。同樣，農產品收穫在技術以及管理兩方面之進步亦均殊有足觀。一九五〇年時，一名農夫平均可自一畝黍田收穫卅八布什爾的玉蜀黍。到了一九六五年收穫已告倍增將近10%的美國農夫從每畝田地上都有一百五十個布什爾的收穫。

— 自動耕耘機 —

在並不太遠的將來，高度自動系統將可助使每畝田地生產將近五百布什爾的玉蜀黍。屆時，每畝所需的收割時間將猶不及兩小時。而

高食物生產量，來日的情況勢將尤為黑暗。到了本世紀終了的時候。各落後地區的人口總和將倍於今日而臻五十億之數。若欲供應這麼多人的口腹之需並對食物之品質略加改善，舉聯合國估計，遠東地區，中東地區，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食物供應量便非分別增加30%、20%、23%和15%不可。但事實上的情形則深堪憂慮——在過去廿五年中，這四個地區的食物增產率僅及5%而已。

尤足令人驚慌者如依每人食物生產數量計，則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這段時期裡這些地區之食物生產量且有降低了1%—2%的現象。許多國家的食物匱乏雖然迄由美國予以補助，惟美國的剩餘食物如今亦已為量無多了。對此，美國農業部長 Orville R. Freeman 先生提出警告說，時至一九八五年各落後地區國家的每年食物匱乏量將要擴大到相當於八千八百萬公噸糧食之數，而三倍於各已開發國家自一九六〇年以來運往落後地區的食物之重量總和。

大多數觀察家的不願意預測在本世紀末來

目前，就連工作效率最高的農夫在這項工作上也要花費兩個小時之久。國際收割公司的農經專家 J. S. Litch 君認為公元二千年時代美國農村之殊異景色將係許多高塔。塔內裝置着電視機。農夫們可自銀幕上面隨時看到自動耕耘機在田間的工作情況。

素以生產肥料馳名的國際礦業與化學公司的副總經理 Anthony E. Cascino 君對於上述情況加以補充說：『未來的農場主人們將毋須乎親自駕駛耕耘機，正如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之不必親自動手旋緊螺絲釘。』

不過，若就美國以外的全球各地言，則食物問題的前途並非如此光明。舉估計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中東地區共有三億至五億人口刻正掙扎於饑饉的邊沿，在為數超過卅億的世界總人口中另有十五億左右營養不良，因於疾病，同時由於過分散漫而無法對於貧窮作有效的抗爭。

— 未來的需要 —

當前景象固已令人沮喪，而若不能大大提

臨之前各落後地區的饑饉災情將嚴重到何種程度，惟人口壓力與食物生產量間之尖銳對比無疑已足予人至可驚慌之暗示。現正致力於用分離出來的蛋白質製造未來食物的 General Mills 公司的經理 Arthur D. Ober 君曾經談起『生物再平衡』這個題目。所謂生物再平衡也就是由於食物匱乏可能引起戰爭而使世界人口為之減少。

信然，食物業已成爲世界權力政治上之主要力量，據蘇俄問題專家們推測，蘇聯之所以會在去年向加拿大大量收購糧食，其目的正係藉以斷絕中共外來食物之供應。Ober 先生於分析過東南亞目前戰爭後得到了以下結論——共產黨實際上並非需要南越，他們的目標厥係湄公河三角洲——因為這塊地方乃係南越產米最豐之處。

世界食物情況對於美國納稅者具有極其重大之意義。據哈佛大學人口問題研究所所長 Roger Reuel 先生估計，若欲使得各落後地區可有起碼程度的食物自給自足，那麼今後十四年中除了美國政府要將援外食物數值自每年十

六億美元增至二十億到三十億美元之外，全球各國還得從事於鉅達八十億美元的農業資本投資。鑒于華盛頓歷來在國際農業投資活動上所居之重要地位，美國在上述任務中勢須出資美元十五億。

這種情勢，據 *Gene* 先生觀察，就破壞了美國政府及民衆對於援外工作即可宣告結束之信念。

他國食物匱乏再加上本國人口到了公元二千年時將自一億九千八百萬增至三億四千萬之譜的雙重壓力勢將促成美國在農業科學方面之濶步進展，那情況正像戰爭壓力之足以造成武器科學的進步。據國際生產事業機械公司的農業專家 *Mendell Clibero* 君報導目前已有不下四萬八千個農業研究計劃正在美國展開。下述數事可供吾人窺悉未來情況之梗概：

Sylvania 電氣用具公司藉助於寬光譜日光燈已能使得若干植物之生長速率提高 25%—30%。例如番茄在人工陽光照射下可以生長尤速，產量尤多。反之，當供過於求而又價格低落之際則可使農作物之成熟於毫不致於損及品質

聘用的科學家們也肯定了可藉以碘化銀微粒造雲之法增加雨量。

另一項可能實現的計劃是培植能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存下去的糧食。刻在聯合碳化物公司塔里城研究所工作的 *Sarford Seeger* 君發現了稻子在用被壓入額外氧氣的鹹水灌溉時仍可維持正常的收穫量。因此，他認為亞洲沿海地區的許多含鹽湖沼若經開墾即可生產數以百萬布什爾計的稻米。

— 阿斯灣水壩 —

但是，阿拉伯共和國所獲經驗則在開墾新耕地一事上為吾人提供了一個極富意義的例子。沿着尼羅河修築起來的阿斯灣水壩完成之後雖然可為埃及增加 30% 的耕地，惟耗資鉅達十億美元，自從研究階段以迄完工歷時久達十五年。牠於一九六八年或能完成，但屆時埃及人口比起工程開始之時又已增加 30% 了。

『由此可知，』堪薩斯州曼哈頓市農業研究公司的副總經理兼董事 *John J. Hagerly* 君說：『欲令全球耕地面積增加 30%，便非四千

的情況下延遲數週甚至數月之久。

— 製造蛋白質 —

各油公司已經發現一千磅細菌和某種酵素被合置於一只貯有水、原油、氮與磷的化合物之發酵槽中可於廿四小時內繁殖為五千磅，最後還會變成內含 60% 高品質蛋白質及維他命的溫和性粉狀物。科學家們刻正設法將之變成味如魚肉的食品。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的氣候修正專家們建議將超音速飛機送上受到水電威脅地區的高空。實驗室結論指出由音爆造成的震波射入雲層後可以防止水粒擴大而成傷害稼禾的水電。

不論方式奚若，大多數實驗的宗旨都是設法要使全球卅五億畝已墾土地提高糧食生產之效率。此外據估計還有廣達廿五億畝的未墾可耕地，惟泰半皆屬土質欠佳的熱帶多爾森林地區，早潦交迭的荒原或沙漠。

未來的發展確很可能使得這些邊際土地漸被開墾。淡化海水和湖水以供灌溉之舉到了本世紀末顯然極有實現之可能。同時，美國政府

五百億美元莫辦了。

『無論如何，』國際礦業與化學公司認為：『即在最樂觀的假設上，來日主要食物生產量的增加數字中總會有三分之一左右屬於已墾土地收穫增加之結果。』

進步的技術之足以大大提高收穫量業已諸多明證。在洛克菲力基金科學家協助之下，墨西哥在過去十五年間已自食物純輸入者轉變為純輸出者。那是對農民們灌輸肥料智識，灌漑智識以及改良農作物品種使之適應當地土壤和氣候的堅忍努力所獲之成果，牠的馬鈴薯產量三倍於昔，豆類與麥子更達四倍，玉蜀黍也是三倍。

— 人工光合作用 —

正在發展之中的技術可使各落後地區國家邁進得尤為迅速。國際礦業與化學公司現正研製一種成熟控制物——*Tiludofenolic Acid* (*Tida*)。這種化合物只消用上「嘔」即可改變黃豆本的形状並且減少與豆實爭奪養分的枝葉，藉使黃豆收穫量提高 10%—15%。一九六

六年十月間，加州大學的科學家們也宣布說他們已經史無前例的在活細胞外面完成了光合作用。他們更進一步希望能藉人工光合作用（即陽光被轉變成為蛋白質，脂肪，醣和澱粉之化學程序。）從幾乎任何一種植物身上製出營養豐富的食物來。

對於害虫之研究亦係一條提高農作物收穫量的途徑。在美國，害虫對於若干種農作物生產力之破壞率現仍高達30%。至於美國以外的國家情形自尤嚴重。不過，收穫量提高却足以產生一個饒富諷刺性的後果——即造成了一個極其適於有害昆虫生存之健全環境。美國的專家們業已提出警告說，繼續的大量使用害虫撲滅劑會使食物的含毒量增加不已，惟若不用又會使得人類生活環境深遭困擾。

針對上述難題，『生物性』害虫撲滅物乃被科學家們所採用。這種武器乃係以害虫為食之昆虫或者濾過性細菌，還可以是被去掉了生殖能力的雌性害虫。在牠們和有生殖力的雌性害虫展開競爭的局面下，害虫之繁殖率於焉降低。另一項建議來自B. N. Z. 牠主張利用人造

衛星擔任這項工作。由其上偵察設備來確定害虫的動向。藉以預測災區。這樣，農民們即可僅在必要地區內運用化學藥劑或者生物性害虫撲滅物加以防範，而不必普遍濫用了。

『不過，』權威人士們如此強調：『害虫撲滅物，肥料與水只能部分解決人間食物匱乏的難題。』誠如普渡大學經濟學家S. S. Jodan先生之所言：『真正的賽跑是在人口以及教育間。』

——目不識丁的農民——

印度的六千萬農民分操上打的不同方言。他們大多數都是文盲。『如果美國也在類似情況中，牠的農業發展計劃究可收效幾何呢？』Jodan先生不勝感喟。在過去廿五年中，北美洲每畝土地之收穫量提高了109%，而在各開發程度較差的地區則僅增加了8%而已。據估計，全印民眾可有半數每日吸收的熱量尚不及1600卡路里。這與美國人的3100卡路里相形之下簡直不堪比擬。

在印度以及另一些貧窮國家裡，民眾缺乏

蛋白質形成一個尤為嚴重的問題。號稱『人體之磚』的蛋白質與人體細胞之正常發育關係至為密切。成為大多數落後國家主要食物的五穀及蔬菜都是缺乏高品質蛋白質的，而尤其缺乏含有阿米諾酸的蛋白質。這種美國人可從動物及魚類肉裡大量取得的氨基酸乃係人體健康所繫。在缺乏蛋白質情況之下生長的兒童，例如那些以玉蜀黍為食者，腦部發育以及骨骼結構都是有欠健全的。

落後國家的民眾須以五穀直接果腹，故難俟其變成諸如牛肉或者豬肉之類含有高品質蛋白質之後再行食用。不過，魚類以及種種海洋生物亦係高品質蛋白質之豐盛來源。

目前有鱈魚的捕獲量每年不過六千萬公噸。據估計，即使多捕四倍也不致於弄得大海荒涼，又何況魚類蛋白質的價錢僅及二角美金一磅，而若欲自牛肉中獲取等量蛋白質便非二元莫辦了呢？

——海草與海藻——

曾任美國商用漁業局高級科學家的Victor

Loosoff君建議到了公元二千年的時候字典上應該增一新字——『海洋業』（Mariculture）。在這一新的食物生產園地裡，他說第一步工作將係培植諸如Chlorella之類富於蛋白質的海草——這種海洋植物味如利馬豆。日本人常以佐餐——或用淺盤培養蛋白質含量甚豐的海藻，並藉肥料及害虫撲滅劑使其收穫量臻於最高程度。

第二步，Loosoff君依據理論推斷，將係設法瞭解蜆類以及甲壳類動物之環境習慣，在意大利舉行的一項實驗指出了在山巒屏障的海灣底部每畝年可產蜆十萬磅。一位南卡羅林納州科學家業已證實蜆類被飼養在一種特別設計的池塘中可以大量繁殖。而這種池塘之建造費用每畝不過美金卅元至五十元而已，建造這麼一個大規模飼蜆設備所費僅及一艘現代化捕蜆船之成本的幾分之一罷了。

至於有鱈魚類之養殖前途也很光明。華盛頓大學的漁業專家和遺傳學家Laurin Donalds君在鮭魚以及鱒魚的交配工作上業已大有成就。經過了卅年之久的努力，他已經配出了許

多種優良的虹鱖。牠們長到一歲大小的時候重量可達三磅而為普通幼鱖之二百五十倍。三年之後體重竟可達到十七磅半。Donaldson 先生正擬將這種巨鱖和鋼頭鱖加以交配。鋼頭鱖固然於長成之後移居海洋，惟當交配季節一到必定會在本能驅策下準時回到誕生的地方。

來日，『魚牧場』必將星羅棋佈於全球海岸，改良種鮭魚和鱈魚可於飼養至能夠遷徙的階段時縱入汪洋，讓牠們在那片無際的海中草原上悠游生長直到本能將之驅返誕生之地的故鄉。爲了便於販賣，可藉放射線消滅魚身的細菌以防腐壞，或對魚體噴射一種既足防腐抑又無毒之化學藥劑。

—改良玉蜀黍—

蛋白質缺乏的問題或亦可藉近年來的兩項研究迎刃而解。其一係由普渡大學的一批遺傳學家和生化學家所主持。他們業已能將玉蜀黍的遺傳結構加以改變因而增加了阿米酸類中最重要之「starch」之含量，結果使得玉蜀黍的營養價值略與牛乳相埒。以Opaque二號玉蜀黍爲食

的鼠類在發育上要比食用普通雜種玉蜀黍的鼠類快上三倍。體重一百卅磅的豬於飼以Opaque二玉蜀黍之後體重增加速度也會比較常豬加倍。

普渡大學科學家之一Oliver E. Nelson先生聲稱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時候吾人便可利用Opaque二號促使全球各地土生雜種玉蜀黍的收穫量大爲提高。此一發展對於將諸如「Tortoise」之類以玉蜀黍爲主要成分之物作爲主要食物藉而獲得體內蛋白質之70%的危地馬拉等國民族說來意義殊爲重大。照這樣看來，米麥的遺傳結構雖然尤爲複雜，其蛋白質含量與品質終亦能予以提高。

另一項實驗室中的非凡成就也使蛋白質供應量之增加大堪期望。目前科學家們已經找到了將純粹蛋白質製成可啖之物的方法。Green Mills已能自黃豆裡提煉出來蛋白質，將之紡成纖維狀物，然後利用調味品以及蛋清之類的黏合劑將這種纖維組成蛋白質含量極豐富的食物，其味之美殆與肉類難分軒輊。

這種被稱爲『亂真食物』的人工食品，據

General Mills的Arthur Odell 君說：『堪稱多才多藝，牠幾乎可以突破任何口味，宗教，道德觀念或者地理的限制而爲人人均可接受的食物。』

—牛肉相形見拙—

尤其重要的是這種人工食物的製造效率竟可高達80%。換言之，亦即在將黃豆變成人工食物的過程中只會損失掉20%的蛋白質。這比起先以黃豆飼牛再從牛肉中吸收蛋白質來效率要高十倍。又何況，依等量蛋白質計，人工食物的價錢要比牛肉便宜一半呢！

不過，大多數專家一致同意，今後多年中肉類仍有與之並存不悖的機會。據Swift公司的研究所長John Murphy預測，人工食物將被用來仿製烟肉，辣肉，紅燒肉和加工肉食，而眞肉則將用於烤肉和肉排。『可是坦白的說，』Murphy先生認爲：『據我想人工食物製售者將會發覺不與肉商競爭始屬比較聰明的辦法，他們將會推出種種吾人連想也想不到的食物。』

儘管對於緩和國外饑餓狀態之努力會得刺激美國國內食物之革新，美國的農業仍將繼續設法提高現有食物之生產效率。據測來日最大的進步將係計算機之被用諸農業，若干研究人員宣稱這種情形到了一九七五年左右即可相當普遍。

就目前論，已有一萬至一萬五千名農民在用裝有計算機的資料處理設備協助簿記工作。來日，他們更會靠計算機來計劃行動。

農耕業已成爲一種高度複雜的事業，換言之，已經到了農作利潤如何決諸『農民對於作物類型，種籽以及肥料之類型與數量等等變數之選擇的精確程度』的地步。農業專家們認爲計算機將可指導農民從事最佳之決定。他們舉出伊利諾州草原城作爲例證。一九六五年間，該城農民曾與一部由國際礦業與計算機公司製成的計算機舉行過一場比賽看到底是人類還是機器能夠擬訂出利潤最高的耕作計劃。

於是乎，農夫和那部機器在相同的預計成本以及市場價格上各自從事抉擇。農夫決定的是用98畝田種玉蜀黍，16畝田種蕎麥，20畝田

種紫苜蓿，20畝田種黃豆，8畝田種小麥。依據上列安排及其所擇的肥料，他的毛利估計約合US\$6789.00。

— 計算機另有高見 —

但是那部計算機則指出了農夫的計劃完全錯誤。據牠算來，應以134畝種玉蜀黍，20畝種紫苜蓿，8畝種小麥並且改用強力肥料。如此毛利可臻US\$8829.00而比前者高出了30%。

計算機所估的毛利數字誠然未免略略偏高，惟美國農場之在數目上迅速不已而在規模上則迅速的擴大不休實係無可諱言之事實。如今，全美共有三百廿萬個農場，這個數目比起一九五〇年來已經減少了42%。而據估計，其中的十四萬個生產着美國所需食物之42%。農業部一項估計指出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時候，全美農場的總數尤將降至二百萬個左右。

據Allis-Chalmers公司的經濟學家周維多君 (Victor Chou) 預測，一九七五年時對於每個農場之平均投資額將由目前的十萬美元猛昇而抵廿五萬美元。另一位農村經濟學家認為：

「當農場投資額到達這種規模之後，計算機對於農場說來將不僅係一件俏皮的小玩藝了。農場主人如果沒有牠勢非破產不可。」不過，除非計算機已極普遍，農民們可能不會各自購置，而將採取按照時間分配表輪流使用一套計算機設備的辦法。這種設備將與各農人家中的打字機字鍵互相連接而能打出一套耕作計劃來。

— 農耕自動化 —

隨着耕作方法之日益精確以及收穫過程之將包抱着更多的加工與包裝工作，農場機器及農場管理來日也很可能自動化起來。據國際收穫公司的T.C. 君預測，屆時將由記載着耕作計劃的字帶指揮無人操縱之機器按照預定計劃的在阡陌間展開工作。一種類似太空電訊系統的偵察設備可將田間的一切情況以及農作物狀況傳報給計算機，再由計算機立即指示耕耘機加速或者減低工作的進度，該將種籽播在何種深度上以及究應施肥多少。

File 先生並且希望遺傳學家們培育出各種能夠同時成熟的農作物，同時巨型收割機的任

務亦將不僅止於食用農作物——例如豆子——之摘取，且更進而可以完成去壳，分等，包裝以及冷藏等工作，然後這種收割機還能依卡車同等的速度飛馳於公路上面將之送到運送站，趁貨色極鮮的時候直接送入零售倉棧去。

由於高地之頗具價值，部份農夫及牧場經營者向上發展的結果來日尤將使得田野呈現層層重疊的梯形。除了上述充分利用土地來增產的情形，室內耕作之使一年四季隨時皆可播種收穫勢將使得食物供應益形充沛。

一位名叫 R. Louis Ware 的芝加哥工程師詢家也指出了另一件可能實現之事——未來的各大城市中將會興建許多摩天大工廠用以培植番茄，高苜蓿等人類大量需要的農產品，牠們將在一隻隻貯着化學液體或者人造土壤的盤子上完成生長程序。經過仔細控制的二氧化碳及人工陽光可以促進牠們的生長速度並且確保其一致性。據 Ware 君宣稱，在這種環境裡長成的蔬菜味道特別好喫。

— 鹹肉工廠 —

家畜之將於受着控制的環境中繁衍成長幾已成為定局。堪撒司城有一家名叫Beak, Sullis Auto Brood公司的農業設備公司近已開始出售『鹹肉倉』——一種專為養豬設計的完全機械化設備。那是一座兩層的圓形豬舍，內有許多楔形豬欄，可飼母猪四十六頭和幼豬四百五十頭。飼料與水由一套迴轉設備送到豬欄裡。以板條舖成的舍底使農夫們得以清除糞便，貯藏起來作為田間所需之肥料。豬性畏熱。因此。這種溫度控制適宜的豬舍乃使豬隻能夠進食既少肥得又快。

該公司董事長 J. T. Keeneall 君認為有了這種設備之後，農夫們每天花在養豬工作上面的時間十分鐘便已足夠。依他觀察，養豬業異日勢將集中於幾十家大規模的養豬公司，屆時，在一排排擺得整整齊齊的新型豬舍裡，每家公司可以一舉飼豬百萬頭。

食物技藝家們認為將與在農業生產上要求『精確和一致』之趨勢並駕齊驅者還有一個趨勢，即製造需要最少準備工作的『方便食物』的趨勢。來日將有更多種食物是業經煮熟，依

照一個人所需份量包裝起來出售的。屆時，一家人圍桌共餐，個個可有不同的菜式而却不致於加重家庭主婦的工作。

目前，各食品公司亦正致力實驗各種可以延長易壞食物壽命的方法，俾使主婦們不必時常前往超級市場。Kellogg 公司和 General Foods 公司已於一九六五年推出了早餐所用的凍乾水果。牠們一遇牛奶或奶油立可恢復原狀。

— 凍乾食物前途無量 —

許多食物技藝家相信先將食物冷凍然後除去所含水份的凍乾術到了公元二千年將像今天的食物罐頭製造術一般普遍。有了這種技術之後，蔬菜甚至肉類均可貯藏上數週或者數月之久，而一經觸及液體仍可於數秒之內恢復原有的鮮潤。

另一種食物保藏技術是用放射線處理。這種技術業經美國食物與藥品管理局核准用來防範罐頭鹹肉和加工小麥發霉或者受到細菌之侵害。生食物被放入離子放射場之後便能夠歷久

不受細菌的腐蝕而無變質之虞。技術人員們現正致力於克服放射處理足使食物美味受損的不良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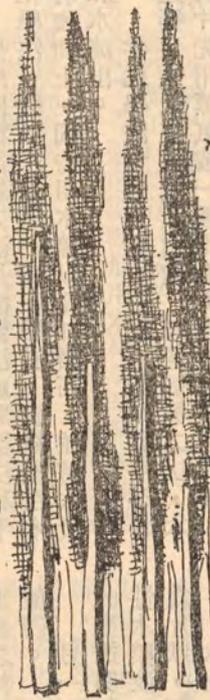
談到美國廚房之遠景，通用電氣公司已經預言其勢將完全自動化，牠的一部分貯藏着凍乾食物或者冷凍食物。另一部分則裝置着微波烤爐。進餐時，家庭主婦只消輕按幾次電鈕發施號令。所需食物就會自動的從貯藏地區依照受命先後以適宜時距次第進入烤爐，使主婦可依正確的順序端上餐桌。

當然，目前仍有幾個難題亟待解決。例如微波烤爐會使食物喪失慣有的顏色而使熟透的牛排看來還像生的。但食物專家們堅信這些障礙並不足以阻止廚房之改觀。Swiff 公司的 Nupz 先生斷言：「公元二千年時，鍋鏟之屬的廚中用具勢將淘汰無遺了。」



數不盡的

木材產品



陳 雪 譯

最近報紙上有專家們提到台灣森林工業的發展，因為台灣的森林佔全島面積三分之二，木材積達二億立方公尺，為最大的寶藏，希望公開討論，以促進本島森林工業的發展。為了引起青年人廣泛的興趣，特搜集了先進國家經多年來的努力對木材加工利用所能獲得的果實，作一原則性的報導。

原來木材除了是建築及工程上重要材料外，其他仍有數千項

十分重要的產品，並成爲一國經濟上的主要角色之一。

在這些產品中最重要的是紙和紙漿。紙的消耗幾每年都在增加。美國預測到二〇〇〇年，全年紙的消耗將爲目前的三倍。美國目前每年紙消耗量是四千萬噸，每人每年的消耗是四五〇磅。有人說紙的消耗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台灣五十四年的統計每人每年消耗是約十七磅。

現代化造紙主要的材料是木漿，(Wood Pulp) 廢紙和破布，新聞紙必須用木漿生產。最精細的紙張則是單獨用破布纖維做成的。美國百分之九十七的造紙原料含有木漿。

木漿纖維取自木材中形成木材細胞壁的纖維素。因此在商業上木材是纖維素主要

的來源。木材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是細胞壁或纖維素組成。纖維素使木材增加強度。木材的其他組成分子大部份是木質 (Lignin) 它是天然的膠着劑，將纖維素纖維束在一起，並使木材堅實。

商業上用木材造紙漿有五種方法。每一方法優點不同所用樹種亦互異。

有三種造紙方法是用化學藥品將木片中的纖維從木質及其他束結材料中分離出來。硫酸鹽法使用鹼 (Alkali)，亞硫酸鹽法使用酸，蘇打法則使用鹼性液將木材內的非纖維素部份變成溶解性的形式，木材纖維變成木漿。

另外兩種造紙方法是機械法或磨漿法和半化學法。機械法是用一塊粗磨石，旋轉壓在木材表面上，同時用水噴以冷卻磨石，並將木漿和水流出。

半化學法十分可取，因為它能以利用不合建築用途低價值闊葉樹種。經過這種方法，木切片先用蒸氣或一種化學蒸氣液在蒸氣鍋 (Digester) 內軟化，然後送入一打漿機內將其變為纖維漿。

在製漿過程中，木材先後切成木片，篩選，蒸煮，和烘乾。在白紙或玻璃紙順利完成之先，木質必須先行取出。所有家庭用的紙產品如衛生紙，餐巾紙都是上述紙張經過一次軟化處理。

木紙漿另一產品是人造絲 (Rayon)。多數針葉樹和闊葉樹的木纖維都可以做人造絲。纖維素是用各種化學品溶解，厚如漿質的溶液迫使經過許多微細的開孔，很像蚕的絲囊。開孔出來精細的纖維再在一固定液中使其凝結，或稱為蒸發處理。此纖維扭絲狀，成爲人造絲。它不僅在紡織上大量使用，製造車胎時亦爲重要之材料。美國每年人造絲的產量高達二十億磅。

另一與人造絲類似的木材產品是玻璃紙，此種透明包裝材料最初同人造絲一樣，爲一黏性木漿液。然後再迫使其通過一狹口，使其成爲片狀，而非絲狀。

木材製材 (Lumber) 和做合板 (Plywood) 時的廢木料，現在也有許多的用途。例如，新的方法已發明將廢木料變成美觀耐久的建築用

板材。方法之一是用人造樹脂將粒狀木材膠合成爲多種用途的塑合板 (Particleboard)。另外一種也用人造樹脂將小塊木材刨花 (Shaving) 膠合成稱之爲薄片板 (Flakeboard)。

這些加工材料有一重要的產品是硬板 (Hardboard)，這種硬板是用木材絲狀的纖維製成的。它與塑合板和薄片板的區別是它用天然的木質做黏着劑而不用人造樹脂。

硬板或稱美森板 (Masolite) 是一九二四年美國木材產品實驗室一位科學家叫威廉·美森一次意外中所發明。當時他進行試驗利用製材的廢木料實驗。他發現木材的小木片可以在高壓蒸汽下『爆炸』成木纖維。因而決定利用這些木纖維試做絕緣板。有一天，威廉·美森將一團木纖維樣品放在一具加溫的熨斗下以除去其中的水份，當他離開去午餐時關斷了熨斗上的蒸汽。回來以後他發現由於蒸汽管一個活門失效漏汽，蒸汽並未關斷，熨斗一直在加熱。他再看熨斗下的木纖維團樣品已經烤得硬如一塊板。

上述意外的發明導致目前美國成千萬美元

硬板工業的發展。目前美國每年硬板的生產量達二十億平方呎。而全世界各地這種硬板工廠也到處都有。本島豐原有一家美森硬板公司，惜經營不善，產品時有時斷。

硬板工業所以被大量採用之主因是在它可以利用任何形狀的木材，不論形式不規則的樹幹、樹枝、廢木、製材時廢材，及林地整修時的小樹枝等。硬板本身亦有好幾百種的用途，能和木材一樣鋸製和釘。硬板表面可有幾十種塗裝方法，作爲美麗的內用壁板。

製材工廠的鋸屑 (Sawdust)，先前多是廢品，現在也可以大量利用。最近幾年來，它已可以磨成木粉 (Wood Flour)。在磨粉時它變成有高度爆炸性，應特別留意，勿使任一火花與之相觸。木粉用以製造複合天花板和地板，它滲合某些化學品後可製成塑膠 (Plastics)。

鋸屑和其他木材廢料也發現可用不同的技巧直接變成塑膠。目前緊密色深可以磨有光彩的塑膠，就是用這種方法做成。

在市面上常見的許多塑膠是由天然及人造

樹脂，和木材及棉花纖維素衍生物而成的。纖維素硝酸鹽是一種複合劑，由纖維素上一種硝酸和硫酸的混合劑的直接作用而成。木質已發明可以塑膠化的方法，用以製造無數塑膠材料的凝束劑。

有一種常作家庭器具的材料叫『塑膠木』(Plastic Wood)，它是纖維素硝酸鹽溶解在丙酮內，用木粉作填充劑。纖維素硝酸鹽溶解在酒精內，形成『新的表皮』——一種防水防蛀的防腐劑。

原形的鋸屑也有許多用途。它可以作為防碎物品的包裝材料，運輸中植物的根部也需要放些鋸屑。苗圃人員及園藝家需要利用鋸屑做防日晒覆蓋物和肥料。屠宰場用它洒在地面，動物畜舍放它做寢床。在工業上鋸屑的用途有清洗金屬產品，打掃地面的材料，做煙燻的材料，和混凝土加工時的鋪料。它也是牛皮紙、地板布 (Linoleum) 以帆布為底上塗軟木屑和氧化亞麻仁油之混合物，地板磚，灰紙板 (Plasterboard) 及絕緣產品等製造時的原料。

樹皮 (Bark) 的利用也是近年來森林工業

時都不可或缺。

松脂和松香是松林產品『船舶用品』的一部分。所以定此名的原因，要追溯到十六世紀的歐洲造船商。因為當時他們就利用它們作為木質船舶甲板和船身的密封材料。

油脂、樹脂、和生膠可以在樹木不同的部份獲得，如同樹葉、樹根、種子、果實、及樹幹。

長葉松的新針和嫩枝，在加工中削成小片，用蒸汽法蒸餾提煉揮發油，斜葉油用來做香皂和若干藥品的基料。

樟科樹木生產一種油可以做藥品、肥皂、香水、和有些清涼飲料。胡桃核供給一種油可以做油墨和油彩的原料。胡桃殼研磨成粉用以製造塑膠。赤楊的樹皮所生產的油脂也有商業上的價值。

有些樹種的樹皮，像美國的橡樹，洋松和鐵杉都含有單寧 (Tannin)，製皮廠利用單寧處理獸皮以加強其韌性，可抵抗磨損和腐朽。

紅木樹皮可以做絕緣材料和紡織的纖維。木炭是森林另一種產品，使用日增。製法

上一重要發展。目前可將樹皮分解為各組合分子，包括軟木片 (樹皮之外層)，硬纖維，及一種薄粉。這些分子可用不同方法形成塑膠和黏着劑，也作為土壤的覆蓋物。

松脂和松香也是重要的森林產品。它們是由長葉松和林地廢材邊材中生膠蒸餾而成。生膠的獲得，多取自林地內三五年內準備砍伐的樹木。

首先在成長中上述樹木上剝掉一部份樹皮，剝傷部份流出的生膠即加以收集。也有人在傷口上噴一些硫酸，刺激樹脂道張大，生膠流出加快。

樹木取出生膠對它將來製材時並無影響，取膠後的樹木三五年後方砍伐製材。

生膠在加工廠時先提出松脂，剩下的溶解硬化就是松香。

松節油遠比揮發油的用途大。許多產品製造時都需要它。像塗料、油漆、擦光劑、藥膏、鞋油、皮料加工，及作為橡皮的溶劑。松香的用途亦廣，如肥皂、肥皂粉、乾漆劑、人造樹脂、紙的上膠劑、軍需品、和消毒劑等製造

是將木材放在一密內，以很少的空氣燃燒，直至其碳化為止。製材工廠內的廢材可以做成高品質的木炭，作為採礦工廠和化學品工廠的一種還元劑——將一種化學混合劑變成較單純形式的材料。木炭在家畜和養雞飼養場使用甚廣。它也是醫藥上過濾劑。木炭屑和木刨花可以做成木屑炭 (Briquets)，做野餐時燻烤的燃料。

楓糖和楓蜜工業在美國。是一種家庭工業，原料是楓樹。它們是在楓樹邊材上鑽孔採取。時間在每年二三月間，可用管子或塞子插入樹孔中，汲取楓漿到桶內。收集的糖漿再運到糖房內，加以煮沸成糖或蜜。採取的楓漿有百分之九十可製成糖蜜。

大量食用的果核，是食品的一主要來源。在美國某些地區，每年在林地採種時間，鼓勵人們到森林內，收取樹果。政府和私人機構收購這些果子，再從其中抽取種子，作為造林之用，抽取完的空殼再買給玩具或首飾製造業者。

木材有一複雜的結構。它可以用一種乾燥處理加以分解，產生大量的化學品複合劑，使

森林化學品 (Silvichemiceut) 工業迅速成長。森林化學品如甲醛，尿素甲醛樹脂，石灰酸樹脂等在合板工業上大量使用作為膠着劑。鑽油井工業鑽尖所用的潤滑劑也是用木材殘餘物做成。紙漿和造紙工廠的化學副產品可以做照相軟片，膠着劑，混凝土的拌料及香蘭精調味品。

森林化學品也可以做油漆調和油，洗漆水，溶液，藥品，香水，植物食品。紙漿的另一化學副產品是人造雪，它不僅可以做聖誕節時的裝飾物，在工業上也可以釀酒，果汁及其他流質的原料。

成千有用的產品都是由森林而來，它們的貢獻可以促進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歐美等先進發展森林工業國家都是最好的實例。本島和大陸的森林寶藏如何能充份利用，我們生活水準能否提高，就要全靠我們有智慧有決心的科學家，工業家們的努力，和有關機構的支持和協助了。

取材自：Tree Farms Harvest For The Future

Dorothy And Joseph Dowdell

中國技術服務社

工程設計·設備安裝

本社主要服務項目為：

- 一、化學工廠的設計、油管油槽及氣管工程、自動控制儀器的設計等。
- 二、任何大小製造工廠或設備的安裝及監理。
- 三、市場及技術調查、製造方法之選擇、代治專利等。

社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一二五號

電話：49489 41951 48209



昌 譯

每年薪資雖然高達二萬美元的電腦計劃工作，由於發展神速，對這種專門人材的需求，仍呈供不應求之勢

當你坐着閱讀本文時，美國境內約有為數四萬五千至五萬人正忙於電腦的操作，他們就是所謂電腦計劃師，其人數約佔整個電腦行業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電腦計劃師的職責是分析商業上及科學上待解決的問題，再據以定工作程序表，期使該等問題，藉着電腦而獲得圓滿解決。

由於電腦用途日增，它們已廣泛的被應用科學商業工業教育及政府各部門。估計到一九七〇年，電腦儀器設備數目將達到五萬具，而電腦計劃師亦將增加二十七萬五千個名額。電腦計劃師的人員不但不斷增加，同時，在這個變動急劇的時代中，他們把日漸複雜的問題化

為電腦可以操作的簡單訓令，其所扮演的這種角色，亦益形重要。

依照計劃訓令，一具電腦能夠把兩個數目相加，相減，相乘，或相除。電腦能「讀」印在卡片，磁帶或磁盤上的數字或字母，並重新安排這些資料，以產生新的意義。電腦也能夠將兩種價值加以比較，並判斷這兩種價值是否同類。

電腦計算繁複的數字至為神速，舉例言之，將 9,370,476,113,018 被 0.000107 除之，你大概要花費好幾分鐘，但新式的電腦只要在百萬分之一秒內，就可算出答案。

電腦本身並不會計算，其產生作用之前，

必須還要有人告訴它如何去進行。尤其當一個問題包含許多種資料，就如計算二千個學生的五科平均成績，或者求繪登陸月球的轟道之類，更須擬定周詳的工作計劃表，電腦方能獲得預期的效用。可知要發展一種電腦計算以及何時計算的操作方法。將是十分錯綜複雜的事。

讓我們停一下想一會。我們每日所做一件很簡單的工作：刷牙這件事，我們試將刷牙整個過程所包含的一切動作，不論大小一一列舉出來；拿出牙刷，拿出牙膏，將牙膏塗在牙刷上，把牙膏蓋子蓋回，牙刷沾點水，開始上下刷牙（先由前面，而左邊右邊，再後面），接着用水漱口，把牙刷牙膏放回原位，最後對鏡露齒笑笑，看是否都刷乾淨。上面所舉，只是刷牙中主要的動作。但切記，每種動作尚包括好幾種小動作，諸如舉臂，彎臂，挾緊手指，上下擺動手腕等。今晚上你刷牙以前，就請將所有這些動作，一一寫下來，當你刷牙時，再與這張表核對一下，這樣你對計劃刷牙這件工作程序，僅是如此簡單的事，就具有如何的複雜性，將有個概念了。

檢查工作藍圖的電碼程序。

所有這些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要精確的分析問題，和擬出工作程序表。這種需要特殊的專門人才，如果你對猜謎，下棋，橋牌等智力活動具有濃厚的興趣，那麼你或許就是那種適合從事電腦計劃工作的人。

要做電腦計劃師的先決條件，是依所要解決問題的複雜性而不同。一般而言，具有將問題化繁為簡，和覓致解決問題的捷徑的能力，較之學業成績更為重要。

目前從事電腦計劃師的人員包括以往的工程師、數學家、音樂家、教員、新聞記者和推銷員。其中有些人擁有數學、物理、法律、醫學、英文和藝術的學位。其他則無大專程度。凡對電腦計劃工作有興趣的中學生或大專學生，應盡可能修習全部數學邏輯課程；此外，數以百計的大專院校則列有資料處理或電子計算等專門課程。

大專畢業生欲從事電腦計劃工作者，可以在夜間大學或專科學校裡修習有關課程，至於在有電腦設備之公司下服務的人員，則可接受

當我們刷牙時，我們會發現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可是對電腦而言，當我們給予「我要刷牙」這個訓令時，它必須根據電腦計劃逐一做上面所列舉的每個動作。由計劃師給予電腦的這些訓令，正如同師長給我們的教誨一樣，將保存於記憶中。

電腦計劃師把工作訓令放入電腦「儲蓄部」，在按照指示開始操作之前，他必須先使這些訓令能成爲被電腦所了解的語言。他同時必須對電腦的操作能力，操作方法，操作過程和獲得答案的型式，要有全盤的了解。

解決問題的工作程序一旦擬定，電腦計劃師必須列出合理的步驟，期使電腦能獲得問題的答案。這正如將刷牙的動作一一列出，作爲電腦操作的藍圖。所有這些工作訓令必須要化爲電腦所能接受的一種電碼。有些電腦本身，即能把工作訓令的文字，翻譯成相對的電碼。

當電腦計劃師將工作訓令準備妥當，並放入電腦後，他應須事先試驗一下，以確定他所做的分析無誤。求得的答案正確。如果發現有任何的誤差，必須即刻予以矯正。他必須重新

各該公司舉辦的電腦計劃工作訓練，這些公司經常需要大批的電腦計劃師，工作人員若能通過有關能力測驗，即可在電腦工作方面更求發展。

目前對電腦計劃師人才的需求已十分龐大，而各種跡象更顯示：此一新行業發展的速度，將使供不應求的情況更爲嚴重。再者，由於電腦計劃工作需要特殊的天資與技巧，因此它也是一種具有相當高報酬的職業。

最近在紐約時報所刊登徵求電腦計劃師的廣告中，曾列出電腦計劃分析師的薪水高達每年二萬美金，新進實習員約在七〇〇〇元左右。

電腦計劃工作是一項經常向你挑戰的工作，因爲每件新的作業都會帶給你新奇而又複雜的難題，而這難題的各個組成部份，必須彼此能精密配合，連成一貫。如果你能把這些散亂的組成部份連結成一有意義的整體，很可能你就是未來能面對電腦「講話」的人。

譯自：「科學文摘」Science Digest, May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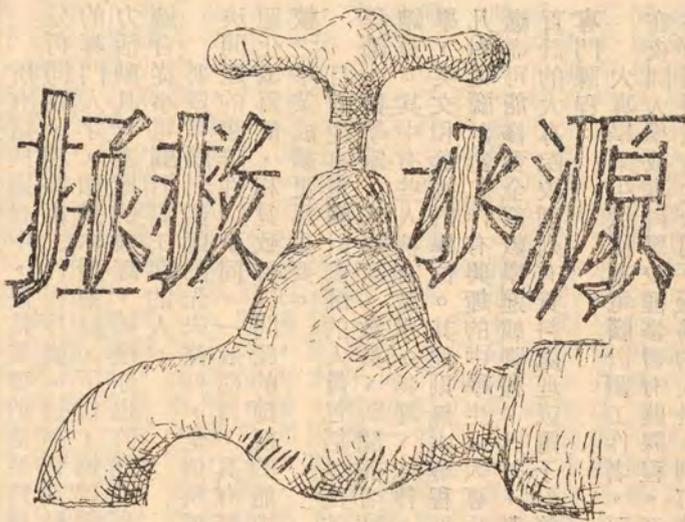
不會匱乏良好的水源。然而尚未經過多少代，美麗的水源已受到染污。破壞性的無知和疏忽使得地上的血管和動脈因污穢而阻塞。也許是被一流動的水自會清潔——這句俗話所哄騙，也可能僅僅是因為疏忽，無論如何，人們是以河流和湖泊——大部分食用的水也是從這裡提取的——作為便捷和低廉的溝渠，用來運走各式各樣的垃圾。

溪流裡儘是糞便和穢物，此外還有廢油、煤屑、焦油、染料和工廠排出的化學液體，可觀的酸化物質毀壞了水的本性，除一種可憎的帶形藻類，其餘水中生物都會被它滅絕。淤滓和淤泥使水變得黑灰陰暗，甲殼類以及旁的水底動物因而覆滅。利用河水湖水去處置含有長時間毒性的殘餘物，而某些劇毒在河中即使不到十億分之一的含量也會令魚致死。似乎故意要蔑視自然景色，人們竟將垃圾塵屑，諸如啤酒罐子、壞車胎、舊墊褥、生鏽的鼓、從醫院倒出的糟粕、碎玻璃、動物屍體，甚至汽車的廢銅爛鐵傾瀉在一度澄澈可愛的水裡。

相當可怖的事實：是今日全美國幾乎每一

河川湖沼皆已遭受嚴重的染污。一位早期的移民曾讚嘆優雅的波多馬克河是「我所見過最甜美和偉大的河流」，然而最近幾年，處在如茵的山坡和白色柵欄下的河埠上竟有一塊告示牌警告遊客：「切勿接觸污水」。任何遊客，假使有種衝動想在喬治華盛頓極其喜愛的河裡浸一浸，就會冒著和在污水潭中游泳同樣的危險。在此段地區的波多馬克河每一百呎（千分之一公升）水中約有十萬個大腸菌，夏季時這條河經常沒有什麼潮汐流動的變化。

既使是這樣，波多馬克河仍不見得比其他許多水流更糟。到尼加拉大瀑布渡蜜月的新婚夫婦有時發覺那裡的情調一點也夠不上羅曼蒂克，因為腐敗的急流往往使空氣佈滿類似壞雞蛋的惡臭。高在西爾拉、尼娃達山脈上的達歐湖，原本被稱作世界上最清澈的三個湖之一——如此明淨，你可以看清一個深在三、四十呎下的啤酒罐頭——由於淤泥和溝水的侵入，有預兆顯示水晶般的湖水可能會變成暗綠色。齊沙畢克海灣，如同大多數美國主要的海灣，長久以來便成爲藏污納垢的場所；若干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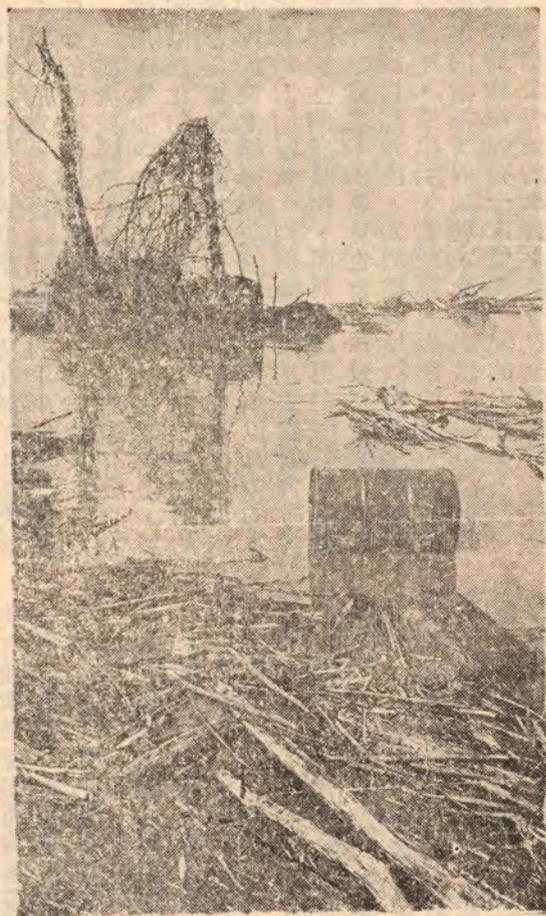


John Bird 著
敏 聲 譯

現在開始制止染污毀壞水源、曠地、空氣和天然美景還來得及嗎？

此文以連串的事實報導出一個普遍性的難題，以及憤怒的公衆對於拯救自然遺產於疏忽和貪婪的決心。

美國人的確是得天獨厚，得在一個未曾被利用，潔淨的大洲上開拓國家的命脈。成爲美國的這片土地不但幅員廣大而且壯麗，形形色色的山谷河流皆由世界上最大水系之一所流經纏繞；水晶般清澈的山泉，蜿蜒於低地的小溪，滔滔不絕的長江大河，以及成群的淡水湖，鹹水灣和海口。這些水對人們生活極爲重要，由其間得到的財富和享樂不可勝數。對前人而言，這個國家永



長。五十年前，齊沙畢克一帶是馬利蘭所產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英斛牡蠣的主要收穫地。如今，雖然栽培牡蠣的技術不斷改進，產量却僅僅是過去的十分之一。每年美國沿海成百成千畝甲殼類的溫床未受衛生權威擔保；就是說，他們發現這些地域的水被糞污所染，不能得到收益。

流所攜帶的髒物加上頻頻來往的船隻導出的污水和廢油皆匯聚於此。很久前，齊沙畢克明澈的水就已變得混濁，各種水底生物或被淤泥窒息，或因毒污而病滅，最受打擊的應屬牡蠣，它們的幼類需要依附在清潔的岩石或殼片上生

再談到第一次在亨利·哈德遜的航海日誌「半月」中所描述的巨流哈德遜河，一六〇九年當這位探險家為尋見杜撰出來的西北通道而上溯此河時，曾因水已失去海水之鹹味而大失所望，但是臨到我們這個時代，任何人想從這

河裡嚐一口水，簡直就像玩弄生命於自己股掌之中。流過紐約市前，哈德遜河早經糞便多方染污，在紐約市更承受了另一批龐大的廢物——每日超過四萬萬加侖。參議員羅勃·甘迺迪某天在紐約港口從小艇上換至另一船時，望著下邊的水說道：「掉進這裡面你不會淹死——你將腐爛至死。」由以下一則軼事可見哈德遜河已變得何等危險，一年多以前，幾個小孩在一百二十五街鄰近的河裡發現了一個飄浮的西瓜；他們把它帶回家，洗乾淨然後吃了，結果其中八人感染傷寒而病倒。

馬克·吐溫把密士西比流域稱作「國家的軀幹」，他美妙地描寫「偉大的密士西比河，壯麗的密士西比河，起伏約一哩長的煙波閃耀於陽光之下。」目前，司污損的專家却認這條一度可做的的大河為「中美國的結腸。」沿著迂曲四千哩長的路線，它忍受了一個骯髒疏懶的社會所加諸的種種侮辱。數百座鄉鎮城市都把它當作陰溝。成千的製作業、包裝業、屠宰商、精製者和磨坊將數量繁多的廢物排到河裡，計有油脂、石炭酸類、有毒的金屬、屠宰場中

的腐肉、發酸的酒、鷄毛、垃圾、化學性的泥漿及其他恐怖物件。密士西比河的水鳥和魚類皆已被滑膩的油漬殺死。魚、鮭產卵之處也被淤沙和泥濘隱覆了，溶解中的有機廢物奪去水中的氧氣，不計其數移棲過來的魚類因而窒滅。

部份人士對這些慢性困擾已有所警惕。起初在話題中表現隱憂的人還被當地商業的支援者譏為「怪僻的自然主義者」或「想回到印地安時代的那批傢伙」，到一九六〇年秋天，擔心的人普遍增多了。密士西比河下游，從敏斐到鴿佛，時而成爲一條大規模難以解釋的死亡河。曳船上的水手宣稱，成群的魚受驚於推進器的擊打，瘋狂地衝到水面上，終至痙攣而死。一九六三年秋冬兩季，不知名的慢性病殺死了計約五百萬條魚。若干港口和水路的岸邊鋪滿了鱖魚、鼓魚、駝背魚和鮒的屍骸。

某種神秘的物質似乎在毒害魚類，但按慣例的解析顯示出河水並未較往日染污更甚，缺乏氧好像也不成其爲理由。調查人員以平靜冷漠的官腔報導魚的死亡說：「河水長期和重現

的性質使人聯想到環境的不斷染污。「僅在使
用最新發展，能檢驗至一兆分之一細微的技巧
，美國公共衛生處的科學家纔相信他們知道那
種神秘的物資可能是什麼。由河水及維斯堡，
新俄林斯兩地經處置後認為屬淨水的樣本裡，
他們發現安特靈，地特靈，DDT和他種農藥
。而在死魚體內所含的濃度更高。

政府調查人員下結論時認為安特靈是令魚
死亡的主因。此類安特靈屬於氯化的碳氫化物
，是一種對神經具有長時間毒性的劇毒，廣泛
地被使用作棉花和甘蔗的殺蟲劑。水中生物學
家成立了一項研究，水中含有十兆分之一的安
特靈已足夠使鱈魚、鮑魚和鮭魚喪命。幸運
的是，人類遠較能承受這些農藥即使如此，細
微的成分出現在一些沿密士西比河城市的給水
中，已被政府稱為「值得懸念的問題」。

因為沿河僅有一家製造安特靈的工廠，在
敏斐斯的范西克公司及美國衛生處立刻取了這
家大工廠的排水區域內每條河流，溝水的樣本
。在一條大渠底下科學家發現數千磅淤泥帶著
極高濃度的安特靈。和地特靈敏斐斯市馬上堵

變，很可能在將來，我們要把河水在入海前反
覆上好幾次，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用。（對
在南部的一个小城來說，這已不是新聞了，由
於缺水，它不得不取用上游城市處理過的河水
。）

在二三十年之內，全國每天用水量將達到
一萬億加侖，而雨水，雪水的供量平均只有每
天六千五百億加侖，到那時大部份我們飲用及
洗衣，洗盤子，游泳的水都是早經別的家庭及
工廠用過的水，我們希望這些水都已經過有效
的淨化，然而在今天還不能保證這一點，因為
目前的污染控制及水質處理方法還在萌芽階段

有的人已瞭解到這些問題，但很多大城市
大工業還未能有所行動。污水處理廠——尤其
是現代化的二階及三階式——的建造及運轉極
為昂貴。它們無利可圖，只對住在下游的人有
益。很多城市素以他們的公園、學校及文明而
自傲，但却堅持要把污水垃圾傾入河中，正因
為與他們自己無關。
防止污染的法律是有的，從罰金到監禁都

住河口引走河水然後清除淤泥。范西克公司裝
置了控制殘屑的輔助器，帶著廢物的渠水再度
按規矩取樣，並被美國衛生處檢查。聯邦政府
也和各州合作，為繼續研究和控制密士西比河
下游之受農藥污染，設立了一個特別計劃。

很多例子顯示出用水供給已瀕於危險，這
話必須講清楚，就是——水的表層都在可怖的
情況中。長久以來傾倒在河裡為數甚鉅的污垢
和毒物壓倒了溪流清滌自身的天然能力，而城
市和工廠所排出大量的廢物又在不斷地增加。
貽誤至今，人們才開始顧慮已造成的損害
，長久的乾旱加強了給水的危險狀況。尤其在
東北部，河流短淺，日常染污的數量更是濃厚
可怖。當紐約市那座大貯水池有枯竭之虞時，
市民嫌惡地知悉他們即時就得喝哈德遜河其髒
無比的水。這水能弄得可以飲用嗎？經過濾和
仔細消毒後當然能夠，但可不能擔保用起來或
嗅起來會怎樣，或不帶洗滌劑及其他化學劑。
不論是否乾旱，從現在起要獲得需用的水
將是一個問題，我們的人口，都市與工業不斷
擴張，而一度認為足夠用的基本供水量仍然不

有。但聯邦法律限于州與州間河流的污染，運
用起來既慢又不便。一般而言州政府在政略上
去控訴違規的城市頗有未便，在經濟上言又不
可能取銷那些引起污染的工廠。多年前，紐約
州的紐伯城接到州衛生局的命令不准傾倒未處
理的污水入哈德遜河中，但該城似無力著手興
建一個污水處理廠，州政府也就不加檢舉，直
到幾年前再下了一道新的命令，對每一階段進
行的時間都有明確的限定，該城這才開始行動

在工業城底特律，底特律河每日估計吸收
並帶走的東西有，一萬九千加侖油，二十多萬
磅的酸類，兩百萬磅化學鹽及十萬磅的鐵。外
加七百萬人口所造成的粗略處理過的廢物。而
底特律河不過是腐化伊利湖的許多同類河流之
一。有些科學家警告說這個巨大的湖正在衰亡
，它可能就要變成一個綠油油的大坑了。

目前，美國終於有所行動了——雖然很慢
。這些行動的推動力大都來自民眾團體及覺醒
而憤怒的人們，他們眼見到自己所喜愛的溪流
，湖泊與海灘變得污穢，他們奇怪是誰給我們

以破壞自己環境的權力。有些警員們，如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的布萊尼以及緬茵州參議員馬斯基建議要有較好的污染控制法律。詹森總統也一再指出美國的每一河系都在飽受磨難，他說：「在所有破壞大自然遺產的行爲中，沒有一件是比不斷地毒化我們的河流與空氣更爲可恥的了。」

去年秋天，國會通過了一九六五年水質條例，限各州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前，訂定各州境內的水質標準，否則聯邦政府就幫他的建立標準，這條新法律也連帶成立了一個新機構——聯邦水質污染控制管理會（FWPCA），以監督政府在這一方面的措施。這條新法律雖有些約定，但仍是一種妥協，它的計劃是有限的。詹森總統早已勸說要擴展它的範疇，在他的二月廿三對國會宣告中說：「我們現在開始要洗淨並保持整個流域，從河口直到源頭。」

詹森也曾請求國會立更有力而迅捷的法規以對付河流的污染者。他也建議登記並檢驗那些可能的污染來源，這是針對某些工廠——如鋼鐵廠而言，他們把自己的廢棄物當做商業上

的器材設備才剛能趕上城市本身的擴張。

在技術部門方面水質專家們也有迫不急待

的很多事要做，以研究如何有效而經濟地處理水中的不潔物。FWPCA的科學計劃主任文伯格博士說：「現有的方法是用以應付四十年或更早以前的問題的，很多工業廢棄物的處理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辦法。」研究將會提供衛生工程師一些答案，但是目前聯邦政府每年一千五百萬的補助研究費用在探索太空的錢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事實上成爲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能拯救自己的水源嗎？」一個憤怒的公民也許會說：「當然能！只要通過一條法律禁止將廢物傾入河中就行了。」

可惜事情並不如此簡單，法律是有的，但似乎沒甚麼大用，以波多馬克河爲例吧，它並不是條巨大的水道，但却深深地與我們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它急湍的流水穿過馬利蘭，賓西法尼亞佛琴尼亞，與西佛琴尼亞四州森林茂密的山區，然後成爲壯滑的大河，流經富庶的農田。沿著兩岸都是些喚起民族記憶的地名——

哈達密。甚至不透露倒入河中的是些什麼，有多少數量。

這些工作所需經費的龐大可由以下事實看出來：約四分之一的城鎮完全沒有污水處理廠，而現有處理廠中的一半已屬過時，只能作初步的處理，僅能使較重的固體粒子沉澱而已並不能淨化水質。建立新的廠約計需要二百億美元。很多老城市錯誤地把衛生下水道與雨水下水道合併在一起，結果大雨的流量超過處理廠的容量，使得污水不經處理廠便直接排入了河中，要將兩種下水道分開又是個巨大的工程，約需兩百億美元，因此，既使不計各工廠自行處理的費用，也得四百億美元才能改良水質。

各城鎮現在每年要花費六億美元在污染控制系統上，而並沒有多少聯邦政府的補助，依照去年的水質條例，聯邦的補助費增加到每年一億五千萬——才不過是花在農田控制及築路的數十億美元的一小部份。而且這些補助費不得超過總費用的百分之三十，最多不能多於一百二十萬，這對於像大西洋城這樣的大都市來說，簡直毫無刺激作用，它必須建造一億美元

Harpers Ferry, Antietam, Bull Run, Arlington Washington, Mount Vernon 詹森總統在看到波

河的污濁面貌後，決定要把它變成一條觀光河流，「全國風景與娛樂價值的模範。」他下令成立政府機構的工作小組，擬定計劃，除各種建設外要使波河在一九七五年成爲一條可以游泳的河。

小組中一位專家克勞斯說：「人們在知道所需的經費後非大吃一驚不可，在幾年內就要用掉二十億美元，我們希望能在十八個月內開始動工。」克勞斯知道人們總是等不及的，他說：「每當我太太從蒙特弗農回來的時候總要問我：『到底甚麼時候你們才開始做點事呢？』」

波河的病症正是幾代以來疏忽與濫用的結果，在早期，沿河居民與工廠當它做排水溝是很正常的現象，因爲在某一限度以下，空氣與陽光確能淨化河水；河水能稀釋並分散污物，水中的氧及水生植物能氧化有機物，使它們成爲無害的，氮磷的化合物及二氧化碳。但當污物太多的時候，河水的淨化作用消失了，水中

的氧不夠用，污物腐化產生有害的氣體，如沼氣，阿摩尼亞及惡臭的硫化氫，死水的不潔使魚類也窒息而死。

波河上游，遭到硫酸的侵襲，就是由於空氣與濕氣對暴露的礦物產生作用而造成的。沿河都是沉泥及廢屑，都是當附近築路，建小社區，市場的時候沖洗下來的，當然，還加上農田的沖刷物，每年有二百五十萬噸以上的沈澱物到達波河的河口，而河岸上滿是附近城鎮的污水管，大多數城鎮只有初步處理設備，根本去不掉水中的污物、細菌、病毒、毒劑和洗滌劑。

由於首都大理石建築及紀念堂的光輝，波河的恥辱益令人難堪，現在哥倫比亞區有了個二階污水處理廠，在初步沉澱後，有機物就被空氣與「友善」的細菌所破壞，這種處理會被稱為是完全的，但事實上也只能除去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的需氧物質。有時夏天水緩，污物沖洗不去而停滯在河口，隨湖水而擺蕩，就在華盛頓城前腐爛起來。

將來可能比波河更糟的是達歐湖——目前

通，其餘的都用化糞池，因此滲入及沈入湖水的污物引起了麻煩。

有些居民早在達湖興旺起來的時候就擔憂了，在一九五八年，他們組織了一個區域理事會，想要整理一下混亂的環境，首先他們請了一些專家來調查湖的情況，理事會主席克來福說：「調查報告是用科學術語寫的，但它告訴了我們壞的消息，要點是：總有一天湖水不再是藍色的了，除非我們全面展開污染控制。每天都有土地損失，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是在變得不可救藥以前還剩多少時間。」

沿湖的幾個社區曾想去解決這個問題，但被複雜的技術問題及政治障礙所阻。在擁擠的湖的南端，造了個最現代化的處理廠，該區主席宣稱該廠流出的水比日常的飲水還要乾淨。「這廠確實不錯，」區域理事會的主管馬丁說，「但是它太小了，而且只解決了部份問題，今年夏天我們就會面臨到湖水可怕的污染，我們應該暫緩社區的擴充的，直到解決污染控制問題為止，但是這一定要引起商人和開發者的控訴，說我們要『犧牲經濟利益』。」

世上少數幾個未遭污染的水域之一。從飛機上看下來，這二十英里長的藍色山間大湖就好像一百二十年前福萊蒙上尉發現時那麼潔淨，但是沿著一些小灣可看到綠色的斑點在向岸上爬——這就是綠藻。達湖現在正是在科學家所謂 Eutrophication 作用的初步階段，這有點「補充過度」的意思，也就是說，當氮與磷太多的時候，這些植物的養料就使得綠藻大量增產，這就形成了鏈鎖反應，首先是綠藻佈滿了水面，然後死亡而分解，產生臭氣，使湖水因缺氧而成死水。

這個達湖的隱憂還是最近的事；直到十二年，這裡只是個夏天的遊憩勝地，有幾家人家散佈在石頭的岸邊，接著冬季運動的突興、賭博、與全天候的公路使一切都改變了，為了一九六〇年季世運而建的史高谷是在湖的靠加利福尼亞那一邊，在內華達那邊建了一系列的俱樂部與汽車旅社，夏天沿湖的人口增加到六萬人，可能有兩萬人在那裡過冬。那裡既無區域的限制，也無衛生設備的要求，在沿湖的人家及商場中，僅有百分之二十與下水道相

克來福相信達湖的問題不是單靠本地的力量可以解決的，他協助組成了一拯救達湖聯盟「口號：「保持藍色的達湖」，他說：「我們正爭取全國的精神與經濟的支援，以保護這歷史的聖地，除非我們具有全區的制權，以控制土地使用計劃及衛生措施，我們不會有所成就的。」

到目前為止，美國可算夠運氣的了，想想看我們所冒的險，我們總以為水龍頭裡流出的水不會有問題，但却再沒有比這更錯的念頭了，確實，有的城市的水確很安全，但很多證據可說明這仍然不夠安全，就以病毒為例吧！

「我們確知污水中有病毒，我們曾在處理廠排出的水中分出好幾種病毒，甚至用氯消毒過的水也有，」辛辛那提達夫衛生工程中心的白博士說，「我們也在處理廠下游數哩的河中發現過，顯然傳統的處理法並不能除去病毒——它們也不是為這個目的而設計的。」他懷疑我們的供水是某些疾病傳播的媒介，雖不足以引起傳染病，但却是病毒的溫床。

現已證明傳染性肝炎是由水傳播的，一九

六一年紐約與紐澤西的病例證明是由拉律登灣中的蛤所引起。

既使深水井也會被污染而成爲疾病傳染的途徑，去年夏天加州理城有一千八百餘人突患赤痢，病者發高燒、頭暈、抽筋、嘔吐、後來知道是一種叫做 *Salmonella* 的細菌所引起，跡像顯示來自供水中，因爲該城以爲水質極淨居然沒有用氯消毒，在洪水系統中取來的水經化驗後，確有很多這種細菌，於是當局立刻消毒，果然傳染病就平息下去了。但是問題仍然存在：「細菌怎會跑到井中去呢？」這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有些傳染學家指出，以前的曠地都成爲城區，化糞池的滲漏，以及街道的沖洗，把細菌帶入地下水中，再由井水中取出使用，這可能是個原因。

水質科學家也極憂慮日益嚴重的所謂「頑強汚染劑」的問題，如太空時代的綜合性化學劑，達夫中心的研究者說：「綜合有機物能順流而下數百哩，通過最現代化的處理廠，而可以察覺的濃度出現在水中」，有些是無害的，有的極毒，而且由於水的反覆使用，它們的濃

有的專家相信有一種更可靠的方法，利用反滲透原理，當不同濃度的溶液被半透膜隔開時，純水就由較稀的一邊，滲入較濃的一邊直到雙方濃度相當爲止，但是，如在較濃的一邊加以壓力，則純水就可向較稀處滲入，也就是較新鮮的那一邊。

「這意味著從廢水中提出純水，而非提出汚物，」洛杉磯的郡衛生處的總工程師巴克說。該處現正建一實驗廠來試驗此法，巴克說：「我們知道開始時所費會很高，但一當價錢變低時，我們就可不必再用化學劑消毒的方法了，現在這方法可以使純水與任何東西分開——如硝酸鹽、細菌、石炭酸、洗滌劑等。」

廢水的收回再用對洛杉磯而言並不新奇，數年來用自然的力量，在惠特峽每日可收回一千一百萬加侖，利用沿河的大沙床作完美的濾過系統。科學家們早就知道最保險的除病毒法之一就是讓水通過這樣的砂床，他們不知道作用的過程，但如在入口處注入病毒，則出口處的水中却不會有病毒。

惠特峽的水廠取用的是一些較易處理的廢

度也一再提高，目前我們只能靠新鮮的水來沖淡它們，但是「新」的水也一天天少了，所以我們首先得不讓它們污染水源，假如已然污染，就得進一步除去它們。

水質研究人員現正研究能除去最頑強的污染物的方法——除了純水以外的任何物質都可除去。問題是所費不能太多。在俄亥俄州黎城邊的烏龜溪，達夫中心的研究人員借用了一套原用以在海水中去鹽份的方法，選定黎城的原因是有個每天一百萬加侖的二階污水處理廠，實驗時就用該廠排出的較淨的水，首先用一種惰性物質濾去所有固體顆粒，然後用活性炭吸除溶解在水中的有機物，再經過一種電離的步驟，使水流經帶電的只有離子才可通過的薄膜，這時水中礦物質分成陰陽兩種離子而穿過薄膜，把淨水留了下來，這種水已可飲用，但目前實驗完後還是倒入烏龜溪中去。所需費用仍很高，每一千加侖約四角五分，加上初步處理的費用，總值約五角七分，是現有水費的兩倍，研究人員希望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減低費用。

水，首先使含有百分之九十八水份的污水在加蓋的沈澱池中經初步處理，然後經過八個大的露天池，澄清池與氯消毒室，最後經計量之後抽入河水中，以增加地下水含量，這個建於一九六二年耗資一百七十萬的處理廠是值得的，它的水費每英畝呎（三十二萬六千加侖）僅八至九元，而從卡羅拉多河中取用的水却需十五元。

美國已開始覺醒了，較嚴的法律也已通過，有些流域和州都已訂立合約來聯合行動。對疑難問題的研究也有了些答案，政府工業界與各社區也都合作研討各大河系，利用電腦發展成一河系的數學的模型——以研究各項人爲與自然因素，並且預測在各種情況下的結果。但冷酷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努力太小了也太遲了，有些地方的水源早已到了危險的邊緣了。

也許是像布拉席這樣憤怒的人太少了；他是個貌相平和，吸烟斗的中年汽車商，幾年前他帶著小女兒到沙克湖遊玩，這是由一條溪流串連起的一群池沼，他小時候最喜歡涉水而行去捕捉小蝌蚪與鱸魚等物。他發現這時候池水

中充滿了污物，灰灰的毫無生氣。他憤怒地開始調查原因，最後他發現在伊利湖周圍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毀，湖的本身成了工業與都市的廢物場，大部份湖水中的魚都不能生存，砂灘也關閉了，因為水中滿是大腸菌，要不就是砂上堆滿了死藻的乾泥。似乎無人理會這些事。

布拉席利用他商人的靈活頭腦開始行動了，買下了報上的大廣告欄，大聲疾呼：「伊利湖就要死了——難道就沒人關心嗎？」他說服了一個戶外廣告場，讓他在沿湖車道邊的一串大廣告牌上寫他的要求：「停止奪殺伊利湖：向污染開戰！」他組成一個運動，寫信及請願書給州長及官員們，要求厲行及污染法律，建立新處理廠，約有兩萬人都簽了名。布拉席不是孤獨的了，克里夫蘭的「新聞報」在一九六三開始了一項運動，以一連串的報導說明當前用水的可怕情況，以及如何無人理會的事實。拯救伊利湖的運動終於有了結果，俄亥俄州長羅得要求聯邦政府在去年夏召開污染控制會議，俄州本身已下令違規的工廠，城市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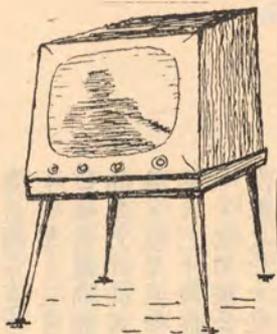
建立污水處理廠，開會時，沿湖的各州也都同意採取類似的步驟。

布拉席的怒氣仍未平息，他認為事情進行得不夠快，他說：「我們的所謂領導階層仍然不夠積極，除非立即開始行動，別再一天到晚測量及辯論責任問題及經費來源，伊利湖是註定無救的了，我的看法應該宣佈伊利湖為災區，這樣也許可以趕上污染的速率。」

他也許是對的，假如我們再因循下去，捨不得花眼前的錢，那麼更多的地方在一九九六或一九八六就變成災區又有何不可能呢？現在出生的孩子們是否會發現美國的大地是潔淨而安全的呢？或者他們必須接受一塊濺污的土地，那原來可愛的溪流成了露天的排水溝，湖泊與灣口成了污水池，而海灘成爲危險的而非享樂的處所？

問題的關鍵仍是一能否拯救我們的水源？而目前最樂觀的答案不過是：「也許吧！」

節譯自：(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pril 23, 1966)



當代智慧人物

林哲雄 譯

九、美國小說家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簡介」：海明威是二十世紀最能反映時代

的偉大作家之一，也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文學家。他的許多作品已經成爲二十世紀的古典傑作，其中有不少業已被搬上銀幕，例如「老人與海」、「戰地春夢」、「戰地鐘聲」和「妾似朝陽又照君」等。海明威是西方三十年代「失落的

一代」底代表性人物，他的生活充滿了活力與色彩，他在小說藝術上的成就，在當代是鮮有人能及的，更可貴的是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有其獨特的風格。他的處女作是「三個故事與十首詩」。三十年後以「老人與海」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之所以得獎是因爲他在現代小說藝術的領域裡，創造了一種有力的而簡潔的風格，此外似乎也對他的由「失落」

走上「信仰」表示由衷的敬意。（不是對宗教的信仰而是對人類的信仰。）

海明威於一八九九年的七月廿一日生於伊利諾州的橡樹園，十八歲時以新聞記者開始他的寫作生涯，他一生從未進過大學，他不喜歡學院派狹窄的生活領域。但是從這篇談話錄，我們知道他對古典作品用功之勤與學問之博是絕不下於任何一位學院派作家；他在用字措詞方面所下的苦功，在西方文學史上，也許僅次於佛祿貝爾（Flaubert）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而已，他修改原稿的最高記錄是三十九次。他的多方面的興趣與豐富的人生經驗，也是其他學院派作家所不及的。三十歲他出版了「戰地春夢」，立刻被公認為當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晚年曾到古巴居住多

「訪問前記」：

年，一九六一年的七月二日以手槍走火結束他多彩多姿的一生。這篇訪問是在舊金山的哈巴那那外海明威家裡的書房舉行的。在他房子西南方的角落有個四方形的閣樓，這是他的特別工作室，但是他寧願在他的臥室工作，只有當「角色」驅他上閣樓時，他才上去。

當海明威開始一個計劃時，他都用鉛筆寫在閱讀板上的葱皮打字紙，他把一捆空白的紙張，放在打字機左邊的夾板，當他打完一張時，就把它放在打字機右方的另一夾板上。

他的書房到處都堆滿了書，形形色色包羅萬象，頗可以顯示出主人多方面的興趣。

雖然他是一個妙趣橫生的健談者，富於幽默感並且對他所感興趣的題目擁有驚人的知識，可是海

明威發現要談到寫作的問題還是很困難——並不是他對這方面沒有意見，而是他對寫作有如許強烈的感情，以致使他覺得有些意見仍然不能發表。在這次訪問中，許多答話他都寧願讓他的閱讀板去解決，偶爾他也會以暴躁的音調回答我的問題，部份也是基於這種強烈的情操——他把寫作視為一種屬於私人的孤獨職業，一直到最後作品完成以前，都不需要任何目擊者。

這種對於藝術的奉獻也許可暗示出海明威的不受拘束與無憂無慮的奇特個性，事實是當海明威享受人生的時候，也同時對於每件他所作的事情奉獻出熱誠。

「訪問者」：喬治·普林波頓（George Plimpton），他是一位「文學雜誌」的記者

普：當你實際進行寫作的時候，是否感到很厭

意？

海：是的，非常愜意。

普：你能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你如何進行寫作的事嗎？例如你在何時工作你是不是遵守一個嚴格的時間表？

海：當我正在從事寫一本書或一部短篇小說時，我總是儘可能的在每天清晨第一道曙光出現時就開始工作，因為這時沒有一個人會來打擾你，外面有清風徐徐吹來，而一股溫暖的心將會在你開始寫作時湧現出來。此時你也可以把已經寫好的部份重讀一遍，因為你經常知道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所以你也可以從上一次停頓的地方開始寫下去；這樣你可以一直寫到你仍感興趣的地方並且知道往下的發展，你才停止一天的工作，養精蓄銳等到第二天心靈又充滿了活力時再接下去寫。我常常在早晨六點鐘開始寫。有時可以一直寫到中午，但有時却無法持續這麼久，而當你停工時，你可能會油然而生一種空虛之感；但是同時也會有一種若有所得的充實感覺，這種

感覺很像你對你所愛的人表示了愛情後的心情。

普：當你離開打字機時，你是否有辦法把你腦海中的寫作計劃暫時拋開不想？

海：當然能夠，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也必須經過一番訓練才行，這種本領是後天得來的，而且每一位作家似乎都該如此才好。

普：你是在一部作品尚未完成前，每天都隨時加以修改或重寫呢？還是等到作品全部完成以後，再來修改或重寫？

海：通常我都是每天隨時修改或重寫上次所停頓的地方，再繼續接下去；當全部完成時，自然你也得從頭到尾再檢查一遍。而當別人把你的原稿打出來或排印出來以後，你還有另外一次修正或重寫的機會。最後一次機會是在核對的時候，你會感激這些不同的讓你修改的機會。

普：你重寫的最高記錄大概有多少次？

海：「戰地春夢」(Farewell to Arms) 那部小說的結尾部份，我一共重寫了三十九次才感滿意。

你有許多作品都是在那兒完成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你認為寫作環境，是否對你的作品會有一點影響？

海：哈瓦那的安波思·曼勒斯旅店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場所，過去如此，現在也是一樣。但是我在每一個地方都能工作得很好，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寫得很好，而是說我能在不同的各式各樣的環境下從事寫作的工作。祇有電話與訪客才是工作的破壞者。

普：情緒上的穩定是不是寫出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條件？但是我記得你曾告訴我：當你活在「愛」中才能寫出好作品，關於這點，你能解釋一下嗎？

海：事實上，只要沒有人來打擾你，你就可以寫，即使你對題材缺乏熱情，也可以寫出東西來，但是那些最好的作品，無疑的都是當你在戀愛中才會產生出來的，如果對你而言，這二種情形毫無差別，那麼我寧可不加以說明。

普：那麼關於經濟上的安定呢？是否也會影響

普：是不是在這兒發生了技巧方面的問題？還是有其他的因素在絆住你？

海：爲了要尋找適當的措辭。

普：是否在「重讀」時，會使你興味更濃？

海：「重讀」往往會置你於欲罷不能的地步，這就是興緻所在。

普：但是你是不是也有過靈感完全不來的時候？

海：當然有呀！但是只要你上次停筆時知道往下的發展是什麼，你就可以繼續寫下去，只要你能開始，那就好了，靈感也會隨之而來。

普：松頓·維爾德(Thornton Wilder)有一次在談到使作家能順利從事寫作的記憶法時，他說：你曾告訴過他，你一天要修尖二十枝鉛筆。

海：我想我從未同時擁有二十枝鉛筆，通常每天只有二枝供我消耗就夠了。

普：你發現過那些地方對你的寫作工作最有助益？我想安波思·曼勒斯旅店(The Ardos Mundos Hotel)一定是其中之一吧！因爲

到一部作品的好壞？

海：如果在早期經濟就安定，而你熱愛你的生命如同熱愛你的工作一樣，那麼它將會使你有足夠的力量去抵抗種種的誘惑。而且寫作已經成爲你主要的嗜好及最高的享受，只有死亡才可以阻止它，那時「經濟上的安定」可以帮助你擺脫煩惱，這些煩惱常會破壞你的寫作能力。此外孱弱的身體也如同那些攻擊你的潛意識的憂煩一樣的糟。

普：你還記得你決心要成爲作家的正確時間嗎？

海：不，我經常想成爲一位作家。

普：菲力普·楊格(Philip Young)在他所寫的一本討論你的書中說：你的一九一八那次嚴重的砲傷休克，對你的成爲作家，有很大的影響。我記得你在馬德里時，也約略提過這件事，你說此事的影響並不大，接着又說：你認爲藝術家的才華並不是後天的產物，而是先天就有的秉賦。

海：顯然的，那一年我在馬德里時，我的腦震

邊尚未完全恢復，現在我祇記得我曾簡單地談起關於楊格先生的書和他的文字受傷理論 (Trauma Theory)，也許那一年的腦震盪和頭部骨折使我說出了一些不負責任的話。我記得我曾告訴過你：「我相信想像可能是種族經驗的遺傳產物。」這也是當年受傷後的笑談之言，笑談之言，我們不妨在日常生活之際說說，以增加生活的情趣，但是其中一大部份都是不負責任之言，是不應該被寫出來的，因為一旦用文字把它們寫出來，你就必須負責，這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你必須對寫出來的東西負責。至於你提出的問題：受傷對寫作的影響，那是不可一概而論的，輕微的受傷那不會有什麼影響，有時反而會給你一種自信，至於那種神經與骨骼都受到重傷，對作家是很不好的，對一般人也是一樣。

普：對那些有志成為作家的人，你認為最好的智識上的磨練是什麼？

海：或許我們可以讓牠到外面去見識見識，豐

使你每天實際從事寫作的時間，祇不過是數小時而已。一個作家好比是一座井，井有很多種，同樣的作家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井裡邊必須有好水有規則地每次取一點出來，比一次就把它全部抽上來好得多，我想我已經談得離題太遠了罷。

普：你將建議一些年青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嗎？

海：你在坎薩斯城的星報所接受的訓練，是否對你的寫作有幫忙？

普：在那裡你被迫學習去寫出一種簡單的口語句子，這對每個人都是有用的。新聞工作並不會損害一個青年作家，反而可能幫助他只要他曉得在適當的時間擺脫它，對於以上這種陳腔爛調式的回答；我感到很抱歉。

普：有一次在「大西洋評論月刊」上你會寫道的待遇很好。」同時你又說：「當你藉寫作破壞你所擁有的有價值的東西時，你不過是想要藉此獲得一筆更大數目的錢。」

富他的人生經驗，同時他也必須瞭解寫得好是一門特別艱難的藝術，然後他必須順着他內心的衝動去寫作，至少他首先必須找到一個故事，可以讓他開始着手工作。

普：關於那些投身於學院生涯的人，你的看法如何？你認為許多從事教書的作家，是否已經在學院與文學生涯之間取得了妥協？

海：這要看你對「妥協」一辭作何種解釋來決定，我想你的所謂「妥協」，大概不是指與異性之間的妥協，也不是政治家和商人所謂的妥協吧！一個作家要是既能寫作，又能教書，那麼他應該可以同時做二種工作，事實上，許多優秀的作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無法辦到這點，所以我很羨慕那些既能做老師，而且又是出色的作家的人。當然學院的生活有時難免會因生活圈子較小，而限制了他對實際世界的知識底生長，但是知識愈增加，作家的責任感也就會愈重，寫作對於他也就愈加困難。要想寫出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那是一件總要全力以赴的工作，縱

難道你以為寫作是自我毀滅的一種形式嗎？

海：我記不得我曾經寫過這種話。但對我而言，這些話聽起來真是夠愚笨、夠蠻強的了。我確實不認為寫作是一種自我毀滅的方式，雖然從事某種形式的新聞寫作，對於一個嚴肅而富創造力的作家可能是一種自毀的方式。

普：你認為其他作家給予知識上的鼓勵與刺激，對一位作家有任何價值嗎？

海：當然有。

普：二十年代當你在巴黎時，你跟其他的作家與藝術家之間有沒有任何「群性感情」(Group Feeling)的意識存在？

海：不，我們並沒有「群性感情」的意識存在，但是我們彼此互相尊敬，我很尊重當年的一些畫家，其中有些與我同齡，另一些比較老的例如格里斯 (Gris)、畢卡索、布萊克 (Braque) 和莫奈 (Monet)，他們那時都還活着。此外有幾個作家我也很尊敬如詹姆斯·喬艾思 (James Joyce)

、龐德和史坦恩女士等。
普：當你寫作時，你是否曾發現你受了那時你正在閱讀的作品底影響？

海：影響我最大的一次是喬艾思的那部「尤利息思」(Ulysses)，但他的作品也不是直接影響我。在那時我們所熟悉的字對我們反而是一種障礙，因此我們往往必須爲了找到一個適當的單字而拼命。喬艾思的作品在當時幾乎改變了每一件事，也使我們掙脫了種種的限制。

普：你能從其他作家那裡，學習關於寫作的事嗎？前些日子你曾告訴我，喬艾思最不能忍受別人要他談論自己的作品。

海：與從事寫作的同行在一起，通常都會自然而然地談起別人的作品。但越是好的作家，越少會談到他們自己的作品，喬艾思是一位很偉大的作家，因此他也僅願解釋他所作的改變是什麼。至於他所尊敬的一些其他作家，他都認爲他們一定能透過他的作品，而瞭解他正在做的是什麼。

普：你最近幾年來似乎有意在避免與同行的作

家們作伴，這是爲什麼？

海：那是相當複雜的事。在寫作方面你走得愈遠，你就愈感到孤獨。你的最要好的老朋友大部份都死去了，另外有些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除了偶然的機會外，你不能再見到他們，可是你可以透過寫作互相聯絡彷彿你們昔日在咖啡館樂融融地在一起的情景一樣，而且有時你可以跟他們交換一些滑稽而不負責任的信件，這跟談話是一樣地有趣，但是你還是免不了更寂寞，因爲你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所剩下的工作時間又是越來越短，如果你浪費它時，你會產生一種無法寬恕的犯罪感。

普：請你談一點你同時代的一些作家給你的影響，譬如史坦恩女士對你有什麼貢獻？或龐德和馬克·柏金斯 (Max Perkins) 對你有什么影響？

海：史坦恩女士寫了不少風格獨特的作品，她給我怎樣的影響，這點是很難做正確的估計；但是她從我的那本「太陽也升起了」(The Sun Also Rises) (註：電影的

譯名是「妾似朝陽又照君。」) 學到了寫對話的技巧，當然我很喜歡她，更高興我也能給她一點影響。事實上，儘可能地向古代與現代的偉大作家學習，對我而言已不是新鮮的事，同時我也沒想到，我的作品竟會那麼有力地影響史坦恩，除了對話以外，她在其他形式都寫得非常好。至於詩人龐德，他對自己真正熟悉的題材，寫得十分出色。在此我願再度聲明感激史坦恩女士在「用字的抽象關係」方面所給我的影響。以及我對她本人的尊敬與喜愛。龐德這位偉大的詩人和忠實的朋友，我也始終對他懷着忠誠的敬愛；至於我對馬克·柏金斯的感情也不下於他們二位，到現在爲止，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柏金斯已經死了」這個事實；他從未要求我改動任何我所寫的東西，對我而言，他不僅是一位編輯而已，同時也是一位智慧的朋友和美妙的伴侶，我喜歡他戴帽子的樣子和他移動嘴唇的怪模樣。

普：那些人可稱得上是你的文學的先驅者——也

就是說你從那些人學得最多？

海：很多，例如馬克吐溫、佛祿貝爾、司坦達爾、巴哈、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朵也夫斯基、柴霍甫、莫泊桑、莎士比亞、梭羅、吉卜林、莫札特、但丁、味吉爾、波斯克哥耶、塞尙、梵谷以及 Andrew Maxwell John Donne Captain Marryat 等等——要把他們每個人都例舉出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這些聽起來好像是在炫耀我所沒有的博學，而非在嚴肅地設法點出那些真正影響我的一生及工作的人，這不是陳舊而無聊的問題，相反的它是一個非常好同時也是嚴肅的問題，它需要良心的考驗。我之所以把畫家也列進去，是因爲我從畫家那裡學到的寫作方法跟我從作家那裡學得的一樣多，你也許要問這是爲什麼？這說來話長，所以我準備改天再向你解釋。此外，我個人也以爲一個作家一樣地可以從作曲家或研究和聲與對位法上學得很多東西。

普：你會彈奏樂器嗎？

海：過去我常彈奏大提琴，小時候我的母親特

別將我休學一年去學習音樂和對位法，她認為我有音樂天份，但是我知道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才華，我們家裡經常舉行室內樂演奏！我們邀請朋友來家拉小提琴，我姊姊則拉中提琴，母親是彈鋼琴，大提琴部份則由我擔任，我相信世界上大概不會再有比我拉得更糟的人，當然那一年我也做了不少其他事。

普：你是否重讀過你剛才所提到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例如馬克吐溫了？

海：你必須在馬克吐溫的天地裡呆上二、三年。荷士比亞的作品我每年都要重溫一些，特別是那本「李爾王」，當你重溫這些作品時，精神將為之一振。

普：那麼閱讀是你永恆不變的事業和娛樂啦！

海：我時常在閱讀書籍手頭有多少，就讀多少，同時我每月一定要訂購一批書，所以從來不會無書可讀。

普：你會讀過原稿嗎？

海：除非你跟這位作家很熟，否則那不僅是自在嗎？

普：你承認在你的小說中，有象徵主義的成分存在嗎？

海：既然評論家不斷地在發現它們，我也樂於假定小說中有象徵的存在。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我必須坦白地說，我不喜歡討論我的小說中的象徵是什麼，也不希望被人詢問這些事。寫書和小說而不被人請求去解釋它們，這也是一樁很難得的事，同時這也剝奪了那些詮釋家的工作，要是有五、六位甚至有更多好的詮釋家能為讀者服務，為什麼我要阻礙他們呢？我希望大家祇是因為讀我的作品能使他們感到愉快才去讀它們，而不是為了任何的象徵。

普：如果有人向你探詢寫作技巧的問題，會不會使你感覺到厭煩？

海：一個合理的問題，既不會使人愉快，也不會令人厭煩，雖然我仍然相信對一位作家而言，談論他如何寫作的問題是一件很壞的事，他所寫出來的東西是要別人用眼睛去讀的，任何的解釋都是多餘的，可是讀者常常會認為作品裡邊一定有超越他們領

找麻煩的事。

普：好吧！讓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張名單上，舉出一位畫家——波斯克(Heronymus Bosch)為例罷！他作品裡那惡夢的象徵特性似乎與你的大相逕庭。

海：我會做惡夢，我也知道別人也會，但是你不必把這些惡夢記下來。每件東西你可以刪掉，這使你知道你仍然是在寫作之中，而它的特質將會顯示出來。當一個作家刪掉了一些他並不知道的東西時，這好像他在寫作時有個篩洞似的。

普：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對你名單上那些作家的作品，有深切的認識時，將會幫助你把剛才提起的「井」填滿了水？或者是在意識上他們會幫助你發展寫作的技巧？

海：他們是學習去看、去聽、去想、去感受和去寫的過程中，必要的一部份，「井」是你蘊蓄靈感之所，沒有人知道它裡面是由什麼東西形成的，甚至有時連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此刻的心井是否有靈感，或是必須再等待它底降臨。

普：你承認在你的小說中，有象徵主義的成分存在嗎？

海：悟力的東西存在，然而解釋他自己的作品或引領讀者到他作品中到更深奧的領域去旅行，並不是一個作家的職責，還是讓讀者自己去探尋比較好。

普：你剛才這段話，使我聯想起你會忠告說：對一位作家而言，談論他正在進行的工作，是一件危險的事。為什麼作品正在進行時，作家不能談到它呢？我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記得有不少作家如馬克吐溫、王爾德、桑伯爾、史蒂芬等都曾徵詢朋友們的意見，而使他們的作品更加洗鍊。

海：我不相信馬克吐溫的「頑童流浪記」(Huckleberry Finn)曾經徵詢過別人的意見，要是他這樣做的話，他們很可能要他把作品中好的部份刪去，而把壞的部份加進去。王爾德據說近他的朋友說，他的談話比他的寫作更高明；史蒂芬據我所知也是如此，他的作品與他的談話常常使人難以置信，隨着他年齡的增加，關於他的許多故事也經常在改變。如果桑伯爾(Thurber)

的談話能像他的寫作那樣出色的話，他一定是最了不起而且最不會令人厭煩的健談者之一。據我所知，能夠把他所從事的那一行談得最生動、最令人喜悅的大概是鬪牛士朱安·貝爾蒙德（Juan Belmonte）。

普：你是經過了怎樣的努力，才發展出你那特殊風格的寫作體裁？

海：那是一個漫長而令人厭煩的問題，如果你費了兩天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你將會自覺你不能夠寫下來。我也許可以說，一般業餘作家所謂的「風格」，通常祇是初次想創作新東西時，所產生的那種不可避免笨拙，幾乎沒有一種新的古典作品會跟過去的古典作品相似，人們首先看到的是笨拙，但是後來因習慣了而覺察不出來，因此雖然他們表現得如此笨拙，人們却以為這些笨拙就是「風格」，而許多更笨的人便開始模仿他們，這是很遺憾的事。

普：在你的腦海裡一篇短篇小說的概念，是如何孕育完成的？其中的主題、情節、或角色會隨着你故事的發展而改變嗎？

海：有時候你事先就會有整個故事的構想，有時候是當你坐下來寫以後，故事才漫漫形成，而事先根本無法預測結局如何，當故事開始發展時，每件事都有改變的可能，這種變動就是故事的來源，有時情節的進展很慢，以致你覺得故事似乎停滯不進，但是一個故事通常總是在改變、總是在變動。

普：你寫一部小說時是否也是如此？還是在你未開始寫之前，你就先擬定了全盤的計劃，然後再嚴格地遵守你事先擬定的計劃？

海：就以「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爲例吧！我是每天都在推進它的情節，原則上我是知道將要發生的是什麼，可是我每天總會創造出一些新的情節出來。

普：是不是你的「非洲的綠丘」、「得失之間」與「跨河入林」都是以短篇小說開始然後才擴大成長篇小說？要是這樣的話，這二種寫作形式似乎很接近，所以作家無需做任何的修鍊就可以從短篇小說跳到長

篇小說的寫作。

海：不，並非如此，「非洲的綠丘」並不是一本小說，而是一部企圖描寫絕對真實的書，我的目的是想藉一個國家的情狀和一個月的真實活動底描寫，來和一部想像的作品相抗衡。在我寫完了此書之後，我又寫了兩個短篇小說「雪山盟」和「麥考伯的短暫而愉快的一生」，這二篇東西，都是我在寫「非洲的綠丘」同一時期內從狩獵旅行，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虛構出來的故事。至於「得失之間」與「跨河入林」確是從短篇小說開始的。

普：你發覺要由一項寫作計劃，進入另一項是否輕而易舉？你通常是同時進行寫幾部作品，還是一旦開始寫一部作品，不到最後完成，絕不從事另外一部作品的寫作？

海：事實是，我爲了回答你這些問題，我正中斷了嚴肅的寫作工作，這點證明了我是多麼笨，所以該受嚴厲的懲罰，但是請你別擔心，繼續你的問題吧！

普：你有沒有感到過你與其他的作家正處於競

爭的狀態中？

海：從未有過。過去我總是在設法寫出比我心目中確信有價值的某些已逝世的作家，更出色的作品，經過了一段長時間後，現在我祇是設法盡我所能的去寫，有時運氣好時，就能寫出超乎我能力的作品。

普：你以爲作家的年紀越大，他的創作力會越萎縮嗎？記得在「非流的綠丘」一書中，你會提過：美國的作家一旦到了某一年紀，就會變成老媽式的囉嗦。

海：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大知道，那些瞭解他們正在做什麼的人，只要頭腦依然靈活，便該活着。至於那本書中你提到的句話，只要你把此書再看一遍，你就會明白，這是爲了擺脫一個無趣的奧國人的追問，而被迫說出的一句話，我祇是忠實地寫下當時的對白，並不是在發表永恆的聲明。

普：我們尚未討論人物的問題，你的作品裡面的角色是不是毫無例外地出自現實生活的人物？

海：當然不是這樣。有一些確是來自現實生活

中的人物，但大部份還是從人們的知識、瞭解和經驗中，創造出來的虛構人物。

普：請你說一點如何把真實的人物變成虛構的角色底過程。

海：如果要我解釋有時我是如何處理這些事，那不管是在給控告人的律師寫一本清單。

普：你是不是也像佛斯特 (E. M. Forster) 一樣，把「平面」的與「立體」的角色分開來？

海：假如你像照像機一樣的描寫某一個人，那就變成了所謂「平面」的角色，從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這是失敗的；假如你就是你所知道的，把他重新創造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物，那麼他便是具有各種深度的「立體」角色了。

普：當你回顧過去你所寫過的小說，你最喜歡的角色是那一個？

海：這個名單要列出來的話，可能太長了。

普：那麼，你一定樂於閱讀你自己的書了？

海：當我在寫作上發生困難時，偶而我也讀讀它們使精神振作一下。

完了，但是他並不需要做有意識的觀察，也不必去想它將會如何有用，也許在開始時，這是真理，但是後來每一件他所看到的事情，都會進入他過去所知或見過的記憶底大寶庫裡。如果知道它有任何用處的話，我總是設法用「冷眼旁觀的原則」去寫，每件你知道的事，你可以除掉，而這祇會加強你的冷漠的態度，這是屬於不我表現的一部份。如果一個作家刪掉某些東西是因為他不知道這些的話，那麼這個故事就有個漏洞了。

「老人與海」這本書，我也可以把它寫成多達一千餘頁的書，只要我把那個漁村裡的每一個角色都安排進去，把他們怎樣謀生、受教育、生孩子等全部過程都寫進去，但是這些事，其他作家會寫得很好。在寫作上，你常被滿意的心理所限制，所以我曾試着去學一些其他的事情。首先我會試着刪除每件不需要傳給讀者的經驗，這樣讀者在讀後之餘，才會覺得已經變成了他們經驗的一部份，而且似乎確實有此事

普：對於你的角色你是如何命名的？

海：盡我所能的想出最好的。

普：你是不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想出你的「書名」？

海：不，我總是在完成一篇故事或書之後，才替它列出一連串的名字——有時多至一百個。然後我就開始一個一個地刪掉，有時全部都被我否決了。

普：甚至當故事的名字是從它本文中供給，你也是這樣做嗎？例如那篇「像白象的山」。

海：是的，標題還是後來才定的。在普魯尼爾 (Prurier)，我遇見了一個女孩子，在午餐前我要去吃牡蠣的地方，我知道她最近曾有過一次流產，我走過去與她交談，我們不提這件事，但在回家的途中我想到了這個故事，連午餐也沒吃，花了整個下午去寫它。

普：所以當你沒有寫作時，你就總是處於旁觀者的地位，尋找一些可供利用的題材。

海：當然，要是一個作家停止觀察的話，他就

發生，要作到這個地步是很困難的，而我也非常賣力地從事這件工作。

現在讓我來談一點「老人與海」寫作的處境情形，這次我有個意外的幸運，使我能夠完全表達出別人從未表達過的經驗，所謂幸運是指我得到了一位好的老人和一個好孩子和最近作家們都忽略了這方面的好題材而言，接着我覺得「海」也像「人」一樣地值得描寫，這點我也覺得很幸運，我曾見過馬林魚，而且也知道它們的事，所以我把這些都刪除了；我也看過大約有五十多條的幼鯨成群而行的情景，而有一次我也用魚叉捕獲一條長約六十呎的小鯨，後來失去它的經驗，這方面的詳細情形我也把它刪去了，至於我從這個漁村所聽到的所有故事，我一概沒有把它們安排進去，但是由經驗得來的知識，仍會給你一幅真實的圖像。

普：你曾經描敘過你個人從未經驗過的事嗎？

海：一個好的作家通常不是在描敘；而是在創造——從個人或非個人的經驗與知識取材；

甚至有時他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知識，來自那被遺忘的種族與家庭的經驗，誰教家鴿飛呢？鬪牛的勇氣是那裡的？獵狗的鼻子為什麼那麼靈敏？這些也是不可思議的事。

普：你認為一個作家對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應該關心到什麼程度？

海：每一個人都有良知，可是良知的作用却没有一定的準則。但是有一件事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個熱心於政治的作家，要是他的作品一定會留傳的話，那麼當你讀它時，你將會遺漏那些政治問題。很多所謂政治性的作家時常在改變他們的政治見解，這對他們本身和他們的評論家也許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有時候他們甚至需要重寫他們的觀點……並且顯得非常匆忙的樣子，也許這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追求幸福的方式。

普：你願意說在你的作品裡，有任何的「說教」(Didactic)的意味嗎？

海：「說教」是一個已被誤用和糟蹋的字眼。

一個好的作家，他最需要的根本才華是：如何把適當的題材安排進去，如何反映各種人性的衝突，如何發掘有意義的東西，這是作家的雷達，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曾擁有這種心靈的雷達。

普：最後，我想再請教你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作家，你覺得什麼是你的藝術底功用？為什麼事實的表象比事實本身更有力？

海：為什麼你會對這些問題感到困惑呢？從那些已發生過的事從那些既存的事實，以及從所有那些你知道或不知道的事物，透過心靈的思考，你創造了一些新的事物，這並不是一種表象，而是比任何真實和實際存在的事物更「真」的一種新東西，這種「藝術的真」比「人生的真」更有不朽的價值，如果你把它創造得夠好的話，你就無形中賦給它不朽的生命，這便是為什麼我們要從事寫作的理由。

海明威的著作：

(一)小說：

- 那本「午後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是一本有教訓意味的書。
- 普：據說一個作家在他整部作品裡，僅討論一兩個思想而已，你也覺得你的作品也只是在反映一兩個思想嗎？
- 海：那是誰說的？這句話聽起來似乎太單純了，也許說這句話的人本身祇有一兩個思想罷。
- 普：格拉罕·格林(Graham Green)說：一種主情(即支配日常生活的感情)產生了一書架的小說，聯合了一種系統；我相信你自己也說過：偉大的作品往往來自不平之感，你認為一個小說家被此種迫人的感情所支配，對他而言是否很重要？
- 海：格林先生他具有我所缺乏的靈巧的發言能力，就我個人而言，要把一架子書弄成千篇一律像沙離鳥的外表和鵝的叫聲那麼相似——是絕對辦不到的，雖然我也準備使作品具有一貫性。一個缺乏正義感和打抱不平之感的作家也許最好是去編學校的年鑑，而不是寫小說，年鑑才會年年類似。
- (1) 春天的暴雨。(1926)
 (2) 妾似朝陽又照君。(1926)
 (3) 戰地春夢。(1929)
 (4) 得失之間。(1937)
 (5) 戰地鐘聲。(1940)
 (6) 跨河入林。(1950)
 (7) 老人與海。(1952)
- (二)短篇小說集：
 (1) 三個故事與十首詩。(1923)
 (2) 在我們的時代。(1924)
 (3) 沒有女人的男人。(1927)
 (4) 失落的勝利者。(1933)
 (5) 四十九個故事集。(1938)
- (三)遊記：
 (1) 午後之死。(1932)
 (2) 非洲的綠丘。(1935)
 關於海明威的傳記：
 (1) 作家中藝術家——海明威。(By Carlos Baker 1952)
 (2) 海明威傳。(By Philip Young 1952)
 (3) 海明威的人與作品。(By K. M. McCaffery 1950)

協奏曲

二十二、海頓 Franz Josef Haydn

一七三二——一八〇九——

海頓在協奏曲形式上所花的精神遠不及交響曲及弦樂四重奏為多。他自己並不是一位演奏家，他的主要任務是指揮樂隊，寫作樂曲，替伊斯特赫茲王府掌管一切音樂事務。由於王府中的需求永無止境，他就不停的在創作（八十三首弦樂四重奏，一百另四首交響曲。）他的各種協奏曲也有二十餘首之多。雖然他對這種作品的興趣不大，但這樣的成就也仍然是相當可觀的。他的這些協奏曲都比較短小、簡單、但却華麗、雄壯而多彩。

F 長調大鍵琴協奏曲

Concerto In F Major for Harpsichord And Orchestra

- ① 中庸快板。
- ② 行板。
- ③ 急板。

這首協奏曲所用的樂隊，僅有弦樂部份及兩只橫笛。而且當獨奏者出現時，橫笛也停止吹奏，只餘下大鍵琴與弦樂器所造成的背景。第一樂章輕巧而迷人，海頓的引人處是將纖柔的溫雅與堅硬的強勁混合在一起。中間樂章是一首行板，音樂的織地以對位手法組成，大鍵琴的演奏優雅而純淨。樂章的中段，弦樂器以撥奏作為大鍵琴的伴奏。末樂章是華麗而富精力的急板。靈巧、快捷、是大鍵琴的特長。修剪精確的音調，給旋律又增加了一層敏銳之感，也使那精巧的變化獲得了無比的安逸。

唱片介紹：Veyron-lacroix大鍵琴，Horvat指揮維也納國立歌劇院樂隊。
Westminster—9707。

D 長調大鍵琴協奏曲

Concerto in D Major (Op. 21) For Harpsichord And Orchestra

- ① 甚快板。
- ② 甚緩板。
- ③ 匈牙利風迴旋曲：很快的快板。

這是海頓協奏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的構思華貴而豪放，氣氛多變，細節豐富，是海頓最成熟的一首協奏曲。第一樂章的旋律非常豁達，是一個完整的奏鳴曲式樂章，獨奏樂器與弦樂部份具有良好的平衡。開始時的旋律，輕快而富彈性，是海頓快板主題的典型。將近樂章的中

段時（展開部），它的短調風味與長調同樣的安適。

海頓從不浪費心力，他的動向犀利而簡潔，他的戲劇性效果的形成，迅速而敏銳。以第一段樂隊呈示部將近結束時為例，兩個小提琴部份相互競爭、和解、然後又開始競爭，而大提琴則以生硬的樂句升高，退隱。它雖然只有幾個小節，但內容則非常動人，和樂章開始時的戲劇性相若。隨後是一個高昂而近乎敏感的弦樂器樂段，延續了前面樂段的雄渾，但却更富抒情氣質。全部的過程，僅不過是在獨奏樂器即將開始之前出現的，當樂章開始時的旋律精縮後首次於大鍵琴中出現時，由於對比而使效果更覺動人。這一個樂段在展開部中再度出現，小提琴在相互衝突，中提琴與大提琴強有力而拘泥的在下面前進。此時大鍵琴立即與主旋律交織在一起，但改用關係短調演奏。海頓非常謹慎的節用他的資源。短調在旋律上所造成的新氣氛，已足夠提高興趣，宏廣而高昂的弦樂器樂句，這時相機退隱，留待展開部後段中利用之。由於旋律的豐富以及細節的獨出心裁，使這一個樂章以它的澄澈與節儉而見長。

慢板樂章由一段典型的海頓旋律開始，流暢而質樸。全曲中最美麗的音樂，是大鍵琴的一段演奏，首先由短調開始，然後轉回長調。它在開始時的衝動，是一種非常緻密的和不諧，由一個纖雅的旋律使之轉為和諧，然後它又轉為不諧和，最後重又獲得解決。這是一個使人着迷的樂段，由緊張與鬆弛的奇妙轉換而組成。

最末樂章是一首華麗的匈牙利迴旋曲，閃爍而精力旺盛，大鍵琴激奮的勇猛前進，清脆的倚音有、若小鑼鈸的輕巧敲擊。旋律富色彩，有時也出現美麗動人的歌調旋律。海頓的民間音樂作品，以這一個樂章最為出色。

唱片介紹：Benda | 大鍵琴， Angerer | 指揮維也納教會交響樂隊。Vox 12170；512170。

二十三、亨德密特 Paul Hindemith

——一八九五——一九六三——

亨德密特是一位近代派的作曲家，他的音樂在一般人聽來都覺難予接受，而他的音樂信條也是出人意外的。他說：「目前所遺憾的，是音樂在製作者及需要者之間的散漫關係。現在的作曲家們，除非能弄清楚對他作品的需要情形，最好不要寫作。為了滿足自己而不停作曲的時代，可能已不復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對音樂的需要則又非常強烈，迫切需要作曲家及聽眾之間能獲得相當的了解。」

為了響應這種「音樂的需要，」亨德密特曾為電影機，機械性樂器，甚致業餘音樂家作過曲。對於後者，他曾作過幾首樂曲（作品四十四號）；供二具小提琴，三具小提琴，弦樂四重奏以及弦樂隊演奏用，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只用第一把位演奏。他的作品第四十五，也是這種情形，它是一組合唱及器樂的作品，並且註明不是供音樂會或職業性音樂家用，僅適合於音樂愛好者們在自己家中演奏。像「烤天鵝的人」（Der Schwanenteiler）這一類的作品，以純民間音樂為基礎，正是亨德密特的理想。因為在邏輯上為大眾所作的音樂，多少應當着重於大眾的音樂，也就是民間音樂。

「烤天鵝的人」，完成於一九三五年夏。寫作這首樂曲的動機，亨德密特謂：「理由之一：是因為我的另外兩首中提琴協奏曲演奏的次數太多了。另外一個原因：試試古老的德國民謠如何能用於近代的音樂會作品中，利用近代的作曲法，但保留原有的精神。」他所追隨的原則是：「寫作清晰而潔淨的音樂；使獨奏樂器能有引人注意的地方；使和聲的發展追隨着可以理解的音調途徑；使獨奏者與樂隊有區分（因此沒有高過大提琴的弦樂器）。」除去獨奏的中提

琴之外，這首作品尚需四具大提琴，三架低音大提琴，木管樂器部份，豎琴，及二只定音鼓。
「烤天鵝的人」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阿姆斯特丹首首次公演，由曼傑伯指揮 Concertgebouw 交響樂隊伴奏，作者親自擔任中提琴獨奏。

× 烤天鵝的人：中提琴協奏曲 ×

Der Schwanendreher ; Concerto For Viola And Small Orchestra

① 緩慢——略激動，有力。 ② 極安閒。

③ 適中的快板。

第一樂章係以一首十五世紀的民謠為基礎，它的歌詞如後：

Zwischen Berg Und Tiefem Tal 在那峻嶺與溪谷

間。

Da Leit Ein Freie Strassen 有羊腸小路一線。

Wer Seinen Buhlen Mit Haben Mag: 你們沒有情

侶的遊人，

Der Muss Ihn Fahren Lassen 請勿在此留連。

譜①是它的旋律。它和另外兩個主題（譜②，譜③

Ex. 1



Ex. 2



（組成）了這一樂章的骨幹，樂章開始時的序奏（緩慢），由中提琴的獨奏開始。序奏結束後，銅角奏出第一段民謠（譜①）中的最初六小節半，樂隊中的其它樂器以一個節奏性的旋律作為伴奏。中提琴重又出現（以譜②為基礎），銅角則在此時繼續奏出民謠中的三小節。中提琴接續奏出另外四小節，銅角隨後奏完了譜①的餘下部份。此後民謠旋律被分成三個部份。而非連續演奏。最後的一段旋律結束了序奏部份。然後樂章轉為較活潑（略激動，有力），它由譜③開始，由中提琴奏出，樂隊陪襯之，最後轉入譜②，首先由單簧管呈示，再由中提琴演奏。民謠的旋律再度出現兩次，第一次在樂章的中段，由伸縮喇叭獨奏開始，漸次的引入高潮，同時也形成為一個尾奏。在這一樂章中，大致是以大提琴或三只銅角來完成和聲部份，而由木管樂器織成精細部份。

第二樂章由獨奏的中提琴與豎琴的一段美麗二重奏開始（譜④）。隨後是一首民謠「菩提落葉」（Nun Laube lindeln），它出現於十五及十六世紀之間，但目前仍然時常聽到（譜⑤）。它

Ex. 3



Ex. 4



Ex. 5



的第一段歌詞如後：

Nun Laube lindlein Laube, 搖脫你的葉子，小
山菩提，
Nicht L'anger Ichs Ertrag 我不能再吞聲忍泣；
Ich Hab Mein lieb Vorloren 我已失去了我的愛
人，
Hab Gar Ein Traurig Tag 終日惟有憂鬱。

亨德密特自己解釋謂：「木管樂器的編排採用了近似管風琴的效果，其目的為企望以我們的技術媒介重振那肅靜，平衡，以及十六世紀中的晴朗感人氣質。」在這溫柔而動人的樂段之後，是一個賦格式的樂段，以一首古老的杜鵑之歌為基礎（譜⑥）。歌詞的起首兩句為：

Der Gatzganh auf dem zaune sass. 杜鵑憩在籬笆上，
Es regnet sehr und er ward nass. 大雨使牠濕透。

亨德密特解釋謂：「這一個主題，在各樂器之

Ex. 6



Ex. 7



間，以長調及短調相繼出現，中間插入一短小的間奏。當銅管樂器奏出前面一段緩慢的旋律（菩提落葉）而加入到這賦格式的曲調中時，造成了高潮。然後第一段的再現部出現，獨奏中提琴與豎琴的二重奏，與銅角奏出的譜⑤混成一體。」

末樂章以七首變奏組成，根據一首十七世紀的恢諧民謠為基礎（譜⑦）。歌詞的大意是說到一個人在廚房裡燒烤天鵝：

Seid ihr nicht der schwanendreher. 你是那燒天鵝的人，
Seid ihr nicht derselbig mann. 你是他，不會有錯。
Se drehet mir den schwan. 請你烤隻天鵝給我，
So hab ich glauben dron. 因為牠是我的信心所托。
Und dreht ihr mir den schwanne nit. 如果你不會烤天鵝，
Seid ihr kein schwanendreher nit. 你就不是那烤天鵝的人。
Dreht mir den schwanen. 請你烤隻天鵝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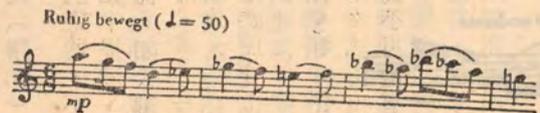
歌曲的每一個部份都由樂隊及中提琴交互呈示。第一變奏主要由中提琴及伸縮喇叭演奏。第二變奏中，旋律全部由銅管樂器奏出，獨奏樂器作為陪襯。第三變奏分為兩個短小的部份；前一部分由中提琴奏出旋律，銅角奏出頓音，與其它銅管樂器一同作為襯托；後半則由豎琴演奏旋律，木管樂器作為襯托。譜⑧為第三變奏的結尾。

第四變奏（慢板）利用了另外一首旋律（譜⑨）第五變奏則以第四變奏中的主題為基礎。第六變奏又回復了開始時的速度，旋律由銅角呈示，中提琴作為裝飾。最後一首變奏為樂隊中高音

Ex. 8



Ex. 9



部份及低音部份之間的一首卡農，旋律相距一小節而進行。尾奏係以第三變奏的尾奏（譜⑧）作為基礎，而結束了第七首變奏。

二十四、歐 尼 格 Arthur Honegger

——一八九二——一九五五——

鋼琴小協奏曲

Concertino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 ① 快板。
- ② 甚緩板。
- ③ 快板。

歐尼格以「太平洋二三一」一首作品而出名，它描寫的是一輛鐵路機車頭。不過他的名氣主要還是基於幾首偉大的合唱曲。他的作品範圍涉及了所有的各種樂曲，數量也相當可觀，為近代作曲家極重要的一位。

這首小協奏曲完成於一九二四年，是一首細巧而迷人的作品。第一樂章快板，以一個一小節的主題為基礎（譜①），由鋼琴呈示，韻律非常輕快。樂章的開始及結尾，都是以這一個主題為骨幹。中間樂段內則有幾個新的精緻旋律出現。

慢板樂章的抒情氣質仍然非常隨意，是一個極為甜美的樂章，木管樂器不斷的奏出流暢的花腔，小提琴陪襯着鋼琴的連續旋律。獨奏部份極為從容，木

Ex. 1

Allegro molto moderato



管樂器所用的古怪調律，對它似乎全無影響。

最末樂章活潑敏捷，略帶爵士樂氣息。

二十五、伊 伯 Jacques Ibert

——一八九〇——一九六二——

現代的協奏曲樂隊，無異是一個非常富有伸縮性的樂器。它有時會擴大到會晚期的浪漫派感到吃驚，有時又緊縮到使十八世紀的作曲家們都有無從着手之感。對近代作曲家而言，晚期浪漫派的樂隊，既覺過大又嫌太小。那些注重音樂色彩及節奏的作曲家們，認為這種樂隊仍覺太小。而認為浪漫派音樂過於誇張的人，又感到它太過龐大。伊伯屬於後者，着重於緊縮樂隊。他將樂隊又縮小到十八世紀的形態，因此他也採用了十八世紀的音樂形式。

近代的作曲家們，對室內樂協奏曲特具偏愛。德、意、英、各國的室內樂協奏曲變形，在近代作品中也時常出現。室內樂協奏曲（Concerto da Camera）是一種早期的協奏曲形式，樂隊的結構較小，風格細膩。它是專供在室內演奏用的非宗教性作品，與教會協奏曲（Concerto da Chiesa）不同。後者的風格非常嚴肅，且多半均以賦格為主，很少單獨表現的機會。室內樂協奏曲則動人而活潑，多半採用舞蹈組曲。

伊伯雖然沒有利用十八世紀的舞曲，但他仍然能表現出古室內樂協奏曲的簡潔、活潑特質，同時也顧及了近代的風格。它的作品細膩，可愛，有時更非常溫柔。

薩 氏 管 協 奏 曲

進入本世紀以後，作曲家們多注重音樂的色彩，因此也就用到了許多已被忽略的樂器，不論是古代或是近代的樂器，都被採用為協奏曲的獨奏樂器。較次要的協奏曲樂器，如中提琴、豎琴等，受到了進一步的考慮，許多新的協奏曲也以它們為中心而寫成。古代的樂器，如大鍵琴，古中音提琴（Viola Danore），低音古提琴（Viola da Gamba），高音古提琴（Parabassus Violle），大低音古提琴（Basse de Violle）等，也再度被採用，有些作曲家更試用四分之一音的樂器，敲擊樂器群，爵士樂隊，以及人聲等，作為協奏曲中的獨奏樂器。因此利用薩氏管也在不足為奇了。

伊伯在這首協奏曲中所用的是一個室內樂樂隊，共有十一件樂器：橫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銅角、小喇叭、二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弦樂五重奏部份也可以擴大到正常樂隊的編組，但其它管樂器也要按照比例增加。在這種情形下，它就不再是室內樂作品，而成爲一首音樂廳中的協奏曲。

這首作品完成於一九三五年。

① 流暢的快板。

② 甚緩板——非常活潑。

第一樂章快板，由一段活潑的導奏開始：弦樂器迅速的向上掠過，由一個生硬的小喇叭主題接續之。主旋律隨即由中音薩氏管呈示，然後又重復演奏一次，同時並呈示出另外兩個副主題。一個敏銳的過渡樂旨，由小喇叭轉入銅角，然後獨奏者將它的速度減慢，引入一優雅的歌調式主題，它組成了樂章的中段。薩氏管在協奏曲中，無論如何總是非常新奇的，因此它要儘量的表現。首先它演奏了兩個八度音階，然後奏出一段美麗的高音，最後轉入一聯串迷人的自

然花腔。樂隊接續了歌調旋律後，在薩氏管的興奮演奏之上平靜的進行。

再現部來臨，樂隊完成了傳統性的轉換樂段。當獨奏者結束演奏後，樂隊立即奏出一巧妙的賦格風樂段，以第一個主旋律為基礎。它一直延續到主題的第三個賦格樂段出現——低音管、單簧管及雙簧管，對應着大提琴的彈撥演奏——當小提琴打斷它們之後，它承接了主題並迅即進入一斷然的結束。薩氏管重又奏出第一主題，樂章的第一段完全不變的予以重復一遍。一個八小節的尾奏，結束了這一個樂章，獨奏者完成最後的演奏，樂隊華麗而活潑的奏出最後的結尾。

這首作品在樂譜上只標明了兩個樂章，但實際上第二樂章又分成了兩個部份；甚緩板及活潑快板，在第一段中，當薩氏管奏出主旋律時，弦樂部份也隨同出現。第二個樂旨在樂章的中間出現，主旋律略行改變後，甚緩板即告結束。慢板樂段是一可愛而富氣氛的冥想曲。溫暖、富美感，稍帶憂鬱，更加深了另兩個樂章的歡愉氣息。

活潑快板極爲輕鬆愉快。在近代作品中，很少有這種完全沉溺於自我欣賞的樂章出現。弦樂器以一個精力富強的主題開始，近似於大協奏曲的開始。薩氏管繼續之，並與樂隊相互追逐。隨後有一個新的旋律出現，非但銳利而且利用了切分法。由薩氏管開始，單簧管則在其下奏出一活潑的對位主題，低音管也加入一同演奏。然後這三件樂器又重復演奏一遍。樂隊打斷了它們，獨奏樂器隨即又呈示出另一個新旋律。樂隊奏出開始時的主題，獨奏樂器進入一段技巧性的表演，同時引出節奏。薩氏管也吹奏出開始的主題，然後將它轉交給樂隊。此時再現部出現，樂章進入一精力強盛的結尾。

X

X

X

唱片介紹：Abato 薩氏管，Shulman 指揮。Nonesuch 1030；71030 (U.S. #250)

吉屋招租

泰 勒 小 姐 原 著
薛 真 培 譯

第十章 後門的房客

我們家的房客不光是前門客。後門口也有不少——那些不出錢的食客。經常川流不息地，有一些流浪漢到後門口來討取食物果腹。

父親抱怨地說：「那都怪你們的母親，假使每次他們來，她拒絕的話，他們也就不會再來了。」

母親反駁他道：「別盡怨我，你幹嗎每次都接濟他們錢。我是每次都要他們把吃下去的，從工作中替我們做回來。」

她的確是如此，除非他們肯做工，她是不肯讓他們白吃的。假使那個人光說：「我肚子餓了，妳可有東西給我吃？」那他就得不到什麼下肚。一定得這麼說：「我肚子餓了，你有沒有工作給我做，好讓我用工作換取食物。」可是那兒有那麼多工作給他

們來做呢？不過母親總要他們表示他們是願意作工來換食物的。母親是特別強調這點。

有一年冬天，我們家後門口來來往往的堂下客太多了。父親說：「我猜這兒大概是做下了記號的。」於是我們出去四處查看，果然在後門口水泥牆頂上，我們發現一行用紅粉筆寫的字。

父親說：「要我唸給你們聽嗎？我敢保險一定是這樣的『太太心腸好，菜飯香又鮮。』」所以他就把它們用布抹擦去。

母親分辯說：「這些流浪者就像蜜蜂回巢一般，牠們用不着什麼粉筆字來幫忙的。我注意過他們。在兩條街以外，他們就熱門奮徑似地直向我們家走來。」

父親說：「他們一定聽到嚼過滋味的人說你的菜燒得好。」
這也是實在話，因為即使那些粉筆字抹去了以後，那些後門客仍然是絡繹不絕，過不了好久那類粉筆字又再度出現在牆上了。

記得有一天母親和我兩個人在後院子裡，在街的那一頭好遠的地方，有一個人朝着我們家走來。

母親說：「這一定是個流浪漢，他一定是到我們家來的。」

真的他根本不去左鄰右舍，直朝母親走來，脫下帽子說：「太太我真餓了，給我點工作做來換一頓你們家的美餡好嗎？」

母親追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們家的飯好吃？」

他微笑道：「哦，太太我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時就聽到過人家講起妳來。」

我曾幻想這些長途跋涉的人，決定長大後也做一個女流浪者。我真不忍見那些不懂求工作而被母親拒絕的饑餓人。曾經有一次，我趕去告訴他那個竅門，我輕輕地告訴他：「你只要要求工作，你就有東西吃的。」

曾經有一次，有兩個人撞進家裡來，我居然一點也不害怕地給他們飽餐一頓。那天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我聽到後面走廊裡有聲音，那時已經差不多八點鐘了，我好奇勝過一切，走到後廊裡看個究竟，不意竟發現兩個男人探手入冰箱裡在拿東西。

我問他們：「你們是不是找東西吃？」

他們嚇了一跳，有一個說：「是的，我們太餓了。」

另一個說：「有沒有工作給我們來換一頓吃的呢？」

他們既然如此說，我自然得給他們吃。我說：「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我不知道有什麼工作給你們做，不過我找一點東西給你們吃好了。」

我切些冷的烤牛肉，給他們一點蕃茄和一碗布丁後，自己還覺洋洋自得。

「你們得等母親回來時，她會告訴你們有什麼工作給你們做的。」

我的客人們說，他們本不想吃了東西抹抹嘴就走，不過他們認為還是不要等母親回來好些。

有一個還貪婪地看着剩下的烤牛肉，他說這拿來做三明治在路上吃倒是很好的。

我告訴他們：「你們吃了那麼多的肉，我相信母親回來時她一定要你們做工來償還的。」

「那麼，明天我們一早就回來，替你們幹一天活好不好？」



我覺得言之有理，於是抱剩下的肉統統包了起來給他們帶走。

當我告訴母親這件事的時候，她很生氣。她說以後若再聽到有人闖進房裡來拿東西時，絕不應該給他們東西吃，而應該從前面出去報告鄰居們。

父親說母親根本不應當怪我，我承襲了她的個性。

有時也有全家來求助的人，有些窮人成群結隊地向別地移動，遇到汽車拋錨或沒錢買汽油時。我們家就會有帶着五六個孩子的大人們在樹林裡紮營住下。那些人會分別替母親或我們的左右鄰居做散工。直到他們賺得足夠上路的錢才走。

母親對父親說：「你看這有什麼辦法呢？那些孩子們可是挨着餓的。」

而父親又噁哩咕嚕地在抱怨，說母親簡直是傻瓜。一面又跑出去悄悄地塞兩塊錢給這家的男人。

父親與母親兩人常把週擠窮人不當相互推諉。可是兩個人却又常常行些好事。而且常常爲了別人代發求援的消息。

有時父親會打電話回來說：「孩子的媽，這兒有一個墨西哥男孩子——他父親和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妳那兒可有什麼院子裡清理工作給他做？」

母親會抱怨着：「上次你差回來那個小鬼，把院子裡的花都拔光了，野草却一根不少。不過你叫他來好了，我找些事給他做。」

也許打電話的是母親：「這兒有一個老頭子——不過並不太老——他從奧柏索一步一步走來的，他說對洗衣服是內行。我打發他找羅根去了。」

「再見，羅根可不能收容所有的落難人。而洗衣作也不是養老院。」

「但是這個人一定需要拉他一把的。」

父親在電話那頭可能是很兇狠地道：「給他一塊錢，打發他走好了。」

「他並不要人救濟他，只想找一件工作。」
 「那好吧，叫他去洗衣作好了。我再打電話給羅根。」
 父親的手是很鬆的，但是母親却不喜歡把現錢給人。她覺得送錢給人是害了別人。借給人却又當別論——至少她是這種想法的。

母親對替她工作的人總是很關心的，她的皮包總是為這些人敞開。她總想知道他們打那兒來？往那兒去？關於他們家庭的情況？他們的困難？一旦她知道了，又忍不住同情他們。一個可憐的墨西哥人喬安，家中有常年臥病的癆瘵妻子，一個九歲大的女兒又得上學，又得管家和照顧其他年幼的弟妹們。因此母親就會對他說：「這兒有一碗湯，帶回去給你太太，這些衣服是給孩子們穿的。」當喬安需要四塊錢來買藥時，母親就會借給他。

於是她就會在她的食譜後喬安名字下面記下所有的記錄：「你現在欠我兩天的工作。你下星期來做還我好了。」

喬安有時會回來做工，但有時却不回來。就像其他借了錢的人一般，他們是想要以做工來「抵償的」，但是，這總是人的弱點，一旦錢拿到手後，總就忘了。因此在我們房子週圍，以及花園裡經常是因為等着人去收拾反而沒人來收拾。

父親咆哮道：「我總以為妳已經得過教訓。你借錢給他們以後，就等於和他們說了再見。假使這是必要，就送給他們好了，別談什麼借。我真不懂，妳為什麼就不能像別人一樣，找一個固定的花匠。」

可是固定的花匠遠超過母親願意付的價錢。因此她就不得不靠那些四處流浪的人，他們的工作並不理想，而經常在有了上一餐沒有下一餐的情況下向她借錢，而十次有九次是從此就不再露面了。

另外的後門房客却是我們過去的廚娘們。她們暫時失了業，於是會到我們家來寄住一段日子，直到她再找到工作為止。她們睡在後廊的行軍床上，做一些零碎工作以抵償食宿，多半是根本甚麼工作也不幹的。

母親有時也會抱怨：「人家還以為她們是我請來的貴客呢！」

我們之所以會有那麼多「前任」廚娘的原因，是母親從來不肯給佣人們足夠的工錢而使她們長幹下去。而她又覺得自己應對她們負照顧的責任。當她們生了病，她會像照顧她自己孩子般照顧她們。她替她們付醫院的帳單，也給她們錢，好使她們將獄中遊手好閑的兒子保出來。也許這就是傳統的老式南方習慣，你照顧你的奴隸，不過不要給他們工資。

母親會抗議說：「燒飯全是我一手包辦的，打掃和洗洗盤子是不該要那麼大的價錢的。」
 那的確也對。不過能幹的廚娘們沒法伸展她們的才能，自然而然地到那些可以用得上她燒飯技術和有足夠薪水的地方去了。

可是她們都很敬愛母親，在沒有工作時，她們都會來投靠母親。簡直找不出任何一個我們的前任廚娘沒有來投靠過我們的。

比方說迪娜。她簡直是一個骨瘦如柴的老戰馬，黑皮膚起滿皺紋，臉頰上有三顆討人厭的痣。她是我們所有的廚娘中最好的一個——母親有時甚至於讓她自己替我們燒一頓飯的。做做歇歇，迪娜替我們做了好多年。當她沒替我們做，而又沒找到工作時，就會是我們的後門房客，假使迪娜沒有奧開——他的全名是奧斯卡——的話，她可能會是我們的長期食客。在母親的估計下，奧開是個，又懶又饞，一無用處的用兩條腿走路的男人。

據說奧開有心臟病，他究竟有沒有，我可不知道。總之，母親說：不少心臟有毛病的人，也照樣能養活自己。他是個滿頭金髮，長相不難看，胖胖的小白臉。任何時間都是穿得端端正正，手上乾乾淨淨，頭髮修剪得整整齊齊。他纏住了迪娜，好像很快樂地讓迪娜來養活他。當每次迪娜回來替我們工作時，母親總要警告她：「好吧，妳頂好弄明白，我可不許奧開

上門來！」

迪娜會神氣活現地說：「不會的啦，奧開現在有工作做的，他自己租了間房子。」

「好吧，只要不來就行了。」

假使他真像迪娜所說，有一份工作的話倒好了，弄到最後奧開會又失業的。然後他會感到寂寞而思念迪娜，於是在夜間偷偷地溜進她房間。

母親每一次都聽到的：「你看，那個該死的奧開又來了！」

父親問她：「妳管這幹嗎？他根本不損妳一根毫毛，妳爲什麼總不肯放過他？」

有時候，當清晨奧開躡足從迪娜房間溜出來，或迪娜將三明治包好，背着人走到對街樹底下塞給鴿候在那兒的奧開時，母親佯裝沒有看見。然後等奧開每天在街旁石磚子上坐膩了，他就會成天泡在迪娜房間裡，等她把飯送進去給他吃。

母親說：「我真看不順眼，那個女人成天到晚不息地工作，而那個懶男人却躺在那兒等她來餵。」

「算了，算了」父親安慰她道：「假使我在那兒的話，妳會不會拿東西來給我吃呢？」

「假使你像奧開那樣沒有出息的話，我老早就一脚把你踢開了。」

因此母親和迪娜的作風就兩樣了。迪娜會再去找另外的工作，而又會因爲奧開而失業。然後她再回來我們家，直到她另外找到工作爲止，同時奧開又成日徘徊在後面，晚間溜進屋來，白天在街對面等吃。

有一次母親問她：「迪娜爲什麼妳就摔不掉這個毫無用處的男人？」

迪娜反問道：「妳覺得我漂亮嗎？」

怎麼……我……想不……」

迪娜怒氣沖沖地回道：「妳當然覺得我不漂亮囉。就因爲我不漂亮。我是一堆難看的皮包

骨。只要照照鏡子我就知道。可是奧開却愛我。在他身邊，他使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年輕，最可愛，最漂亮的女人。這就是我爲什麼總摔不掉他的緣故。」

當母親將這說給父親聽時，他不竟哄然大笑而說：「假使奧開真有本領使這條老母牛相信這樣的話，她倒真該去養活他的。這是最便宜的代價了。」

安琪麗泰是我們另一個厨娘，她也是經常來投靠我們的。她真是嬌小玲瓏漂亮，真不愧對她的名字，「小安琪兒」當她初次來做厨娘時只有十六歲。她有一頭金髮，這在墨西哥人中是少有的，天鵝絨盤的棕色眼珠，清淨的棕色皮膚。我們家是她第一次工作的地方。母親把自己的一手完全教給了她。她也像是我們家的一份子。沒有好久她就愛上在彈子房做事的馬紐羅。一個長得很帥的無賴。

母親打量過了他後說：「他是奧開這一流的人，」她拼命想不讓安琪麗泰和他結婚。去和那種沒出息的人結婚幹嗎？真是！

後來安琪麗泰結婚，我們也換了厨娘。大約是婚禮後的兩個禮拜，有一天深夜，我們聽到後門口有人在敲門。

母親嚷着：「這麼深更半夜是誰？」

那是安琪麗泰，從她丈夫那兒逃出來，他喝醉了酒，將她打得遍體鱗傷。她滿臉傷痕，頸子上有一大塊青紫，據說他想要扼殺她。

可是第二天他一來後，她就原諒他，不論母親怎麼反對，她還是和他一道回去了。

「他是俺當家的，他不會再揍我了。」

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她仍然被打得遍體鱗傷。可憐的安琪麗泰每次都逃到我們家來。母親讓她離婚，不過這當然不是她的教規所容許的。

母親說：「那麼就別離婚好了，離着他遠遠地，別讓把妳打死。」

安琪麗泰分辯道：「他是俺當家的呀！」

日子慢慢地過去了，習慣也就成了自然。

「安琪麗泰妳現在得離開他了，假使他也打孩子怎麼辦呢？」

等到馬紐羅再一次的以狂暴行動對付安琪麗泰時。母親就插足其間了。由於一個熟識的警察幫忙，而將馬紐羅抓起來驅逐出鎮。

因為安琪麗泰日後必須留在家裡照看嬰兒，母親替她買架縫衣機，讓她在家學做洋裁。她的手藝真是非凡。由於母親的奔走，於是她也馬上就有主顧上門。她又勤快又節儉，因此在她臨盆之前，已有足夠的生產費用。

但是馬紐羅又回到鎮上。清醒，懺悔，安琪麗泰又和他言歸於好。平靜幾個星期——「他現在真是個好人」——不久馬紐羅又再度酒醉毒打安琪麗泰和嬰兒。母親再度使他受捕後驅逐出鎮。安琪麗泰又再告懷孕。事情像這樣地週而復始。直到安琪麗泰在七年中生了一個孩子，直到那當年纖弱漂亮的女孩子，變成沒有身段的中年婦人為止。母親簡直怒不可遏：「頂好有人把他殺掉，或是有人替她動動手術。」不過這兩條路既是行不通，母親也只好設法灌輸安琪麗泰一些節育常識：「妳既然不把他攆走，那最低限度妳可以自己當心一點。」

可是安琪麗泰驚恐地說：「這是罪過的呀！這是罪過的呀！」

「糊裡糊塗地把孩子生出來，而又沒法養活他們才是罪過哪！」

母親悲痛地對父親說：「她只有二十五歲，往後的日子裡可能還有十二個到十四個孩子可

以生。」

父親喊着：「天老爺！」

不過安琪麗泰却並沒有再生十四個孩子。盲腸炎和母親的調停，使她從此沒再生過孩子。當安琪麗泰的表姐打電話給母親，說她們已經將安琪麗泰送到市立醫院去開刀，母親很快

地就想到問她，是那一位醫師主持手術。結果曉得正是我們的家庭醫生，羅蘭醫師。

於是母親打了個電話給他，她說：「這件事我不便在電話裡和你談。不過我馬上來看你。」

安琪麗泰的盲腸就此割掉了，而醫生也在她不知不覺下多動了一點小手脚。

從此以後，她再也沒有生過孩子。

當母親向父親提起這件事的時候，父親說：「妳和羅蘭醫師兩人擔了多大的風險！」

「總得要有人做這件事的喲！」

安琪麗泰可是被瞞在鼓裡，她還以為盲腸炎的原故。她說：「你假使不想再生孩子的話，害盲腸炎好了，那麼一切就解決了。」

母親對於黑人頗為有吸引力。她和他們相處得極融洽。有一打以上的人把我們看做他們的親人。有兩個顯明的例子——阿郎薩和巴特——好多年來，他們兩人就一直為我們家做事的。阿郎薩是個短小自檢的人，他以前在火車的臥車上做過事。在我們宴客時，母親總叫他在廚房裡打雜，或是上菜之類的事。而他對清掃工作和花匠的事也做得很好。

他之所以沒有固定的工作，是因為他好酒貪杯中物。當他清醒的日子，會來說服母親給他事做。而他每一次來也總會找到一些事做的。

我記得有一次母親對他說：「阿郎薩，巴特剛在這兒做了三天工。家裡想不出有什麼事要你做的。不過假使你餓了的話，我倒可以給你頓飯吃吃。」

阿郎薩說：「我一定找到事做的。」因此他就在屋子和花園裡東找西找。

他回來對母親說：「那個巴特真是個無能的懶黑人。他要讓您們一家都被螫得半死。」

於是他帶母親去看屋簷下的幾個大的黃蜂窩。

「給我五毛錢，我把它打下來。」

「這些黃蜂從來就沒有礙過我們的事。」

「以前雖然沒有，可是以後誰敢保險。五毛錢好嗎？」

「給你兩毛五分，再讓你吃頓飯。我看食物對你更重要些。」

「您真是精明的生意人，好吧就一言爲定。」

阿郎薩小心翼翼地把黃蜂窩摘了下來，而並未被告黃蜂螫到，母親給了他二毛五分錢和一頓飯。

後來阿郎薩生了病。他說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他自己自然是清楚他是怎麼一回事的——他說他只是「全身無力」他走路的姿勢和以前不同。好像連站立都很困難。老是把手在眼前揮動着。他說金星四射。

母親問他：「你爲什麼不去看醫生？」

「我去看過賴雷醫師——他是市立醫院的醫師——他正在替我收拾。」

母親說：「他收拾你得不夠快。你看起來越來越利害。也許你頂好還是別工作了。」

阿郎薩一面繼續在打地板的蠟一面說：「做工倒沒有關係的。」

母親去爲他打電給賴雷醫師，我再也忘不了當她掛上電話後回進來的臉色。

她大叫道：「阿郎薩，你趕快離開這裡！以後也別再回來。」

然後她打電話給父親讓他馬上帶一瓶——我記不得那玩意兒的藥名——回來。總之那是一種消毒的藥水。

母親在屋子裡搓着雙手焦急地來回踱來踱去，當父親開着車子回來時，她奔出去迎接他，他們進來時她正哭泣着：「賴雷醫師講，這是最糟糕的階段，頂容易傳染的，而他却在這兒做了那麼多天的事！」

「看吧，這就是隨隨便便找人的結果！」

「我可沒有去找他，他也給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事了。是你先找他的，那時他被你們辦公室開除，你讓他來這兒找事。假使我們傳染上的話，錯全在你。」

菲力浦問道：「媽，我們會得什麼啊？」

母親端力想控制她自己，她說：「沒什麼，沒什麼，爸爸和我正在講話。」

不過她叫莉薩倒了一盆子水進屋來，她將父親帶回來那瓶玩意兒倒了些進水盆裡，然後她與莉薩兩人將全屋子上上下下，只要是阿郎薩摸過的東西，全部用藥水刷洗過。

雖然如此清洗過，但母親仍是擔心不已。因此房客們也跟着一起熱心——我想那時馬立斯老夫婦是我們的房客——所以有一天早上，父親把我們一家大小帶到賴雷醫師的診所去，每個人都挨了一針，抽出些血送去做化驗——孩子們又哭又嚎。不過賴雷醫師認爲，這真是庸人自擾的多此一舉。這種病不是從普通傢俱上傳染來的。

結果化驗報告回來，當然一切無恙。母親從此也就放下這條心。

此後，阿郎薩再也沒有在我們家出現過。有時我們在街上碰到他，佝偻縮縮地，母親總是把頭轉過一邊，只當沒有看到他一般，不過我們孩子們總是老遠地，伸手向他搖搖，代替招呼。

有一次當我們看電影散場出來時，正好碰到他，我們趕快朝他奔過去。母親一把將我們抱住，不過父親倒是停下來和他談了一陣，我看到父親的手伸到口袋裡。

當父親趕上我們後，母親問他：「你爲什麼要給他錢？」

「那個可憐虫急需要錢，他病了。」

「他之所以生病，是因爲他犯了罪，你若犯罪，你就會遭到懲罰。」

「犯罪的人也得吃哪，假使每一個犯過罪的人都像阿郎薩一般得受到懲罰的話，上帝也沒法幫助這個世界了。」

「我之所以不能原諒他，是因為他明知自己有病，還來我們家工作。」
「好吧！我們別提這回事了。」

巴特却是和阿耶薩完全相反的典型。他是屬於那種勤勞，定心工作的黑人，有妻子和四個兒女。他夜間為數家公司做打掃工作，收入也還可以，白天有時也做做木工或漆匠的散活兒。就因為是巴特的緣故，而使母親捲進了本市油漆匠工會的糾紛裡去。結果並不怎麼理想，我實在不願意說出來。

巴特的工做得特別好，不過自從母親借了廿二元給他，以便他付醫藥費之後，他便不常來我們家。

母親說：「我非得把巴特找來不可。」當父親的幾處房產因換新租客需要油漆的時候，母親叫巴特來漆，這只要四天的工作就可以把他借母親的錢還清。而那時，父親正巧到墨西哥去接洽商務去了。

大概在巴特的工作開始了一小時左右，他收了工，回到母親那兒。

「一個工會裡的人，經過那兒，他說我不可以在那兒油漆。」

母親頓時嚷了起來：「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事！憑什麼不可以？你馬上回去做你的工。」
過不了一會兒，工會裡來了一個人。我記不得他的名字，姑且稱他為布朗先生好了。他非常禮貌地請母親將巴特辭掉，另外請工會裡的工人。

母親也極有禮貌地回絕了他，她對他解釋，因為巴特欠了他廿二塊錢，她必需要這樣做，才收得回這筆錢。

布朗先生說這是件很糟糕的事，當然母親與巴特之間的金錢糾紛與公會是無關的。他開始很詳細地把工會這些年來對工人所作的一切說給母親聽。

母親說，這一切真使人有興趣，她知道工會對工人所爭取到的各種益處，不過假使工會能替巴特還給她廿二元的欠債的話，她當然可以請一個工會裡的工人。

公會不可能如此做的。

因此母親說：「既然如此，真抱歉，我得去忙我的事兒了。」

公會裡的人走了，母親以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要不了一會兒，那個我們應該僱而未僱的工人，公會油漆工來了，他的說法是：「太太，假使你讓那個黑人去油漆你們的店的話，公會就要把我關起來！」

母親說：「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根本和這件事沒有關係，他們憑什麼要關你。」於是她就打電話給布朗先生。

她說：「你根本就弄錯，你們要關的是我。你儘管叫你們的人來抓我好了，他若願意的話，可以在我們家房子四週轉來轉去。不過，一旦他要是踏上我家的草坪的話，我就不客氣地把救火籠頭對他開。」

布朗先生再度來訪，他說工會並沒有弄錯，他們要關好是漆工，不是母親。

母親恨恨地說：「這真是不公平的。」

布朗先生說，在愛和戰爭之中每一樣事都是公平的。他說那個漆工已經打了幾年仗，為了他的權利而在奮鬥。因此布朗先生又開始了他的國家與勞工等等的長篇大論。以及勞工如何被人利用等等。

他下結論說：「我想你總不致於要利用你的同胞吧？」

母親說不，她當然不會這樣做，但也不願被他們利用。

「不過工會假使不讓我收回那廿二元欠債的話，就算是利用我了，母親生氣的說：「我一定要巴特替我油漆那間店。有理天下都說得通的。」

布朗先生只得再度告辭。
油漆工再度來訪，他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說：「請妳辭退那個黑人吧，我來還妳廿二元好了。」

「但你並沒有欠我廿二元呀。」

「假使我被關起來，我就完蛋了。」

母親固執地堅持到底：「有理天下說得通。」

幸虧那時父親及時回家，把這個僵局打開。他可真是大光其火！：「妳管妳的家，我做我的生意，少來管我的閑事。」他立刻辭退巴特，僱用了工會的漆工。

「這真沒道理，巴特欠我的錢，他應該還給我的。」

父親氣得直大聲嚷：「妳不能用別的方法去討妳的舊帳嗎？我們不可以反抗工會的。天曉得！妳爲什麼總是要弄上這種纏不清的借貸？」

巴特以工作來償還五元的欠債，不久後他在必士比找到了工作。他答應母親，會把十七元餘數，以後寄來，結果只寄來了四元，以後大概不是忘了就是存心賴了。總之從此以後就沒有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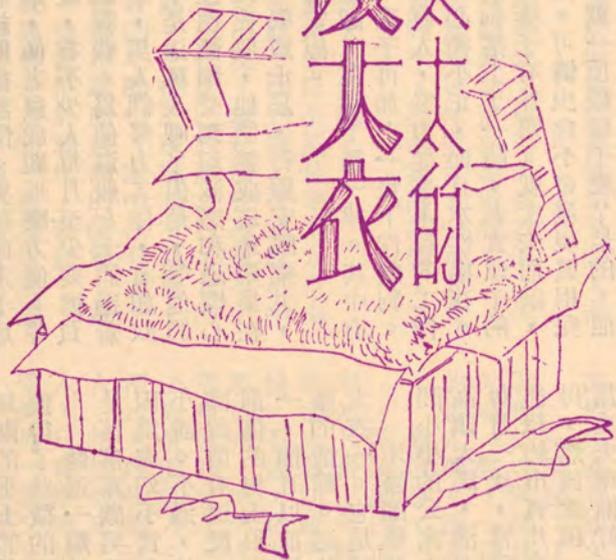
母親並未怪巴特，她認爲只要不是工會在作梗，巴特是會把錢還清的。因此她把食譜書後面原來寫的：「巴特欠我十三元」改成「工會欠我十三元。」

有一位商人學了四年的高爾夫球，但是球技並未有進步。有一天他在更衣室裡說：「我真不明白，學了四年球技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去年不如前年，前年不如上前年。」

「那麼你今年打得如何？」他的朋友問。

「你還是別問的好，」他垂頭喪氣的說：「我早已到了明年的程度了。」

美國女人 的 貂皮大衣



Roald Dahl 著
郭英 譯

美國是女人
歛財的好地方。
迄今全美國百分
之八十五的資產
已歸女人掌管。
不久，她們可望
全部據爲己有。
離婚是發財的捷
徑，不僅手續簡
便，而且易於忘
記。眼光遠大的
女人食髓知味地
再四此離使其財
富到達天文數字
。丈夫撒手塵寰
往往以相當財產
饋贈遺孀，所以
期待良人早日物
故者，亦大有人
在。她們曉得不
會等待太久，加
班工作和高血壓
遲早會剝奪那可
憐虫的生命的。
很有可能，他在
辦公室裡突然間
一命嗚呼，左手
握着一瓶血壓平
，右手拿着一盒
鎮靜劑。

如此高昂的離婚率 and 死亡率，對於年輕一代的美國男人絲毫未曾發生嚇阻作用。離婚曲線越是上揚，他們越顯得熱情。男孩尚未十足成年，就提前結婚，像老鼠成親那麼方便。等他們年滿三十六歲，有不少人每月至少要擔負兩位前妻的生活贍養費。爲使這般女士們過着所熟知的生活水準，男人們努力工作，有如奴工，他們又何嘗不是這種人哩？但是，等他們年事稍長，腦筋裡便漸漸受到幻滅感和恐懼心的侵襲。於是一到夜晚，他們就成群地聚集在俱樂部 and 酒吧間，喝威士忌，吞服安眠藥丸，彼此藉講故事聊獲安慰。

所講故事的主題，常常千篇一律。其中有三位主角：丈夫，妻子再加上一隻下作的狗。丈夫是守本份的正直人，努力從事本行的工作。妻子足智多謀，心術不正，而且水性楊花。他總是跟那下作的狗搭上了一腿。老實頭子的丈夫，從未懷疑到妻子有外遇。就丈夫而論，他的前程十分黯淡。可憐虫會不會發現真相呢？他難道要終其身戴一頂綠帽子麼？是的，他是命中註定了的。可是，慢着。忽然間，藉着

卓越的安排，丈夫完全佔了上風。那婦人狼狽不堪，甘願忍受羞辱，認錯了事。佇立酒吧檯周圍的男士們稱心地暗暗微笑，從這個故事中心獲得了些微的慰藉。

像這一類供酒後閑聊的故事多的是，大半是落落寡歡男子們一廂情願的夢想。絕大多數因爲虛幻不實失去重述的價值，也不值得寫成小說。不過，其中有一則似乎與衆不同，而且據說真有這麼一回事。受過兩次乃至三次心底創傷的男士很喜歡講述它。假如你也是同志之一，而且以前沒有聽過的話，也許會欣賞這故事的情節。這故事的篇名是：「畢太太和貂皮大衣」。它是這麼樣一回事：

牙醫師畢西尼夫婦卜居於紐約市某區，一間小小的公寓中。畢牙科月入平平。畢太太是高頭大馬，活力充沛的女人。她的口味奇怪。每月一次，常常是星期五的下午，畢太太一定從紐約市賓州車站搭火車去巴底摩城探視她姑母，然後盤桓一宵，翌日適時趕回家，來得及爲丈夫準備好一頓晚餐。畢牙科對這種安排好心好意予以接納。他認得世居於巴底摩市的茅

姑母，也知道他太太從小就喜花那位老太婆，如果連一月一次的長幼相會都要橫加干涉，未免太不近人情。

「儘管多耽擱些時候，只要無須我陪伴你就行。」畢牙科一開頭就這麼說過的。

「親愛的，當然無須要你陪伴，」畢太太當時回答說：「話說回來，她是我的姑媽，又不是你的。」

這種安排一直是天衣無縫。

可是，事實上看着茅姑母不過是畢太太自由外出的幌子而已。那頭下作的狗，在這故事中以某上校的士紳容貌出現，却是個在幕後勾引的角色，我們的女主角每次巴底摩之行，大部份和這傢伙泡在一起。上校的家境非常富裕。他住在城郊一幢美好的宅邸中。家中沒有妻子兒女的牽掛，只有幾個忠誠而遇到的僕傭。當畢太太不在身邊時，他就忙於騎馬，獵狐。

年復一年，上校與畢太太間一直頗爲圓滿地廣續着此種關係，毫無破綻。他們相聚之日苦短——一年不過十二次，仔細想想確實不爲多——所以彼此間不致生厭。兩次相會之間的

漫長等待，反而促進他們的愛慕之情日增，每次相逢就有如久旱甘霖。

「啊啲！」上校親乘小包車到火車站來迎接她時照例總要像叭嗚獵犬去攫取飛禽似的大喝一聲，「親愛的，我幾乎忘記你是這麼樣的迷人哩。讓我們上路吧。」

像這樣，一幌就過了八年。

聖誕節的前一週，畢太太正站在巴底摩火車站月台上等候搭車返回紐約。剛剛告一結束的這次造訪較平素更爲融洽，她的內心至感愉快。不過，跟上校在一起那一回不會使她心花怒放呢。那男人有辦法使她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卓越的女人，一個秀外慧中的伴侶，有着無法衡量的魅力。和家裡那位牙科丈夫簡直不能相比，她那個良人永遠把她多做一位永恆的病人。想起他來，只不過是時常活動在候診室的人，只會默默地看雜誌。這些日子難得有機會受到那一双又文雅又乾淨緋紅色手掌的撫摸。「上校吩咐我把這個交給您，」旁邊有人對她說話。她一轉臉，發覺原來是上校的男僕韋京士。那皮膚呈灰色的矮個子，正把一隻長

方形的大硬紙盒朝她臂彎裡送。

「哎呀，老天爺，」她受寵若驚地大聲叫道，「這麼大的盒子！韋京士，那是甚麼？有甚麼？他可會帶一信給我？」

「沒有信，」男僕說完就走了。

上了列車車廂，畢太太立即把硬紙盒帶進洗手間，然後反鎖上門。這真夠令人興奮的！上校餽贈的聖誕禮物。「我猜大約是一件衣裳，」她大聲地自言自語，「也說不定有兩件。或者是一打漂亮的內衣褲。我不必看，只消探手進去摸一摸，猜猜到底是甚麼。我甚至於可以猜出是甚麼顏色，是甚麼式樣。更可以琢磨值多少錢。」

她緊緊闔上眼睛，漫漫揭開盒蓋。於是她把一隻手伸進了紙盒。上頭有一層柔軟的薄紙；她聽得出薄紙悉率作響。下面放了一隻信封或者卡片甚麼的。她沒有理會這些，只顧朝底下探索，她的手指接觸到一種有若鬚鬚般的精緻東西。

「我的老天爺，」她忽然大聲說：「這不會是真的。」

套。她現在有一點上氣不接下氣，這是抑制不住的喘息，同時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呵是，天哪，你來試試這皮毛！還有手腕處向上翻口的兩隻寬敞的袖筒。好像誰告訴過她的，說是母的水貂皮，總是用來做袖子而其他地方統公用公的水貂皮？是有人這樣講過的。也許是盧美恩吧。老同學盧美恩怎末對於貂皮大衣這樣在行，她就想不出了。

偉大的貂皮大衣輕輕滑上她的肩胛，非常合身，好像她又長了一層皮。哎呀，乖乖寵的多！穿上以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她朝鏡子裡探探頭。妙不可言。她整個的人品業已突然地改頭換面。在這一瞬間她變得富貴，迷人，炫耀而且肉感，它賦予她無比的力量。穿上這件大衣，她可以隨心所欲走進任何場合，人們會像兔子似的聚到她身邊來。這美妙的東西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畢太太拾起仍舊放在盒裡的信封，打開以後拖出一張上校寫的短箋：

「有一次我聽說你喜歡貂皮，所以我奉上了這一件。據說是上好的質地。請予晒納，當

她睜大一双眼睛，朝盒子裡的大衣注視。

然後她用起伏上去再把它從盒子裡拾起來。厚實的皮毛從折疊狀態散開時，碰到柔軟的紙頭發出可愛的噪音。等她高高提起，讓皮大衣垂下來時，她因見到這麼美麗的大衣而停止呼吸。

她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式樣的貂皮大衣。是水貂皮，對吧？是的，當然是的。瞧，它的色澤多麼輝煌壯麗。這種貂皮幾乎是純黑色。第一眼看起來，她認為是黑顏色；可是等她拿到靠近車窗，又感覺黑中透着藍色，一種深深的藏青，像鉛類顏料。她連忙尋找商標。僅僅找到簡單的一排小字：「賴不拉多爾野貂」。其他別無註記，沒有提到甚麼地方製作之類的字眼。她心裡想，大約上校故意這樣做的。那老狐狸不願意留下任何痕迹。這樣對他比較有利。可是天曉得這件大衣值多少錢？她連想也不敢想。四千，五千，六千塊美金？也許更多些。

她看大衣看得不忍釋手，也迫不及待地等着試穿一下。於是她迅速脫下自己的粗呢紅外

作我們分手的禮物。爲我私人的理由今後恐怕不能再跟你見面了。後會有期，並祝好運。」

好傢伙！想想看。正在得意忘形時忽然平地一聲雷來了這麼一個絕交通知。

從此和上校分手，是多麼難堪的震撼。她會念念不忘情於他的。

畢太太開始緩慢地拍打這件柔軟而動人的黑色大衣。誠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她面帶笑容拆疊起信頁，有意把它撕碎，再從車窗丟出去，可是在折的時候，她注意到反面也寫了它：

「再者：告訴他們這是你那仁慈的老姑母送給妳的聖誕禮品。」

畢太太的嘴裂開成一條縫，收斂笑意時像橡皮筋似的彈回來。

「老狐狸一定是瘋了，」她褒貶說，「茅姑媽那來這麼多錢。她不可能送一件貂皮大衣給我。」

可是假如不是茅姑媽送的，又該是誰送的呢？啊，天哪！收到大衣又忙着試穿，在一連串興奮之下使她完全忘記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再有兩個多鐘頭，火車即將抵達紐約。到站十分鐘後她就要回到家裡，丈夫會在家恭候她的大駕。縱然像畢西尼那樣，終日與齒根，雙頭齒，蛀牙爲伍的牙醫師，倘若妻子出去度週末，忽然間穿着價值六千美金的貂皮大衣，滑着華爾滋舞步回來，也不免要查問幾句的。她自己琢磨，你可曉得我作何感想。我想全然爲了折磨人，老不死的上校才故意這樣做的。他非常清楚茅姑媽根本買不起這種大衣。他知道我沒有法子留下來用。

可是想到要和這件大衣訣別，畢太太簡直無法忍受。

「我必須保有這件大衣，」她大聲地自言自語，「我必須保有這件大衣。我必須想法子保有這件大衣。」

好吧，這件大衣一定歸你所有，但是，不要恐慌。乖乖回到座位上，開始冷靜地想想。你是聰明的女孩，可對？以前你使他蒙在鼓裡。他是只管自家門前雪的人，你清楚他的習性。那麼老實地坐在位上動動腦筋，時間有得是。

「是的？」店東終於從裡面黑洞洞的地方走出來招呼生意。

「呵，你好。」畢太太說。她開始解開硬紙盒的捆綁。店東走到大貓跟前，只顧用手順脊背骨梳攏它，貓兒繼續吃它的魚頭。

「說起來我真優，」畢太太告訴店東，「我一出來；就把錢包丟掉了，今天是星期六，銀行已經關了門，要到星期一才營業，我必須要一些錢供週末的開銷。這是一件很值錢的大衣，我不要當多。我只要借到夠我用到星期一的錢就行。然後我再來贖回去。」

店東等候着，一言未發。但是等畢太太從盒裡抖出貂皮大衣，讓漂亮的厚皮毛落在櫃台上時，他揚起眉頭，同時連忙抽回放在貓背脊上的手。店東走過來端詳這件大衣。他拾起大衣放在眼前，半天沒有動。

「如果手頭有一隻手錶或者戒指甚麼的，」畢太太解釋說，「我就會拿那些當給你的。可是實際上我只帶了這件大衣在身邊。」她把手掌伸給他看。

「它像一件新的，」店東說，一面輕輕撫

兩個半小時以後，畢太太下了火車，踏上紐約賓州車站的月台，匆匆走向出口。她仍然穿着粗呢舊紅外套，腋下挾着那隻大硬紙盒。她招來一輛計程車。

「司機，」她吩咐說，「你曉得附近可有沒打烊的當舖？」

駕駛盤後面的車伙蹙起前額轉臉朝她注視，露出一些笑意。「沿第六號大道，有的是當舖。」他答說。

「那麼你在頭一家門口停一下，可好？」她坐進計程車以後司機開了就走。不久計程車停在店口掛着三只銅球的商號門前。

櫃台上伏着一隻大貓，正在咀嚼白瓷盤裡的魚頭。那貓抬頭睜着明亮的黃眼珠朝畢太太打量，然後回頭看盤子，照舊吃它的魚頭，畢太太站在櫃台邊，儘可能離開那隻貓遠遠地。等候店手接待主顧，他隨意瀏覽當舖櫃台中的貨色，其中有手錶，鞋扣，搪瓷的別針，舊雙目鏡，破眼鏡，假牙。人們喜歡當掉假牙，是甚麼道理呢，她不禁納悶。

摸着貂皮。

「啊，是的，是新的。正如我說過的，我只需要夠我用到星期一的錢。五十塊怎麼樣？」

「我借給你五十塊錢。」

「這大衣價值比五十塊的一百倍還不止，不過我知道你會好好保管它等我來贖回的。」

店東走回去拉開一只抽屜，取出一張標籤來，放在櫃台上。那標籤跟你捆在衣箱手柄上的硬卡相似，形狀和大小也一模一樣，也是堅硬的牛皮紙質地。不過在牛中間打了一排小孔，這樣，你撕開以後就成爲完全相同的兩半。

「賈始？」他問。

「姓名，和住址都空下來。」

她看見那店東停歇片刻，也看見鋼筆尖停留在虛線點點上端，等候着。

「不一定非留下姓名和地址不可吧？」

那男子聳聳肩，然後搖搖頭，鋼筆尖移到下面一排。

「我只不過覺得無須乎寫下來，」畢太太解釋說，「完全是私人的理由。」

「那麼，你千萬不可丟掉這當票。」
 「我不會丟掉的。」
 「你要懂得，不論誰拿這張當票來，就可
 以贖回原物？」

「是的，我懂得。」

「只憑號碼。」

「是的，我懂得。」

「要不要我把物品名稱記下來？」

「也不必記了。無此必要。只記下我借貸
 的款額就夠了。麻煩你了。」

鋼筆尖再度懸吊在「貨品」欄右端的虛線
 上，猶豫不決。

「我認爲你還是記下貨品名稱爲妙。假如
 你想出售當票，有貨品名稱的記載總是有幫助
 的。誰也拿不準，說不定有一天你打算出讓。

「我不會出售的。」

「有時你迫不得已才出售的。很多人如此

。」
 「聽着，」畢太太不耐煩地說，「我並未
 破產，如果你這樣想的話，我只不過遺失了錢

「要我替你把大衣放回紙盒麼？」

「不必了，」店東說。

畢太太轉身走出當舖，鑽進等在街邊的計
 程車。十分鐘後她回到家裡。

「大令，」她俯身吻她丈夫肘輕聲說，「
 你不想我？」

畢西尼牙科放下晚報，朝手腕上的錶瞄了
 一眼，「現在六點十二分半，」他說，「你回
 來晚了一點，可對？」

「我曉得，全是那一系列倒霉火車的關係。
 茅姑媽，像往常一樣，要我代她問候你。我的
 口乾死了，你呢？」

丈夫把晚報折疊成整潔的長方形，放在他
 的椅柄上。然後他起身走到碗櫃旁邊。他太太
 仍然站在房子當中，一面脫下手套，一面仔細
 留心先生，琢磨她大約要等多久。他的背影正
 對着她。他正彎腰倒杜松子白酒，整個的臉靠
 近那隻量杯，那一種窺探的神氣，跟他處理病
 人口腔時一模一樣。

牙醫生和上校相比，猶如小巫見大巫。上
 校個子碩大，而且毛髮叢生，你靠近他的時候

包。你看不出來麼？」

「那麼，隨你的便好了，」店東說，「話
 說回來，大衣是你的。」

此時畢太太忽然靈機一動有了一個不妙的
 想法。「請你告訴我，」她說，「假如當票上
 面沒有描述貨品，等我回來贖的時候，我怎樣
 確知你給我是這件大衣，不是別的呢？」

「賬簿上有記載。」

「但是我手中只有一張帶號碼的存根。所
 以實際上你隨便喜歡給我一樣舊貨都可以，不
 是麼？」

「你究竟要記載呢，還是不要？」店東問

。「不要了，」她說，「我相信你。」

店東在標籤左右的「價款」欄上填了「五
 十元」，沿小孔撕開，把低下一半從櫃台遞過
 來。又從上衣裡口袋掏出皮夾子，取出五張
 十元鈔票，「利息是月息三分錢，」他說。

「好的，就這樣吧，謝謝你。你會好好保
 管我的大衣的，對不對？」

店東點點頭，並未答腔。

會嗅出一種蘿蔔味道。這先生，又瘦又排，他
 身上甚麼氣味都沒有，而口腔則發出一股薄荷
 油味，這樣可以使病人們覺得他喘的氣比較好
 聞。

「瞧，我買了這麼個量酒的東西，」說着
 ，他舉起一只只有刻度的玻璃量杯，「用它倒酒
 可以精確到『微克』的單位。」

「大令，你真聰明。」

她心裡想，我真要教他改換西服的式樣才
 好。他那種不入眼的西服，簡直筆墨難以形容
 。曾經有一段時期，那種高領口，双排扣愛德
 華式西裝，她覺得非常之好。現在却越看越不
 順眼。兩隻火爐烟筒式的褲管更令人不敢恭維
 。某種特殊臉型的人，穿上這種衣服比較相配
 ，而畢西尼決不是那一種人。他有一張露骨的
 馬臉，狹仄的鼻樑，略微突出的下巴，從老式
 剪裁貼身的上衣冒出頭來，活像漫畫家筆下的
 人物。他在診所接待女病人時，喜歡敞開白外
 套，好讓她們有機會欣賞他的衣裝。

但是畢太太心裡有數。漂亮的西服不過是
 一種矯飾，毫無實際意義。她不禁聯想到伏在

草地上，只剩下半邊羽毛的老孔雀。也可以把他比喻好像蒲公英之類單性生殖的花朵。蒲公英無須傳播花種而受精，那些黃色的花瓣不過是一種偽飾物。生物學家管這叫甚麼來看？低等的性器官。蒲公英屬低等的性器官。夏季的水蚤也是同類。蒲公英，水蚤，某位牙醫生，他們是一個類型。

「大令，謝謝你，」她說着便端過葡萄酒來坐在沙發上，把手提包放在膝部。「我說昨天晚上你怎末消磨的？」

「我留在診所，做了幾隻假牙床，又把賬目整理好。」

「西尼，說真個的，我覺得現在你也該把粗活交給別人替你代勞了。以你的身份做這種粗活，太不相稱。怎末不把假牙床叫助手去做呢？」

「我喜歡自己動手。而且我非常驕傲我做的假牙床。」

「大令。我曉得你有本事，它是你拿手傑作，相信可以飲譽全球。但是我不願意讓你累垮了。還有。蒲蒂妮那個娘們管的甚麼賬？那

許是愛爾蘭大香檳馬票呢？」

「沒有理由大失所望，」畢西尼安慰說，「說實話，這倒相當有趣哩。」

「大令，又有甚麼呢？」

他把當票的規章仔細講給她聽，特別着重持票人有權贖回原當這一層。她耐性地一直等，他上完這一課。

「你覺得贖出東西，划得來？」她問。

「我認爲值得查查看到底甚麼東西。你看見這裡寫的五十塊錢麼？你可知道其中的意義麼？」

「我不懂。親愛的，有甚麼意義呀？」

「意思說當進的東西必定相當的價錢。」

「你是說它值五十塊錢？」

「五百塊錢，還差不離。」

「五百塊錢！」

「你不懂吧？」他說，「當舖店東收進的貨品，從來不給付超過原價十分之一的現金。」

「天呵！我從來不知有這種事。」

「親愛的，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哩。現在你

是她的，對不對？」

「她做的是會計。不過我得先爲每樁工作記下價錢。她不知道病家當中，誰貧，誰富。」

「這葡萄酒味道很好，」畢太太改變話題說，把酒杯擱在條几上。「醇得很。」她打開手提包取出一條手帕，準備要打個噴嚏。「啊，瞧這個！」看見當票存根，她大聲地說，「我忘記給你看看這個。是我在計程車座位旁邊拾到的。上面只有一個號碼。我以爲是一張獎券；所以就留下來。」

她把那張牛皮紙卡交給丈夫。畢牙科接到手裡，從各種角度仔細觀察，拿它當做一隻有問題的牙床。

「你知道這是甚麼嗎？」他漫吞吞問。

「不，親愛的，我不知道。」

「是一張當票。」

「一張甚麼？」

「當舖的當票。這兒有當舖的招牌和地址——第六號大道某一段。」

「啊，親愛的，我大失所望。我希望它或

聽着。既然這票根上沒有物主的姓名與地址：

：

「不過一定記載誰是物主的吧？」

「沒有一點影子。人們常常這樣做。他們不想讓旁人知道自己跟當舖打過交道。他們認爲丟人。」

「那麼你以爲我們可以擁爲己有？」

「當然我們可以擁爲己有。這是我們的當票。」

「你的意思是我的當票，」畢太太堅決地糾正說，「是我拾到的。」

「親愛的太太，那又有甚麼關係？重要的是從今而後，只要出五十塊錢，我們隨時可以去贖出來。你覺得怎樣？」

「啊，多麼有趣！」她大聲嚷嚷道：「我認爲這太令人興奮了，特別是我們不知道究竟當的甚麼東西。西尼，甚麼都有可能，我說得對吧？甚麼都有可能！」

「真是這樣的。不過，在我看，以手錶或戒指的成份居多。」

「但是，假如是個值錢的東西，那豈不好

「我是指真正的古董，像一只古董花瓶，或者羅馬的彫像。」

「親愛的，你無法預知當票究竟當的是甚麼，我們只好等着瞧。」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當票交給我，星期一早上第一樁事，我就跑去贖當！」

「我想最好由我去辦。」

「哦，不行，」她大聲搶着說，「讓我去辦。」

「我不同意。我去診所上班，順便就辦好這件事。」

「但是我拾到的當票。西尼，請你由我去辦吧。爲何讓你一人獨享贖當的樂趣呢？」

「親愛的，你不懂得當舖老板這班傢伙。你一定會受他們的騙的。」

「我不會受騙，老實說，我不會的。請把當票還給我。」

「何況你必須備妥五十塊錢，」他微笑着說，「他們交給你東西以前，你得付出現款五十塊錢。」

她答說，「我相信籌得出這一筆錢。」

「不行，」她漫吞吞拒絕，「我不想去。你瞧，我等着看東西一定更有意思。啊，但願不要落空，該不會是我們兩人都用不着的東西。」

「你這一層顧慮得好，」他說，「如果我覺得它不值五十塊錢，我就不要它。」

「可是你說它可能值五百塊錢哩。」

「我相當有把握它值這麼多的。不要慌心。」

「啊，西尼，我簡直等得不耐煩啦。真叫人興奮。」

「頗爲有趣，」他說着就把當票朝西裝背心口袋裡一塞。「這是毫無疑問的。」

星期一的早晨終於來到，用過早餐，畢太太跟丈夫到大門口，幫他穿好上衣。

「大令，不要工作太累了，」她說。

「不會的，放心。」

「六點鐘到家？」

「希望如此。」

「你認爲騰得出時間去一趟當舖嗎？」她探問道。

「你若不介意，我不希望由你處理這件事。」

「但是，西尼，是我檢到的。是我的當票。不管是甚麼，是屬於我的。我說的可對？」

「親愛的，當然是你的。無須乎這個樣子斤斤計較。」

「我沒有斤斤計較。我頗爲興奮，如此而已。」

「我假定你未曾想到有可能贖出來全然屬於男用的東西——一隻懷錶，比方說吧，或者是一對袖扣。你要曉得，上當舖的人不一定是女人。」

「那樣的話，就作爲我送給你的聖誕禮品，」畢太太爽快地說，「我也會高興的。不過要是女用物品，我就留着自己使用，這樣一言爲定如何？」

「這倒滿公平。我去贖當時，你陪我一齊去不好麼？」

畢太太的「好」字幾乎要脫口而出，剛好知難而退。她不願意當着丈夫的面，讓店東接待老主顧似的跟她打招呼。

「我的天，我幾乎忘掉這件事了。我會坐計程車去的。那當舖順路。」

「當票有丟掉吧？」

「希望還在，」說着他伸手到背心口袋探一下。「不要愁，在這裡。」

「錢帶夠了麼？」

「大令，」她站在他面前說，一壁拉挺他原本很挺的領帶，「假如碰巧是好東西，是你認爲我也許喜歡的東西，你一到診所就打個電話來，可好？」

「你樂意的話，我就照辦。」

「西尼，你要曉得，我但願領出可以合你用的東西。我寧願領給你用而不歸我用。」

「親愛的，你太慷慨了。我現在必須趕時間。」

大約一個鐘頭以後，電話鈴聲大作。畢太太飛快在跑到屋子的另一端。頭一陣鈴聲尚未中斷，她已把聽筒握到手。

「我拿到了。」他告訴她說。

「真的麼，啊，西尼，是甚麼東西？值錢

嗎？」

「好——！」他大聲說，「太好啦。你等着瞪大眼睛你看吧。你不暈倒才怪！」

「大令，是甚麼呀？趕快告訴我。」

「妳的運氣真好，妳是洪福齊天的女人。」

「那麼，是我用的囉。」

「當然，是妳用的。可是怎末搞的，只當了五十塊錢，我真她媽的想不通。那傢伙準是瘋了。」

「西尼！不要讓我吊在半空裡。我簡直受不住啦。」

「妳看見這東西不發瘋才怪哩。」

「到底是甚麼呢？」

「猜猜看。」

畢太太停頓一歇。她警告自己，要小心，要非常小心。

「一串項鍊，」她猜。

「錯了。」

「一隻鑽石戒指。」

「一點門路也沒有。我來給你一點暗示。」

電鈴。她丈夫！穿着牙醫的白工作服，親自開的門。

「啊，西尼，我太興奮啦。」

「有你的。你可知道，你是個幸運女郎？」

「丈夫在前領她經過甬道走進牙醫診所。」

「蒲蒂妮小姐，你去用午膳吧，」他告女助手說，那女人正忙着把牙科應用器械放進滅菌器裡。

「等你回來再做消毒處理吧。」他等那女人走出門才去掛衣服的暗室站在門口用手指戳戳說，「在這裡頭。來，閉上你的眼。」

畢太太聽命闔起眼皮，然後深深吸一口氣，保持不動。爾後的寂靜裡，她聽見他啓開暗室門，以及他從懸掛的東西中拖出一件衣物時發出的輕微悉索聲。

「好的，你可以睜開眼瞧！」

「我不敢看，」她打趣地說。

「不要緊，偷偷覷一眼。」

他面腆地噗哧一笑，然後一隻眼睛只睜開幾分之一吋，剛好可以覺出穿白工作服的男人站在她面前，手裡拿了甚麼東西高高舉在半空。

是你能穿戴的東西。」

「我能穿戴的？你說像一頂女帽？」

「不對，不是帽子。」他說得笑了起來。

「西尼，看在上帝份上，你照直告訴我吧？」

「可是我想讓你驚奇一下。傍晚我帶回來了。」

「不能這麼樣，」她大聲嚷嚷道，「我馬上到你診所來拿。」

「我以爲這又何必哩。」

「大令，不要優。我自己來拿，有何不可？」

「因爲我忙得很。你一來，會打攪整個上午我的工作。我的工作進度已經落後半個鐘頭了。」

「那麼，等你吃午餐那一個鐘頭我再來，好吧？」

「中午我連騰一個鐘頭進餐也弄不出來。唉，這樣吧，一點半我吃三明治的時候來吧，回頭見。」

準一點半，畢太太來到先生的診所，掀響

「貂皮，」他大聲說，「真正的貂皮！」

聽到這着魔的聲音，她連忙張開眼睛，同時她伸臂往身前一摟，想抱住那件大衣。

但是根本沒有大衣，丈夫手裡抖弄的原來是一條可憐的小小圍頸。

「狠狠地瞧吧，」他說，仍然在她面前擺弄那條圍頸。

畢太太一隻手堵住嘴巴，吃驚地朝後一仰。她自己尋思，我要放聲嚷嚷了。我知道怎末回事，我要放聲嚷嚷了。

「親愛的，怎麼回事？你不喜歡它？」他不再抖弄圍頸，呆呆地站着瞪她，期待她的解釋。

「唔，當然，」她吞吞吐吐地說，「我……我……覺得……它很漂亮……真夠漂亮。」

「它使你喘不出氣來，可對？」

「是的，確實如此。」

「上等質料」他說，「顏色也好。親愛的，你可知道？我琢磨要是上皮貨店買，這麼一條東西，至少要兩三百塊錢哩。」

「我相信是的。」

那圍頸是由兩條狹長的貂皮首尾銜接組成，有頭有尾。眼窩裡嵌着玻璃珠，小爪子朝下蹣跚着。其中的一隻水貂皮嘴裡還咬住另一隻的尾巴不放。

「來，試試看，」他傾身向前，把圍頸箍在他太太的頸上，然後退一步欣賞一番。「太好了。你用它正合適。親愛的，並非人人有得起貂皮的。」

「不是人人有得起的。」

「當你上街購物時千萬不要戴它，否則，人家以為我們是百萬富翁，要把價碼加倍哩。」

「西尼，我要牢牢記住這一點。」

「恐怕聖誕節你不要希望我再送你別的了。五十塊錢在我講，差不多已經超過我的力量了。」

他轉身走到洗臉池他開始洗手。「親愛的，快去吃頓上好午餐吧。我本想陪你一起吃的，可是候診室有位破了牙床的老病人，葛曼先生，他需要我。」

畢太太走到房門口。

她兀自尋思說，我要殺死那個當舖老板。我這就去那裡找他，把這件骯髒的圍頸對他臉上一丟，假如他不還回我的貂皮大衣，我就宰了他。

「我可跟你說過，今晚要晚些回家？」畢西尼一壁洗手，一壁問。

「沒有。」

「照工作量而論，恐怕要八點半，甚至九點鐘才能到家。」

「好吧，晚上見。」畢太太走出門，順手把門帶好。

就在那一瞬間，女助手蒲蒂妮小姐也從走廊飄飄然打她身旁走過，出去吃午餐。「今兒天氣真好！」蒲小姐走過來搭訕說，臉上流露一抹微笑。她的步態略現一種輕快的扭動，掀起一股香水味，而且她看來像個皇后雍容華貴，因為裹在她身上的，正是上校送給畢太太的那一件黑色貂皮大衣。

△

△

▽

▽



小姐們溫柔點兒

William K. Zinsev 著

高

翔譯

第七號情報員電影裡有不少緊張恐怖的鏡頭，如像死亡樂園裡的赴湯蹈火，活人餓鯊魚，美人塗金漆等等，但是沒有能比得上「金手指」裡的金髮美女布萊克曼小姐更令男觀眾心驚膽戰的了。她用柔道將西恩康納利幾次三番摔得七渾八素，人翻馬仰。

當然，康納利也同樣的將布萊克曼小姐摔得頭昏眼花找了回來，最後兩人都精疲力竭躺在地上，他又使出渾身解術以男性的魅力降服了她，這時開麥拉及時移開。最後所收效果每一個龐德迷都知道得很清楚，諾克斯堡藏金庫因此逃過了原子彈的毀滅。

諾克斯堡幸免於難功德圓滿。但是纖纖玉女能摔倒無敵的第七號情報員都是令人久久不

能忘懷的事。如今她又寫了一本「布萊克曼小姐防身術」，將她的各種絕招貢獻給婦女同胞。

在這本書裡，如同她的羸弱嬌軀暗藏危機一般，她以一百三十二張圖片示範說明各種技巧，張張看了都會令人毛骨聳然，如像「玉掌劈頸」，「單手奪喉」，「雙龍鎖頸」，「白虎攻心」，「飛腿蹴腹」以及許多其他諸如此類的方法。每一套說明的圖片最後男士們不是四脚朝天，就是餓狗吃屎，其表情之痛苦不忍卒睹，至於布萊克曼小姐則面露勝利的微笑。

這本書的作者說，她寫書的目的是要在此世風日下，道德禿廢的時候讓年輕漂亮的小姐

們防身有術，能應付色狼的攻擊，無論他的企圖是什麼，只要他稍有輕舉妄動，他就會飛在半空中，摔在地上半天不能呻吟。

譬如，有三套連續的圖片，證明小姐們不必懼怕公園裡的大壞狼。「如果你請他離開妳坐的長椅，」布萊克曼小姐解釋說，「而他的回答都是毛手毛腳，那麼妳用『雙手鎖腕』，對付他，他是自該倒霉了。妳只要趁他冷不防，輕輕的用右手抓住他的手。然後左手從他的手肘後面滑過去捉住他的右手，用妳的全力拖過妳的雙膝。將他的手肘緊緊的壓住，他就無計可施了：有的時候不能用力過猛，否則很可能會折斷了他的手臂。」

這本書之所以令人膽寒，是她對男人企圖的第一個反應故作默許，誘他入彀。「如果那個大壞狼得寸進尺，以他的巨臂圍着妳的香肩，」布萊克曼小姐的忠告是：

「當他靠近妳，圍着妳的肩背，將妳的右手攬着他的腰部繼續前進時，如可能最好在一步之內，」那裡有比這更好的情調呢？大壞狼正心神盪漾，洋洋自得之時，他幾曾何時聽說

過有「扭腰蹶臀」的一招。說時遲那時快「擺動妳的臀部頂着他的下腹，」他已翻身臥地不起。

如今敝人在此提起這件事，其目的不僅是要提醒四海之內諸兄弟，這本罪惡之書已經發行上市，凡我弟兄各自小心謹慎。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吾人深思熟慮。布萊克曼小姐出版本書之時，正是時下「迷你」短裙一日短過一日，游泳裝不僅越來越簡單省料，而且大部份還開了無數「窺視孔」，在下並不認為這完全是出於巧合。婦女衣着的日趨簡化與防身術這本書正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有其一必有其二。可憐的男人無從知道銅板的那一面是朝上。一不留神想多飽眼福，他就該換上一記「玉掌劈頭」，他一天的美好時光也就一劈報銷了。

我對婦女們也抱以無限的同情，她們已有難言之隱。「迷你裙日趨簡短聲中，」紐約時報最近刊載，「有些婦女在早晨着裝時才有片刻的真實，而且每日都是處在危機之中。」這段文章是引述服裝設計家安妮克林的話，「如今若不以圍巾遮着腿，我絕不敢走動半步。」

除此之外美國的婦女不能再有其他的困難！我們不是經常聽到婦女們還有事業與家庭無法兼顧的困擾？這是一輩子也無法解決的事情，現在又有了「迷你裙」，洞洞裝游泳衣！使得問題更是越來越複雜，唯一解決的方法只有除去原有的目的。

談談自相矛盾的事情！婦女們穿着短裙是要展示她們的美膝，但是又用圍巾來遮掩。我所提起安妮克林的圍巾，並非單獨的個案，而是具有代表性。我在幻想中似乎看見一條巨大的浴巾包裹着一個着比基尼的美妙身段，一張手帕蓋着廣潤的腹部，美麗的襯衫低低的半掩着兩件頭的浴衣。每一双玉腿上都覆蓋着圍巾。不過我倒寧願一覽天下所有的美腿。

事實上有一點值得安慰的，大部份布萊克曼小姐的絕招都需用雙手。她沒有想到安妮克

林双手握着圍巾，又怎能一展其技。不過握着浴巾，手帕或是圍巾的婦女還是有辦法以隻手施展她們的防身術。在布萊克曼小姐的圖片裡不難發現，她們利用各種毛巾，手帕作為絞殺器。

無論如何，我不讚成碰運氣，因為那本書裡也教她們如何利用双腿和双脚作武器。因此如果有人曬昏了頭或是喝醉了酒，想去動歪念頭的話，吃了眼前虧是他自己活該。

當然，許多事情是息息相關的，當美國的女孩子在當地法律所容許之下盡量暴露之時，也正是柔道，摔交等候適當時機整治大壞狼之時。

這也是不再為美國婦女抱歉，而為我自己難過的時候。

老闊剛渡假回來，他的助手要求一個禮拜的假期。

「我有兩星期沒有上班，」老闊咆哮道，「那就是你的假期。」

愛情：一種讓女人使男人愚弄自己的情感。

亦非常晤。她在一家學校裡擔任教職，終身未婚。她的寓所雖與我家同位於布魯克林，惟相距甚遙，其遙遠就如太陽之與地球。嚼舌鳥姨媽卜居於時髦的高樓大廈密集之區。她所住的公寓非但有着一名司閩還有一名專管電梯的人，而自我家附近的那些住宅中，據我想，是連一名司閩也找不出來的——除非你將那個守在 *Levy's Gates* 門旁憑票開門的傳者計算在內。我家附近甚至沒有一幢公寓大樓，有的只是那些五層的分租房子。在我印象中似乎是略無間斷的連接在一起，無限制的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外圍。我家位於布魯克林的希維奇區的瓦爾必舍街上。對於那幢住宅我記不起也曾有過不懷痛恨的時候。嚼舌鳥姨媽一定也極厭惡她。每當她徒步到我家來的時候總是將頭昂得高高的，極力避免視線觸及那些蹲踞在那兒的門階以及破爛的門洞，這也許就是她不常來我家的原因之一。每年聖誕她照例要攜帶大批禮物到我家來參加聖誕晚餐。若遇我家舉行教友聚會或者畢業慶祝會的時候，她也會來參加。在那些場合上，她總是設法遠離父親那一大批喧囂



Arthur Cavanagh 作
陳 明 煊 譯

「喂，羅比，」逢到我接電話的時候，她常像這樣說：「我是嚼舌鳥姨媽，這個世界待你如何？」她似乎對於那個渾名從不介懷，但我則頗感懷疑。因為無論如何鳥兒總是一種脆弱的生物，一種必須溫柔相待而不可殘酷遇之的動物，身為這個家庭一份子的我是有理由作此想法的。嚼舌鳥姨媽是我母親之妹，事實上也是她的唯一親屬。我母雖在約克市還有幾位表兄妹，但是這批親戚我們這些孩子是從來不曾見過面的，就連嚼舌鳥姨媽

我若確能一如「嚼舌鳥姨媽」所渴望的那樣成爲一名畫家的話，我就會用蠟筆代替文字來爲她繪出這幅肖像了。我將採用暗弱的顏色——佛手色，赭色及褐色——我將以迅速的筆法以及歪歪扭扭的線條爲她完成一幅素描——那染成紅色，梳攏得略顯紊亂的頭髮，那滿含試探性而又猶豫不定的笑容，那付不確定的帶着思索意味的柔和眼神，還有某種（受驚嚇了呢，抑或由於挫敗？）我永也無法妥切形容的東西。我將爲她繪幅「坐像」——不只是浮棲於椅面之上，恰如她所慣有的神態那般的活像一隻作勢欲飛的鳥兒。「嚼舌鳥」是她父親在她童年時期爲她所取的渾名。從此，大家便都這麼稱呼她，而她也確乎從未以此爲忤，甚至還曾以之自稱。

叫鬧的朋友，除此之外，她是從不到我家的，對於我們說來，她代表着我們家庭戲劇裡的一名隱僻角色，在大部份時間裡都像屬於台翼的人物。她是，我們的嚼舌鳥姨媽——身洒香水，滿頭特有的紅色染髮，曾到歐洲旅行十二次去觀賞那些教堂以及藝術陳列館。如果不是由於我母在某年冬天病倒在牀的話，我們之間的關係很可能仍將長維原狀無所改變而使嚼舌鳥姨媽永難成爲我們生活——至少是我的生活——的一部份。

那一個冬天，我只有十一歲，母親由於感冒已在樓上困臥了一週之久。夜間，我可以聽到她的猛烈咳聲以及我父起牀爲她取藥時的腳步聲。後來，有一天晚上，她被用擔架抬下樓來，身上裹着毯子。她的頭忽前忽後的滾動着。一輛救護車將她送往聖瑪麗醫院，其後一週內，家裡隨時可聞肺炎一詞——「肺炎」，「危殆」以及「垂死掙扎」——我的姊姊瑪格莉特從學校裡趕回家來照料我們。晚餐桌上再也看不見父親。他夜夜留在醫院裡看顧母親直至探病時間終止。

兩個禮拜過去了。母親仍在聖瑪麗醫院裡。這時，某種尤為深巨的憂懼開始浮上了父親的面孔，夜間，他同我哥哥文生坐在廚房裡討論不休，我站在門外窺聽。

「又拍了幾張X光照片。」我聽到父親在兩段冗長沉默之間這樣說：「已經請來了這位專家……到了禮拜六左右……」

「你在這裡幹什麼？」瑪格莉特過來譴責我：「好了。羅比。馬上走開！」

「到了禮拜六左右便怎樣？」文生的追問聲飄出廚房。

「唔，到了那個時候，咱們就能聽到判決了。兒子。」

「羅比，你給我上牀去！」
我萬分無奈的拾級登樓，儘量的在樓梯上拖延時間。「判決」是在犯罪電影裡常常聽到的字眼。詹姆士，賈克奈總是在那兒等候判決。繼而，你就會在另一鏡頭上看見他在牢獄的工廠裡面工作，我於是上樓後心頭浮上了一幕幼景，彷彿看到了母親身繫囹圄。我看到了她的白色病牀放在一間裝着鐵柵的囚房裡。到了

，惱人的吼聲就會打破沉寂。判決……

我離開了摩里斯式椅子步入餐室，將報紙攤出椅子上，然後拿出用兩個月前收到的生辰賀儀買來的水彩畫具。我將一張新英格蘭彩色風景照片斜靠在一疊電話號碼簿上。我要摩繪一張送給母親。我要爲她繪製一大堆畫片供他釘在病房四壁上使她看來漂亮。我將畫筆浸入水盂，然後蘸上顏料。正當我懸筆於畫紙上空時，一滴水突自筆端落在紙面上。我眼看着那片圓形的濕暈逐漸擴大，逐漸滲透了紙。判決，判決。犯人請站起來同時……我以額抵案，將臉隱藏起來。

然後，我聽到了門鈴在響。

「嘿，嘿！猜猜看是誰來了？」露絲安妮從起居室裡隔窗外窺，不勝興奮的叫起來：「那正是咱們今天所需要的——她那種優裡優氣的話兒！」

「嚼舌鳥媽媽！」我高呼着奔向門首。我久已等待着她有所傾訴。我拉開大門。果然是她來了。

她披着一件閃閃有光的粉紅色雨衣。手裡

禮拜六……」

星期六是個陰雨天。我們很早起牀到教堂去望彌撒，爲母親祈禱。

「努力爲她祈禱，」父親吩咐。

彌撒結束後，他在教堂台階上離開了我們帶着文生前往醫院，身爲長子的文生擁有同往的特權。

回家時，電話鈴聲正在響個不停。那是嚼舌鳥媽媽打來的，自從母親入院之後，她就經常打電話來問消息。

「是你嗎，羅比？大概還沒有什麼消息吧？……好的。我會和你保持聯繫。」

截至午餐時間爲止，她已來過四次電話。那一天，我們——丹，露絲安妮和我——都閒坐在起居室裡。丹在收聽足球比賽廣播。僅僅較我年長的露絲安妮則沉悶的縮在沙發上翻閱一冊電影雜誌，我則坐在一張摩里斯式椅子上，將雙膝曲得高高的。那幢房子在冬天裡是很冷的——始終是冷的。瑪格莉特正在樓上清理房間。樓上，真空吸塵器的吼聲時斷時續。每當她將吸塵器的插頭在另一間房裡插上時

握着一柄同色的雨傘，一隻錢袋和一個濕透的餅盒：「你好。羅比少爺。」

我啓口欲言，可是千言萬語糾纏做一堆。於是乎只好點然而立。

嚼舌鳥媽媽對此並未予以注意。她發出了幾陣短促的笑聲，一面擠進了門，也帶來了一片歡樂的氣氛：

「可愛的孩子們可都好嗎？」

瑪格莉特迎下樓來，直趨大門，儼然一付女主人的風度。

「喂。瑪格莉特！」嚼舌鳥媽媽高舉餅盒：「這兒是從軒利街那家法國麵包店裡買來的好喫的東西。Patisserie, Ure Bonne Patisserie, 來說給大家聽聽！瑪格莉特。」

這是嚼舌鳥媽媽的習慣，她每次光臨總要對我們來上一段法語傳習，教材重點是單字及其性別。（後來我才知道她的法語造詣簡直糟透）

瑪格莉特不勝痛苦的跟着她讀出法語的發音：「Ooone Bun Pea Tees-Ury。」我不望可知那個被他帶到廚房裡去的盒子中裝的是什

麼，因為嚼舌鳥姨媽所餽食物歷來只有一種——夫人指（Lady Fingers）。

我接過了他的雨衣和傘。

「謝謝你，羅比。嘿，你越來越高了。真不愧是咱們家的種！」唇端掛着一抹朦朧的微笑，她將錢袋在臂上推移了一段路，又拍了拍頭上的赤髮，那表情恰如前往赴宴却臨時發現宴會並未舉行一樣：「嗯，看來你爹還沒有回來。」

「是的，還沒回來。」

我覺得出她於證實父親猶在醫院未返之時心頭所感的欣慰，因為這樣她就不必立即從事令人痛苦的討論。

「那麼，」嚼舌鳥姨媽返顧起居室——傢俱腫腫而破爛，茶几一脚高來一脚底，燈罩歪歪斜斜的跨在檯燈上阻擋着她的路的是丹。他正匍匐地上，全神貫注的收聽足球比賽廣播。

「你在那裡幹啥哪？丹尼爾。」她招呼着，用的是她認為對於所有十五歲以上的男性適用的歡愉語調。但是丹既不回答亦無起身之意，她只好跨過了他的身子，抵達安全的房間另

一端之後，她跌坐在一張沙發椅上，彷彿正在等待一次大崩潰。

收音機繼續喧鬧。

「呵，足球！」她宣稱：「帝王的競技。」

「我想那該是賽馬。」丹立予糾正。

她短笑了一聲，隨又鞠了一躬：「先生（用的是法文）說得對。賽馬才是帝王的競技。我此生可會忘掉 Jockey's 的輝煌嗎？那是巴黎郊外的著名跑馬場。Champs 這個法文字的意思就是運動場。」

丹霍地跳起奔到收音機前撥大了音量：「別吵，嚼舌鳥姨媽！我要聽廣播。」

嚼舌鳥姨媽對於這種舉動不會生氣。她俯視錢袋。一抹笑意凝在臉上。她將錢袋上面的金色鎖扣開而復闔發出了聲聲脆響。然後，她轉而詢問露絲安妮說：「唔，告訴大家，露絲安妮。你近來做過什麼有價值的事情。」

老實說，嚼舌鳥姨媽的問題並非總是容易回答的。露絲安妮双眸轉個不停，用力的吮着咀唇：「唔，有的。上週裡我有了一個想法——」

「我日後要去當名護士。」

「太好了！（用的是法文 Tes Biea）」她的視線隨即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笨拙的步向沙發，對於想說的話，我雖然早已預先練習了好幾遍，但是那些話仍然在心頭互相糾纏亂做一團。惶急下，我脫口而出：「嚼舌鳥姨媽，妳可記得我生日妳送給我的錢？我用來買了一套水彩畫具，一套水彩畫具。」我重複的說着。正在此刻，前門的開門聲使得大家利那間安靜下來。

父親的身影在衆目交視下出現前廳。他的後面，文生悄無聲息的掩上了門。瑪格莉特站在餐室門口，正用一條洗碟巾揩乾雙手。丹也連忙閉上了收音機，緊張的一刻終於來臨，聆取判決的時刻終於到了。我看見嚼舌鳥姨媽的眼睛釘牢了父親那張蒼白憂愁的面孔，彷彿面對着一個可怖的妖魔。

「該死的地板布漸漸裂了。」父親蹣跚着廳堂的地面：「可知天氣也將變得一場糊塗。」至此，他方才發覺了嚼舌鳥姨媽也在那裡，於是乎朝她點了點頭說：「多謝你光臨，嚼舌鳥

。」

「你好，詹姆士。」父親又點了點頭，然後步履沉重的步入餐室。

文生手指着丹，露絲安妮和我：「別再亂跑，懂嗎？你好吧，嚼舌鳥姨媽？」他隨着進入餐室：「要不要喝點酒，爹爹？這樣也許會使你舒服些。」言罷，避入廚房去了。

我看出嚼舌鳥姨媽那及將錢袋鎖扣開闔已的手正在發抖，但她仍然勇敢的站起來走進了餐室，可是一到那兒，果敢立即棄她而去。她發出了一聲神經質的笑，然後背轉身子面對着磁器櫥，同時兩手互握為狀有若驚喜交集。

「瞧瞧！」她歡呼：「佩琪居然還保存着爸爸當年從外國買給媽媽的那套茶具裡的奶油攪拌器，他們在新婚旅行期間到過 Vienna 這個字就是德文裡的維也納。」

父親粗魯的從餐桌下面拖出了一張椅子，無言落坐，文生從廚房裡面拿出了一瓶威士忌和一只酒杯，斟了一杯遞給父親。

父親一飲而盡，舉掌揩淨了唇端酒痕。

「情形不妙，嚼舌鳥，」他說：「我恐怕那是一條壞消息。」

不論他要說的是什麼，我都不聽，我不要知道那個該死的判決，父親坐在靠廚房門最近的椅子上。那張椅子也正是母親常用的。我不願意讓他坐在那兒，因為那是她的椅子。自從她在那夜入院之後，我們一直讓她空着，留待她回家時坐，如今，父親却坐在那兒就彷彿她已不會再回來了，我不要從他口中聽到有關於她的消息。

「現在，詹姆士，」嚼舌鳥媽媽強鼓勇氣：「不論消息好壞，我都一定……」

這時，我踏進了餐室。

「你可知道我正和嚼舌鳥媽媽談着什麼事嗎？」我對父親說：「我們正談到了我用她給我的生日錢買來的水彩畫具，你猜怎麼着爹爹？」

父親茫然而又訝然的望着我。

「請看在老天爺份上，羅比！」文生喝阻

但我仍然自顧的說下去：「你可知道我要

繼而，我聽到了嚼舌鳥媽媽的聲音：「錢的問題可以想辦法。多多少少總能夠解決。」

「我的天，嚼舌鳥！你可知道在那種地方一年要花多少錢嗎？」

我推門步上殘破的門廊。急雨正在衝刺廊欄，弄鬆了其上的龜裂斑剝的漆面。我想起了父親在來春要把房子重漆一遍的計畫——裡裡外外重加髹漆，廳堂裡換上新的地板布。新的壁爐。新的熱水爐——雖則無論怎麼做亦難使得這幢房屋有所改進。而我們孩子們對於這所住宅則全有並毋須乎翻新的感覺。他們住在這裡頗為快樂，他們不會讓愚蠢的水彩畫具和油漆刷子弄得自己團團轉。

驀地，我聽到語聲在我背後響起，那是嚼舌鳥媽媽。

「你原來跑到這兒來了！」她說：「藝術家正在欣賞大自然。」她的手上拿着我的畫：「切勿爲你母親擔憂。羅比。咱可以使她康復。」

我緊握廊柱，面對着瓦爾必舍街，陷入了沉思：「這幅大自然景色頗有可觀，對不？」

做啥嗎，爹爹？我要爲媽媽畫出一整冊的圖畫，好讓她拿來裝飾病房，你看，我已經畫好了兩幅啦！」我走到作爲我藏畫之所的磁器櫥的抽屜前面：「爹爹，這兩幅是從雜誌上面臨摩下來的。」

「你胡扯些什麼！」他喝問：「繪畫嗎？」他伸手攫去了我的作品用力擲在地上：「你媽正在咳血，而你却還站在那裡胡講什麼繪畫。她的肺上全是洞，你可明白嗎？」他簡直是在狂喊着，「她準死無疑，而你却毫不關心：呵，不！你只是想要閒聊一番罷了……」他的視線離開了我：「對不起，羅比。」

「沒關係。」我拾起圖畫放在茶几上：「這件事並不重要。」我隨即離開餐室，停止於前門門口，眺望着雨中的街道。餐室裡先是一片沉寂，後來又有語聲傳來。他們又在討論了，我以手掩耳，仍然不要聽到有關母親的消息。

「要等多久呢？」瑪格莉特在問。

「至少一年。一切要看發展情形來決定，也許兩年。」

「是的。」嚼舌鳥媽媽的聲音低如囁語。

「家裡這麼些人，除了我之外似乎全沒注意這一點。我也不自知何以獨然。」

「那是由於，」她告訴我：「你與衆不同。」她俯視手上圖畫：「我不能想像自己何以直到今天方才認識了這幅佳景。大概是目力欠佳之故吧！」

我的眼睛始終望着街道，在密密雨幕中我們似乎看見母親臂膀裡抱着大大小小的貨包踏着碎裂的行人道走過來。廚房，當她在那裡圍着爐灶忙得團團兒轉，一面燒飯一面聽我說話的時候，是個多麼可愛多麼溫馨的地方呵！我感到滿面淚痕。我別過頭去，怕讓嚼舌鳥媽媽看見了。

她的手笨拙的動着。她已不能仍如往昔那樣的扮演撫慰我們的角色，甚至不知如何來將談話繼續下去。

「唔，現在，羅比。」有頃之後她才又開口：「我正在思索一件事情。一位胸懷大志的藝術家是須與藝術爲友的。他該去參觀藝術陳列館並且研究名家的傑作。嘿！你這個週末要

不要進城一遊大都會藝術陳列館？哦，那裡收藏着命布蘭特（Rembrandt）的作品，還有埃爾格里科斯（El Greco）的，你這個週末有沒有空？」

我掏出手帕捻了捻鼻涕，答道：「我想不致於忙。」

「好極了！咱們的約會就訂在那個時候。」

嚼舌鳥姨媽就像這樣的開始進入了我的生活。

「你盡情的飽飲珍饈吧！」嚼舌鳥姨媽如此宣稱。

她在一個畫廊的入口處停住了腳，對我做了一個戲劇化的手勢：「將那些傑作之美飲下去，羅比！你當然不可以忘了瓦拉茲柱（Vatraguey）。」她雙臂交疊的觀賞着懸在前面房間牆壁上的一幅光芒四射的名畫。當時，我們是在大都會藝術陳列館的二樓上：「這張畫的標題是什麼呵？噢，她真偉大！」

我跑到那幅鑲着金色框子的古畫前，畫面上是個身衣紅裳的男孩。

何不先到那裡去看看！」

我走近她的身旁，置身於這麼一個光輝溢射的地方，瓦爾必舍街在我心中業已不復存在。在這裡，我能夠渾然忘却母親遠在他方，在家的時候，我對於目前際遇總是欲忘而弗得。我很難不去記起母親，我常在喚母聲裡自夢中驚醒。晚餐席上，我常會不知不覺的舉目前瞻，希望能夠看到她從搖擺不已的廚房門後向我走來。每次失望之後，我總會朝那張開置門側的空椅投去一瞥，然後俯首進食，一面試圖不再想念她，同時我也試圖不去思及學校，瓦爾必舍街或者那一長排令人疼惡的房子。只有一件事情是我願意去想的。那便是如何與嚼舌鳥姨媽共渡週末。

週末對於我變成了一朵花儿。一朵巨大美麗的花儿。牠盛開於每週的其餘六天裡，也掩蓋了牠們，週末一到，我總是一清早就換上一件乾淨的白襯衫和一套星期衣服裝，然後搭乘電車前往嚼舌鳥姨媽卜居之所的磚造高樓。那幢大廈的看門人已經認識了我。他總是喊着我的名字歡迎我。而那位電梯管理員則在電梯疾

「標題叫做 Don Manuel Oserio Del——還有一個字不知道是什麼。」我回頭高聲告訴嚼舌鳥姨媽：「是哥耶（Goya）畫的。」

「好的。」她說道：「至少他們兩個都是西班牙人。」

當時距離那個落雨的冬天週末已經兩年有餘了。那天過後不久，母親就遷到紐約州沙拉納克市的格林維爾療養院去了。我與她業已兩年未曾見面，如今我已十三歲，我決心長大之後做位畫家。

嚼舌鳥姨媽佇立於那幅哥耶傑作之前，端詳着畫上的紅衣男孩。

「多麼奇幻的結構！」她訓示我：「再看看皮膚的色調！真是舉世無匹！」她參閱着手上的導遊小冊：「咱們是將二樓參觀完了呢？還是馬上換些別的東西來嚐嚐？羅比，大禮堂兩點鐘有電影看——」

「城堡之圍遊踪——」

這個片名聽來如何？」

「真好！」我回答：「我很喜歡牠。」

「呵，我幾乎忘記了！新收藏展覽室裡正有一批丁多雷多（Tintoretto）的新作，咱們

昇十樓之際也總會與我攀談一番。

「你是昆蘭小姐經常的護送人，對不？」他總像這樣說：「我不相信你的姨母在你露面之前曾經有過任何訪客。她一直都是孤零零的，只是住在那個小小寓所裡，獨來獨往。」

嚼舌鳥姨媽所住的地方使我一驚非淺。牠只有一個小房間，同時只有一面對着一個後院的窗戶。靠牆擺着一張畫室躺椅。椅上覆着一條大罩巾，夜間，她將罩巾一掀，躺椅就成了她的牀舖。室之一隅是套火車上面所用的小型炊具，外置一面屏風遮掩起來。各式圖片幾乎佔滿了四壁。一口貼滿了旅行社標誌的旅行箱立於窗畔。書籍觸目皆是——有塵封的舊書，有殘舊的歌劇節目單，有舊的藝術年刊，有藝術陳列館和畫廊的導遊手冊，也有巴黎，羅馬，馬德里之遊帶回來作為紀念的菜單。房間裡那般擁擠簡直令人舉步維艱。嚼舌鳥姨媽的寓所既小又黑而且雜亂無章。初次光臨的人準會為之大喫一驚。

嚼舌鳥姨媽來回奔波，將左右兩側的陳列室跑了個遍，然後問道：「好啦！從那條路到

大樓梯去最近？」

「如果咱們穿過那些剛剛去過的房間往回走即可抵達一個藍色大房間，大樓梯就在牠的外面。」我回答。

「就這麼辦！」她高聲叫喊：「這條路完全正確。」我們身旁過了那許多迷宮也似的房間：「我相信你對於這個地方已經比我熟悉了。羅比，我渴盼一親丁多雷多的新作，那些威尼斯畫家是這麼大膽而又如此的善于運用色與形！你還不覺得餓嗎？」

「不。我很舒服。」

「咱們可以隨時中止參觀去午餐。」

「可是那樣就會趕不上電影。」

噲舌鳥姨媽利住脚步望着我：「你當真的喜歡週末，對不？」

我無言的向她凝視。她的眸子是澄藍的，猶如吉奧托（Giotto）畫中的藍色，那是一對溫柔漂亮的眼睛，不含分毫卑鄙（惟却明明含着別種東西——恐懼呢，還是挫敗呢？我不敢說）。我想起了我的母親，想起了將她抬下樓來的擔架以及她今已離我多麼遙遠。我的唇

發抖了。

「咱們的週末，」我告訴她說：「是我唯一所有。」

在那些週末裡，有時候，尤其是聖誕節前的幾次，噲舌鳥姨媽愛在第五街上金碧輝煌的百貨店中閒逛，悠然欣賞形形色色的商品。她從不購買什麼而只駐足於櫃台前，在一條亮閃閃的絲質圍巾或者一雙法國手套的誘惑下戀戀不捨。這時候總會聽見她的錢袋開而復闔，繼之而來者是陣笑語：「我必須省錢。」然後，我們走進一旅館——通常都是公共廣場——坐在大客廳裡讓她歇腳。這當兒，她總是注視着電梯間——金色梯門啓處，就有一批客人從鋪設着紅色地毯的電梯裡面湧出來。

「有一天，你也許會成爲一位著名的畫家，」她常像這樣對我說：「你的作品將收藏在這裡。」

「到了那個時候，」我也總是這麼告訴她：「我要天天請你喫午飯。我要在一個大畫廊中舉行個展。我的最佳作品將是你的肖像。噲舌鳥姨媽。」

「此話當真！羅比，天哪！」
賞畫之外，噲舌鳥姨媽也曾一再提議另一種週末活動。她時常留心有關航運的消息，看看有無船隻定於週末啓航。輪船在開船那一天是照例允許人們上船參觀的。

「諾曼第號三點開船。」她常像這樣宣佈：「怎麼着，羅比？咱們要不要趕到碼頭去看？」

我想我是最喜歡參觀那些繫在北河碼頭邊光輝燦爛的巨型郵船的。每逢機會到來，我同噲舌鳥姨媽就會踏着防客專用的跳板上船去週遊一番。我們去看客廳，游泳池，客房和餐廳。我們擠過擁塞的人群，穿過烟氤和聲潮，耳邊一片由於道別而發出的碰杯脆響。

曾經遊歐十二次的噲舌鳥姨媽對於船的一切懂得頗多。「什麼也比不上，」她總這麼說：「一次遠洋航行。船上生活是一服興奮劑——你可以在那兒遇到那些趣味相投的人，那些有所作爲的有趣人物。」

正當她高談調論着某一點時，廣播器已大聲疾呼了：「訪客請速登岸，訪客請速登岸，

「此刻，噲舌鳥姨媽就朝茶廳或者寫字間戀戀不捨的投以最後一瞥，然後踏着跳板下船站在碼頭之端，擠在人群中，又是揮手又是喊叫的目送船兒遠去。我們總要佇立到人群業已散盡，船已超出視野僅在河的彼端留下一線輕烟之後始肯離開。碼頭上常頗寒冷。噲舌鳥姨媽總是雙臂抱緊了身子，豎起了衣領的默眺着那縷裊裊輕烟。」

此際，我總是挨在她的身旁，想起了那個僅有一室，幽暗而又雜亂的寓所以及那口貼滿了旅行社標誌的旅行箱。

「你已經兩年沒到歐洲去了。」我提醒她：「去年前年都沒去。」

「是的。沒有。」
「你不想去？我不敢打賭你明年夏天一定會去。」

這時，她總是扯緊了衣領貼住面孔，數絡赤髮從帽沿下面逸出來。

「這要看看情形再說，羅比。」她總是這樣回答：「這要看看情形再說。」
我們沿着大樓梯回到樓下，並坐於一條長

橋上。

「你很有頭腦。賞你一便士。」她對我說。
我腳底擦着地板，深思的說：「你可知道我的願望是什麼嗎，嚼舌鳥姨媽？」

「是啥，羅比？」

「我但願人間唯有繪畫，塑像和……」我竭盡思慮的尋覓一個適當的字眼：「我說不出來。」我以足蹴地：「我但願天天都是禮拜六，好讓我跟你進城玩。」

嚼舌鳥姨媽默然有頃：「我懂得你的意思！」她望着禮品販賣處以及擁擠在展覽品前面的人群。

「在我年輕的時候，」她說：「對於藝術響往至深。我想以之作爲我的終生事業，哦，是的。我想成爲一位藝術家，我之所以開始教書生涯也絕然是爲了積蓄一筆金錢好到巴黎去讀書。可是當我終於到了那兒的時候……」我轉過頭來望着她的臉。她的頭略顯傾斜，眼中帶着恍惚的神情。
「怎麼樣了？」我追問。

治店裡喫飯。她聲稱下個週末將不與我同遊。她要到沙拉納克去探望我的母親。

「噢！」我微感意外。

她用茶匙壓了壓杯底那包浸在沸水裡面的茶葉袋子，然後撈出來，攪着杯中如琥珀的茶汁：「你父親還沒對你說過什麼嗎？」

我從盤子上抬起眼來，我不知道。我不想……

「也許他要等到事態確定之後再說。」她接着說。

我覺得出心在猛跳。「等到什麼？」我問。
她隔着桌子打量我：「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你媽會很快回家。羅比。我們會把她帶回家還給你。」她握住了我的手：「沒關係，羅比。沒關係。年齡再大的人也會哭的……」

母親回家之後，我與嚼舌鳥姨媽的交往未終止。我是說並未立刻終止。我們繼續着週末之遊，只是數不及從前那般頻繁而已。
我們在瓦爾必舍街的寓所改觀了。牠雖然依舊而且將要永遠是幢沒有人要亟需修葺的小

她搖搖頭似在自感當年實在荒唐得有趣：

「唔，老實說，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已在索本大學選好一門課，決定在巴黎渡過整個夏天。可是我——我過份怕羞，結果不敢去上課。我有一種感覺——萬一事實竟證明了我根本沒有繪畫天才的話，那可怎麼辦呢？我猜我當時在害怕自己會失敗。」

「你不該怕的。嚼舌鳥姨媽。」我說：「你原該大踏步的進入教室，振筆直繪。笑罵由人，我行我素。」

「我應該那樣做嗎？」她沉思了片刻，然後拍拍我的臂：「咱們就去看看丁多雷多好不好？」

我們離開長橋前往新收藏陳列室，在距離門口最遠的一面牆上懸掛着丁多雷多的傑作。色彩絢爛——筆觸有力極了。

嚼舌鳥姨媽用那双柔和的眼睛注視着牠。她的聲音低而輕悄。

「我想我已止於旁觀，」她說：「是的，我已經變成一名繪畫旁觀者。爲斯而已。」
離館後，我們坐在麥迪遜大道的一家三文

房子，但如今已成我母所在之處，去而復返之處。在那裡，我們曾見她在厨下笑語或在樓上廳堂中數着牀單和枕套。

我逐漸長大了。我由一年級而二年級，終於升入中學畢業班。我爲學校出版的刊物寫稿。我的名字出現在校刊刊頭上。羅伯特·F·康納特——助理編輯。至此，我終於決定了不當畫家。我想成爲一位作家。

每個週末，我都忙於自己的各種活動。我要爲校刊趕寫稿子，晚上還得參加派對，我已無復餘暇再與嚼舌鳥姨媽在紐約市上東遊西蕩的共渡週末。如今我若想進城的話，已能單獨前往了。

當我將決心成爲一位作家的事情告訴嚼舌鳥姨媽時，她高興極了。

「吾家的巴爾扎克！」她在晚上和我通電話的時候讚譽說：「我們這批人裡的吉卜齡！」

「在Anchor季刊的冬季號上，」我告訴她：「選登了我三篇文章。」
「三篇文章！」她輕嘆：「我想你是不致

於僅僅成爲一名文學旁觀者的，羅比。」

「不會的，您哪！」我說：「而這也正是我週末不能再來找你的緣故。」前此，她曾經電邀我共往參觀塞尚（Cézanne）畫展。「那一天，我必須前往參加新聞業會議。」我告訴她：「我已被選代表 Anchar 季刊出席。到時候一定抽不出空來。多謝你相邀，嚼舌鳥姨媽。」

聽筒中先是一陣沉寂，繼而傳來一陣笑聲：「那麼，咱們下次再說吧！再會了，羅比。」

「再會了。嚼舌鳥姨媽。」我說。
再會了，嚼舌鳥姨媽……再會了，嚼舌鳥姨媽……

廿七歲那一年我同嚼舌鳥姨媽見了最後一面。其時我已成爲一名作家。我在雜誌上發表過不少作品，同時還曾應邀編寫電影劇本。我卜居紐約我剛同一位出版商爲我的第一本書簽好了合同。在頗有進展的情形下，我計劃着結婚然後赴歐。我還記得那是春季裡的一天。一

退休，當時正靠養老金維持生活。她看起來那般蒼老。

鳥兒是種脆弱的生物，只可溫柔遇之而不可殘酷相待。我不禁憶起了這一句話。

我們在館廊上一面談着，一面想起了一件該做的事。約翰是位甫自歐洲歸來的畫家。這種人恰係嚼舌鳥姨媽一度渴欲結識的。那麼，我豈不正該邀她同往參觀皮拉尼西畫展，然後共進午餐嗎！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却只對她說：「哦！能夠遇見你真是難得。嚼舌鳥姨媽，咱們最近一定得聚上一聚。我真希望今天不像這樣忙。我原想請你同去喫中飯，怎奈我在一個小時之內就得進城去。」

她只答了聲：「那麼，你還是趕快去看皮拉尼西吧！你一定不願意錯過這次良機的。」隨而，她用那枯瘦得幾無重量的手抓住了我的臂，同時仰起臉來候我一吻：「再會了。羅比，親愛的羅比。」

「再會了，嚼舌鳥姨媽。」
兩個月後，恰在我即將結婚赴歐之前，嚼舌鳥姨媽永別了人間。電梯管理員發現她僵臥

位老同學約翰克連約我同往大都會藝術陳列館參觀皮拉尼西的畫展。那些畫陳列在特別展覽室裡。

我們乘坐電梯登樓，穿過長廊，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廊尾邂逅了嚼舌鳥姨媽。

我縮住了腳，剎那間難以確定那個人究竟是否她。那具原已矮小的身軀如今看來更是矮小了。瘦弱的肩膀下垂下來，頭髮更是白多於紅。但是何需片刻，我已毫不懷疑。那當然是嚼舌鳥姨媽。絕不會錯！

「嚼舌鳥姨媽！」我高呼。那具矮小的身影仍然循着走廊徐徐而行。她顯然並未聽到我的呼喚。「嚼舌鳥姨媽！」我又喊了一次。

她慢慢的回過身來。當她突然看見了我的時候，一片笑容就像陽光似的普照在她臉上。

「羅比，」她說：「哦，羅比！這個世界待你如何？」

我將約翰介紹給她。我記不清究竟有多久未見她。自從去年冬天丹結婚之時我就一直沒有見過她——如今算來竟將一年了。我爲什麼始終不曾打電話給她呢？嚼舌鳥姨媽已自杏壇

於那間斗室中的躺椅上。牀單覆着她的遺體。她在睡眠中毫無聲息的逝去了，行前並未告訴任何人。

葬禮過後，我同母親前往她的寓所收拾遺物——大批塵封的書籍，圖片，有紀念性的菜單以及導遊手冊。從她書桌底櫃中，我發現了自己多年在瓦爾必舍街寓中所繪的兩幅水彩畫兒。

「可憐的嚼舌鳥姨媽！」我爲之黯然：「我常常對我說她僅僅是名旁觀者。永遠旁觀，從來一事無成！這夠多麼令人難受！」

「終生一事無成嗎？」母親重複着我的話，怒意之濃前所未親：「終生一事無成嗎？」繼而，她把一件早該知道的事情告訴了我。

「你以爲給我治病的錢是從那來的？」她的臉怒不可遏的板着：「你可知道我爲什麼才住得起格林維爾療養院嗎？是她將我選給你們的。我認爲那是一件『事』。你不以爲然嗎？」

嚼舌鳥姨媽的這幅肖像是全憑文字繪成的

，既無法懸之於壁，也不能在畫廊中供人觀賞。而這些或者全無所謂，因為她已不復能夠看到牠。儘管如此，我還是爲着她才寫下了這一幅畫。

我一直保存着她的遺物——書籍，紀念品以及各種圖片。同時我也始終保存着與她最後

一面之辛酸回憶。我多麼希望——也將永遠希望——我當時對她說的不是「再會」而是我永遠未能告訴她却在祈禱之時默誦過萬千遍的一句話。我多麼希望我會對她說：「嚼舌鳥姨媽呵！我真愛你！」

譯自 Prize Stories 1965, The O. Henry Awards

小學三年級的老師在上課時間她的學生：「有誰知道大熊在冬天爲什麼要睡六個月的覺？」

八歲的蘇珊立刻舉起手來。

「蘇珊，妳知道嗎？」老師問她。

蘇珊胸有成竹的站起來說：「因爲沒有人敢去叫醒她。」

一個小姑娘站在一家大百貨公司的電梯旁號淘大哭，店員走過去問她：「小姑娘，怎麼回事？是不是迷路了？」

「不是，」她抽抽口的說：「我好呆呆的在這裡，是我媽媽迷路了。」

有人問大百貨公司的經理報告，說有個人給關在電梯裡吊在二樓與三樓之間。他立刻趕到電梯門口對裡面的乘客叫道：「先生，別擔心，我們的馬上就會把你弄出來的。因爲我已經叫過電梯修理匠來了。」

隔了一會，裡面傳出來了回音，「我就是那個電梯修理匠。」

老 生 之 談



△信口開河的承諾往往得付最高的代價。
△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所知的多少，而視其如何去用他的智識。

△借貸的最佳對象乃是本身所有無幾之人
△罪大惡極的並非邪行惡行而是冷漠忽視

△對某些事物感到懷疑的人最能完成這些事物。
△百依百順諂媚取悅到頭來只落得灰頭土

臉。
△面對生活的勇氣遠甚於面對死亡。
△無人能如吾人所想般加害或幫助我們；

而永恆的傷痛則往往咎由自取。
△「快樂」與「狂歡」並非出於一轍，其

間之差猶如天堂與地獄。
△看似冷酷無情之人在外形中往往隱藏着

一顆善良熱情的心，而一般熱心盛情的人心底却往往堅若鐵石。

答。

「我不付款。我已經決定不接受你的忠告

「我給了你許多業務上的忠告。」醫生回

「付甚麼款？」

經過醫生仔細檢查之後，醫生給爬山專家許多應該注意調養的事項。他正要離去時，醫生說：「你忘了付款。」

「啊，我沒有告訴他們，」他吃吃而笑：「我只是坐下來聽聽。你知道？我已經修改了兩次遺囑！」

店員說。

一位兩耳失聰富有的老紳士到店裡去買了一具靈巧的助聽器。兩星期之後他告訴店員說，助聽器的效果非常好，一般的談話不但聽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聽到隔壁的竊竊私語。

「你的親戚朋友一定爲你感到高興了，」



全能球星阿爾辛多

後 瑩



自去年十二月以來，籃壇中升起了一顆光芒萬丈的新星。是顆流星吧？說不定它的亮度很快就會熄滅的，何必浪費筆墨？對，看看它能否接受時間的考驗？於是，我等待着，觀望着，一拖就是半年，而這顆明星依然高懸於空中，而其亮度有增無減，於是，我又按捺不住要向大家介紹介紹他的衝動……

籃壇需要高個子

籃球這玩藝兒是在一八九一年的十二月初才被正名的，當時，籃壇之父詹姆士·耐史密

斯博士（James Naismith）曾爲此項運動擬訂了十三項規則，而至去年十二月，全美大專籃球錦標賽開賽時爲止，除了第一條規則——球可以單手或雙手從任何角度投入籃中——尚未變動外，其餘的規則，都已「面目全非」了。而在一非再非之餘，籃協諸君還預備再亮一手：另擬定一項專門對付大高個的規則或一個全盤性的改革。但由於全面的革新及含有一整「人爲目的」的改變，滋事體大恐怕不易實施。也就是說；至少在目前，高個子還不會遭到被「整肅」的厄運。

您會說：這就奇了，美國的籃球明星有幾個不在六呎以上的？這樣一來，還有球看呀？您的話，只對了一半，的確，籃壇中幾乎找不出六呎以下的人了，就拿本屆大專籃球錦標賽來說，參加決賽者共一百一十人，其中半數身高都在六呎半以上。需要修正的觀念是；

不超過七呎的人，算不得是高個子。

高有什麼不好？十呎高的球網，讓一個昂藏七呎的人來投，該有多輕鬆？如不是鑑於高個子有利於得分這事實，球員的平均身高又何必從五呎多提高到六呎多呢？

籃壇需要大高個；講到跑，他邁一步等於別人跑兩步；談到攻籃，只要他來到籃下，誰也擋他不住；說到守，一夫當關，任何人碰到他都只好徒呼負負。這是鐵的事實，賴不掉的！

問題在：身高逾七呎而又體能健全者有幾人？一般而言，人而能長到這麼高，多半是由於腦下垂腺的分泌狀況失常所至，是病態的。這種人外強中乾，反應奇緩，行動呆滯，那裡是做運動員的材料！

但 UCLA 隊所羅致的盧·阿爾辛多（Lew Aecindor）却成了該隊的王牌，U 隊自有這顆明星以來，每戰必捷，（自阿爾辛多加入 U 隊後，比了一百多場球，僅輸過一次。）成了全國大專籃球錦標賽中最熱門的勁旅。所有體育雜誌，都不約而同地每期以他爲封面，

閃閃星光，紅遍了半升天，其風頭之健，幾超過了世間最偉大運動員之一的重量級拳王克萊。

阿爾辛多是長人

阿爾辛多身高足有七呎零一又八分之三吋，重二百三十五磅，體力充沛，身手矯捷不凡，而又足智多謀，絕非等閒可比。要說這麼一位長人有那點不正常，也只好說：他的容忍量大得有些出奇。

爲了比一般人高，阿爾辛多受的干擾真不少。在美國，如果你衝着一個矮子或身有缺陷的人指指點點，品頭論足，他可以把你告到官裡去，可是對一個大高個的訕笑干擾行爲，從來就沒人出面阻止過。走在街上，常有人把他擋住，希奇巴拉地看了個足，不懷好意地問着：「嗨！你頭頂上的氣溫如何？」有一次，他被一個中年婦人攔截住，呆看了半天後，她還用自己的傘朝着他全身戳來戳去，好像她所面臨的，不是與自己同類的「一人」，而是來自什麼星球的怪物。

從表面上看來，阿爾辛多對這些不禮貌的干擾一點都不在乎，其實呢，他對自己的「高度」敏感透了，只是他很能服膺自己定的人生法則：忍了它。對一個十九歲的人來說，這也是了不得的修養。

除了籃球，他對音樂、繪畫及文學方面的根底都不錯，閒來無事，總見他一書在握，極少與人作狂歡之遊。其實，他根本就不熱衷於追求這勞什子的什麼名氣，而所以終於又踏進最「容易」出名的籃球界來，是受了籃壇所發出之「需要大高個」的籲請。

果然，他的出現，為籃壇帶來了新的境界：每場比賽都能打破一百大關的得分紀錄，是易如反掌的事，只要有一個阿爾辛多，就可輕易地拿他五六十十分！可惜的是阿爾辛多只有一個，而擁有他的 UCLA，由藉藉無名的雜牌隊，搖身一變而成為籃壇之常勝軍，可不得了，整他，整阿爾辛多！前面講過，籃壇諸公有意篡改規章，說穿了，就是想挫他的威風。

誰都拿他沒辦法

的球隊，只好退而求其次：出盡其他計策，甚或出下策了。

對於這樣一位無論是體能或技藝都高人一籌的球員，他們要出的花招着實不少，人釘人、包抄、騙誘、暗算……都無法得逞。跑不過他怎「釘」得住他？如果你用全體隊員包圍住他一個人（其實還不保險能看住他哪），他早把球傳給別的隊友了，他從不以明星自居，與隊友合作得極好；要想騙他遠離球架，他根本就不吃你那一套，只有暗算他，有時還有點「成績」。

「要循規蹈矩地跟阿爾辛多打球，等於自殺嘛！甭想贏啦！出暗算的下策，實乃不得已、不得已。」敵隊的教練們，一個個愁眉苦臉地這麼說。

在球場上的阿爾辛多，瀟灑極了，他輕快的跑步，有海鷗翔空的美姿，攻起籃來，長射、短投、反扣……無不得心應手，你不整他倒也罷了，否則準給他反整個夠，害你氣喘吁吁地滿場跑，在你忙着換氣時，却見他好整以暇地一派悠閒，怎不氣煞！

籃球本是高尚的運動，既是運動，首應重運動精神，阿爾辛多也萬沒料到，憑他一個規矩矩的年輕人，怎麼就會使得這已有七十五年歷史的籃壇亂了章法的？說來簡單，誰都拿他沒辦法嘛！要是他癡頭呆腦地在籃架間晃來晃去，不影響及別人的得分情形，誰會跟他過不去。

阿爾辛多球玩得好，不是現在才被人發現的，遠在他唸高中時，就已聲名大噪了，不過他的教練唐納荷一手遮天，擋住了這顆新星所發出來的光芒：從來就沒有有一位新聞或體育記者能得到阿爾辛多的照片，至於專訪就更別提啦。唐納荷這樣做，有他的道理：「如果他太早成名，勢必影響及他的前途。這孩子愛唸書，名出早啦！他的大學恐怕就唸不成囉！」

果不出唐納荷所料，幾個月下來，阿爾辛多的表現，使各職業籃球隊大為動心，大家都想挖角，有人已提出百萬元年薪的優厚條件，想把他從學校校隊中「買」過來——把阿爾辛多納入已隊中，這是上策。奈何他的回答是：「我只對受教育感興趣」，於是乎，得不到他

只有槍能對付他

目前最流行的「制阿爾辛多法」是暗算：在比賽之前，敵隊教練總是先把自己的球員集攏來，不厭其煩地向他們密授機宜，諸如以何種角度衝向他，在他面前跌交，害他被判犯規，或如何使他跌得四脚朝天傷勢過重無法登場等等。總之，管他道德不道德呢？要想贏球，非把他儘早攆出場不可。

除此之外，球場外圍的「對抗高個子之戰」也進行得頗為熱烈。好多人都在大聲疾呼：「提高籃筐！」

阿爾辛多被這些氣勢逼人的吼聲逗笑了：「正中下懷，益高益善，高到矮個子全都投不到最好！」這誠然是一針見血的話，是呀，籃網架高後，除却增加了自己得分之困難外，一無是處。倒是俄勒岡大學籃球教練的一句玩笑話，更能接近問題的核心：「把球網降低到五呎算啦，大家機會均等，誰也討不到高的便宜！」

其實，敵隊的教練們並非庸碌者流，他們

很懂得集思廣益的道理，早就採取聯合陣線密議對策了——像現在流行的暗算法，就是比較可行的思想結晶；不太露痕跡，因此也不至太刺激到世界籃球各衛道之士的「嗅覺」——不過看看UCLA隊扶搖直上的得分情形，就不難明白，用此法對付阿爾辛多並不相宜。

老是輸總不是辦法，怎麼辦呢？某報體育記者向奧克拉荷馬大學隊的教練提出了這問題

。他苦着臉，從身上掏出一張破紙和筆來，一聲不響（以示天機不可洩露）地塗了半天，記者接過紙片來一看，原來上面畫有兩樣東西：一把手槍，還有一隻瓶子，瓶上畫有一個骷髏及一副骨頭，上面還標明「毒藥」兩字，最後還附上這麼一句：對付阿爾辛多的兩種方法。

「甜心，」一位年輕的小影星告訴他的未婚夫說：「我們的婚禮須得後延一陣。」

「爲甚麼？」未婚夫問。「妳不再愛我了嗎？」

「親愛的，當然愛你，」小影星說：「不過我剛和別人結婚了。」

一家汽車戲院以麥克風廣播說：「請各位駕小跑車的車主注意。進場時請先付款。因爲有許多小跑車躲在卡迪拉克車的下面溜進來。」

一位蓄鬚的人刮去了鬚鬚想讓他的太太大吃一驚。晚上回家太晚，他靜悄悄的脫了衣服鑽進被窩。過了一會兒他的太太醒來，輕撫着他的臉，睡眼惺忪的說，「甜心，你怎麼還在這裡？」



劉君虎

期，遠超過一般普通潛艇。因此艇內必須備有清潔空氣之設備。但是某種瓦斯氣體，諸如來自空氣調節器本身的無色冷凍氣體，既使處於自然氣層中，亦難以消除，故該種新型之空氣循環警報設備應運而生。此外，此種加州貝克曼器具公司發明之傑出產品另一功能；在於能精確的顯示潛艇內部氣體的漏逸現象。

二、「割除麻痺」

根據紐約市聖巴納柏醫院艾文·古柏醫生，刊登於本年三月份美國醫藥學會月刊中之報導，由於一種腦部的冷凍手術的成功，因而解除了人們對「巴金森症」——抖顫性麻痺的痛苦。於卅二位病患硬化症或類似該病症之病人中，竟有廿七位獲得痊癒。

對於一般慢性神經麻痺之硬化症，或其他類似病症，雖然目前尚無特殊絕對有效之治療方法，然艾文·古柏醫生認爲；此種危險性甚低而成功率頗高之腦部手術，却值得吾人做更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聖巴納柏醫院自一九五

一、「空氣警鈴」

一種專供核子潛艇使用的設備——自動氣樣儀——已開始陸續的安裝於美國核子潛艇內部。該一設備之特色；除於每十五分鐘內更換艇內全部空氣外，並能隨時對污濁氣體發出陣陣警報聲。該套設備價值美金二萬三千元。

爲衆所週知的，核子潛艇於海下的潛航時



蔡斯銀行的新廈——蔡斯大樓

在廣告宣傳上，今年銀行業的預算即達二億八千七百萬美元，較一九六六年增加了兩千五百萬元。二十年之前蔡斯一年的廣告費不過三十二萬元。去年却花了四百五十萬元。

近年來，蔡斯與其他銀行都開始推行個人的優利定期存款，學生的特別貸款等各種營業項目。而在服務項目上也有不少新猷，諸如紐約銀行業信託公司的一些分行裡用了穿着制服的女職員專門為顧客服務。還有的銀行為了顧客的方便而經常派有專人加班。

蔡斯與其他幾間大銀行則積極擴大與企業界主顧間的連繫。蔡斯在各地有兩百九十三名外勤人員，經常不分晝夜與各顧主接頭。這批外勤人員以十組各部門的專家為核心，其中包

發展。這是銀行業者的一段盛世。到五十年代末期，銀行中官方儲金日益漸少，而企業界對銀行的低利存款毫無興趣，都轉而向國庫債卷及商業證卷上投資。

這一趨勢乃導致了六十年代初期銀行界競爭之風。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貸款數額，各銀行乃大舉向外吸收存款。日復一日，他們都挖空心思盡各種新花樣來爭取顧客的存款。

含的範圍自太空工程、石油、以迄於紡織業應有盡有。他們的活動囊括了傳統的銀行貸款到找家合併的對象等新花樣等一應俱全。

今天的蔡斯已不再只是間將鈔票點進點出的老式銀行。它在匹茨堡經營了一家煉鋼廠，在哈林開了間糖果店，在法境的阿爾卑斯山經營了一條電纜。此外還資助「齊瓦戈醫生」阿刺伯的勞倫斯」等名片的攝製。而由於該行對太空工業的長期支持，因此當第一個美國人登陸月球時，蔡斯銀行也居功厥偉。

自從大偉·洛克斐勒接長蔡斯銀行的六年中，蔡斯在紐約城區已由一〇五間分行增至一四一間，海外則由四十間增至六十二間，總資產額自九十四億增達一百六十億美元，職工人

數也由一萬五千五百人增至一萬六千五百人。該銀行的發展已超過了其計劃所及。其於一九六一年啓用的總行大樓，為目前全球最高的銀行建築。

在大偉·洛克斐勒的觀念中，他認為美國的銀行業正在朝對無論巨商富貴、或是販夫走卒都「有求必應」的方向邁進中，因此該一事業中所迫切需要的乃是一群教育層度更高，學識範圍更廣的的銀行家，因為惟有具有此一層度的新血輪銀行才能去認識顧客，以及了解他們所遭遇的問題。但他認為這並非是銀行業發展的最後一着，而事實上這乃是其加速革新的第一步。

一名牙醫自認為發現了一個消除病人恐懼心的良策。因此當下一個病人神情緊張的進來，坐在手術上等拔牙時，醫生就先給他一杯威士忌。在一飲而盡之後，病人又要了一杯，然後又是一杯。

等病人灌完六杯之後，醫生問他：「好啦，你的勇氣是否已經恢復了？」
「當然，」病人凶神惡煞似的吼着說：「看誰敢來碰一碰我的牙齒。」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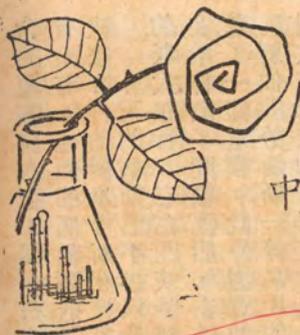
“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榮 譽 貢 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
五種新產品有興趣，
欲獲得詳細資料

請逕函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或
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磺酸等。
-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 水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